



-MG

7565.40

62



3 1774 3287 3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河 吳 其 山 的 一 部 。

前 次 曾 與 譯 者 拜 訪 過 一 次 。

我 曾 於 北 平 的 一 次 講 話 中 說 到 過 這 個 書 院 。

年 上 兵 禍 十 五 年 的 假 期 。

我 因 為 肺 病 和 其 他 種 種 關 係 。

在 北 平 。

那 時 還 叫 北 京 。

的 中 國 大 學 。

我 曾 在 那 裏 辦 學 。

我 在 那 裏 辦 學 時 。

大 學 預 科 部 分 還 沒 有 完 全 裁 掉 。

我 曾 在 那 裏 辦 學 時 。

我 曾 在 那 裏 辦 學 時 。

我 曾 在 那 裏 辦 學 時 。

我 曾 在 那 裏 辦 學 時 。

渝 976

着櫃台的門後藏着些什麼，那對我們像一個不可知的謎一樣神祕。現在我既做了教員，那神祕之門就不能再阻止我了，於是除了上課之外，我的時間差不多都消耗在那個陰森而密排着高大的書架的書庫裏。

那書庫裏的西文藏書，用一般圖書館目錄學的標準看來，無疑地是不完備的，是畸形的，牠有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文學書的數目特別多，其次才是科學書，神學書，和各種教會刊物，至於社會科學的書，可以說絕無僅有。即在文學書中，其分配也是很畸形的，有時連一本最普遍的名著你都找不到，有時你却可以發現一本最偏僻的或最新的書。但我覺得這種不合理的畸形，正是牠的可愛之處。我終日像一個淘金的工人一樣在那儘滿灰塵的書架前徘徊搜尋，有時發現一本可愛的書，便立刻把他取下來，坐在那堅實的橡木椅子上，貪婪地讀起來。

在我留在母校的那一年中，這古怪的圖書館使我正式地和西洋文學發生接觸，我不但初次嘗到了許多英國文學名著的一鱗，而且也讀到了一些法國和俄的近代作家，譬如拉摩便是其中的一個。

070 俞

當時我對於洛蒂的名字並不十分熟識，祇是記得不久以前，曾在京報上讀到慕爾照先生的一篇文章，介紹他的「北京末日」，腦子裏略有印象而已。有一天，我偶然在圖書館的一個角落裏發現了一本裝幀介乎英國式和法國式之間的書，抽出來一看，是「菊子夫人」的英譯本，便向館員借了出來，回到宿舍裏去讀。當我把牠讀了幾頁之後，我便被牠裏面那憂鬱而美麗的畫面，那清新而委婉的文筆迷住了。我決心把牠譯出來。

現在回想起來，我似乎還能部分地記得當時那種興奮的喜悅和戰戰兢兢的心情。我那時雖然已經發表過一些短篇的創作和譯文，但是像這樣一個美妙而瑰麗的長篇實在是超過了我的能力和自信心之外。我沒有想譯完之後是否有發表的機會，我只是把這個工作看作一種試驗，一種學習，因為我是相信「翻譯是訓練自己的文筆的最好的方法」那句名言的。

我進行得很謹慎，很慢，每天平均只譯一千字左右，對於每一個字每一個成語都仔細加以斟酌，企圖在中文裏找着最相近，最適當的代替的字眼。碰到書中的日本人地名，便跑去找周啓明先生幫忙。這樣一直繼續了四個多月，才把初稿完成，但是除了已故的長

友朱湘先生外，我不敢拿給任何人看，因為我對自己的譯筆感到極大的懷疑。第二二年：我從北平去上海，在那裏認識了徐福臨先生。他手邊就有幾種極珍貴的法

文原著，承他的盛意，把第十七版的一卷「子夫人」的原稿借給我。翻我當時翻完舊稿

不十分好，但因為書中每一句話的意義早已瞭然於心，所以讀起來比較容易。我一面仔細

地讀着原本，一方面把譯稿逐句修改，並且把他重讀了一遍。我讀完後，因是夜間，

月報社去碰運氣。我預料着十有九成要退回來，因為我知道那時小說報社正極力

件，長篇小說更不是他們所需要的。不料這星期來，徐福臨先生知道徐福臨先生

息之後，心裏的狂喜和感激簡直使我一時沒有言語來。當我讀完了幾頁之後，徐福臨

很著名的翻譯家，他看過小說原稿之後，對我說：『我聽說你翻譯了這本』

讀過這講味，故章方海要流傳讀，幸可以說盡了幾個譯者的態，這雖高林先生說我譯書，讀我的譯文，並且指出了一個個日本人的錯誤，那書讀後來便成爲我們譯家們的談話，此外在老友方面，如湘昆從遠處的美國寫給我，說種種熱誠的長信，因給我鼓勵，說我的譯文與散文詩同樣美麗，廿二年夏天，我在北平初次會到卞之琳先生，他對我的翻譯體頗稱頌，又讀了卞菊子夫人《雙橋》後，很想多讀一點點格帶的作品，我雖把格帶其他作品的中譯本找來時，却又不覺得怎樣高明，他們認爲是由於譯者的文字技巧的緣故。這些裝飾都使我感到慚愧和興奮，希望有一個機會把這書重再詳細校改，這書終於成爲一個完美的譯本，可惜一出版以後，商務印書館因爲急于要把牠重印，沒有來得及通知我，所以這本書的「國難後第二版」仍舊和以前的兩版完全一樣。

最近因爲有許多熟人勸我把「菊子夫人」在大後方重新出版，便設法把從前的譯本借了一冊來，自己重讀了一遍，讀完之後，不禁生出許多新的感想，從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在本世紀的開始還是西方帝國主義宰割下的一個囚徒，歐美列強在長崎有他們的租界，在他們的駐軍，有他們的治外法權，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一般日本人對於歐戰

人的畏懼和諂媚，比起清末的中國人來，有過之無不及。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國際的地位雖然一步登天地提高了，但是一般日本人對於西洋人的畏懼和自慚形穢仍舊沒有改變，這是凡久留日本的人都知道的。據心理學研究的結果，過分的狂傲並不是由於自信方面是由於自愧不如的心理。明白了這一層，我們就不會驚異日本人爲什麼在極短期內由權外媚外變而爲仇外和復古了。我認爲洛蒂雖然不是一個「日本通」，他的敏感和直覺却使他在「菊子夫人」把日本人的真正面目揭露在我們眼前。

因了這種理由，我才決心把全書重校了一次，把萬秋兄所指出的一兩個日本人名改正過來，交給書店付印。

以上是重印這個譯本的經過，現在再介紹一下本書的作者。

比爾·洛蒂 (Pierre Loti) 真名叫 Julien Viaur，于一八五〇年生於法國的羅西佛 (Rosierfort) 地方的一個新教徒的家庭。關於他的兒時，他在一個小孩的故事 (Le Roman de l'enfance) 裏告訴我們很清楚。他的家庭很大，而且他又是個小兄弟，所以他完全是在他的母親，姑姑，姑母一般女人手下長大的。這種女性的環境對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響。



這使他變爲銳感，多愁，純潔，永遠追求別人的愛。他起初從家庭教師受教讀法直到幾大的年齡纔進入學校，但這位從小就被慣壞了的孩子却始終不喜歡好好讀書。

他的幾個哥哥這時已從事於海上生活；當他第一次看見海時，他就把他原來的做教師的志願打消，準備投身海軍。一八六九年，他隨海軍到了巴西和美國；第二年轉到北海和波羅底海；又次年，回到智利和南美一帶；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他駐防於土耳其。一八八〇年，又回東歐留守；一八八三年，他又被派到安南；在庚子拳匪之役的時候，他也是佔據北京的法國兵士中的一個。他的一生都是過着飄泊的生活。在每一個地方他總要有一個臨時的妻子，這些女人，光說在他的小說裏做人物的，就有五六個之多。

當他每到一個新地方的時候，他總愛把自己所得的每一個新印象都記在日記上：一片風景，一個落日，一種特別的空氣，一個典型的面孔，建築，服裝除了這些客觀的記錄之外，他大部分的還有他自己的感想和印象，他的小說就是從他的日記上摘下來。他寫第一部小說時並沒有想做一個作家，不過偶然好玩罷了，不料洛蒂的結婚（*Le mariage de Loti*）出版後居然轟動一時，此後一帆風順，至一八九二年竟被選爲學院會員。在法國文

學裏，澀極，將這異國的一切攪得像他一樣動人，沒有不能從最柔弱的機會裏發現出這優美的、懺悔的美。他完全不屬於那一派，他自己就是二派的創首者。他的小說並沒有什麼結構，但你看起來就好像有結構一樣。他沒有哲理的思想，有時甚至非常荒謬，但在他的傲傷的、感覺的背面却藏一種迷人的魔力；誠如哈理斯（Harris）說：「他在海峽裏添了一種新的空氣，他在法國散播了基輔入了一種新的音樂。」他的小說其南才幾種之多，可稱為代表作品的有「伊菲尼萊」（Moi, moi, moi）、「伊通水年」（L'été de l'eau）、「冰島漁人」（Le pêcheur d'Islande）、「勃利子夫人」（Madame de Bréville）、「哥爾斯」的故事（Le roman d'un Espail）等。他又是海峽的南：「勃利子夫人」與「哥爾斯」的故事，冰島漁人只在法國是第一部最流傳的，亦說：「只在六九年或四年載止，就銷到廿廿萬本。」故事很簡單，「烟哥司和哥米佛發生了愛情，但烟哥司是個性情差澀溫柔的多年，哥米佛不敢宣示他的感情，直到哥米佛臨到危險，他纔聚護她，他倆獲同處了幾週，「烟哥司」就被海軍機關呼去復職，他去後竟美歸的哥米佛每天給牠們餵食，冰凍等不回来了。全篇以法國西部著名的布萊東鄉為背景，地方佈置背景，你可以看見那水邊，在黃昏裏的

岩石海岸，你可以看見那大西洋的怒浪，你可以看見那形如尖塔的草棚，你可以看見那些性情抑鬱的人物；那種陰涼悲慘的氣氛一直打進你的靈魂的深處，現在這部美麗的書已於七八年前由黎烈文先生譯成中文了。

如果「冰島漁人」在他的本國受人的歡迎，那麼「菊子夫人」就是洛蒂在外國最通行的一部作品，沒到過布列東納你也許覺不出那種陰涼悲慘的空氣，但沒到過日本你却受不住菊子夫人的吸引力，因為這位太太自身就是一個隔著異國人的鏡頭攝下來的照片。和冰島漁人完全相反，這裏是充滿了清談的幽默，美麗的小景致，快樂的陽光，一切都像一個甜密而又纏綿的夢。這篇都含著誤解，但這種誤解却是美麗的。如果這本書是由一個日本人所寫，讀起來也許就會味同嚼蠟，但那些寺院，那些蟬鳴，那些異國的人物却在這部書中織成了一個你完全不認識的仙境。

除了小說之外，洛蒂的著作還有幾部純屬描寫女性質的遊記，其中也有寫到中國的，就是上面提到的「北京的末日」，但都沒有他的幾部小說著名，現在已很少人去讀牠們了。

天行

30

卅一年七月徐霞村序於重慶

## 楔子

在海上，在早晨兩點鐘，在一個晴朗的夜裏，在一個星光的天空下

伊甫甫和我同站在船上的鐵橋上，談論着我們將被命運撥過去的那個生疏的國度。我們明天就要下錨了，這使我們高興異常，各人都預定了許多計劃。

「至於我，」我說，「我一到那邊立刻要結婚。」

「啊！」伊甫甫帶着他那老神氣回答，彷彿沒有東西可使他驚訝似的。

「是的——同一個黑髮黃膚的貓眼婦人。一定一個好看的。比一個街上賣的假娃娃大不了多少。在我家裏，你可以有你的屋子。一所紙房子，築在個綠色的花園中間，有樹木遮着。我們要住在花叢裏，周圍的花一齊怒放；每天早晨我們屋裏還要插上花朵，是你從來沒見過的。」

伊甫甫開始對我的家庭計劃感到興味了。真的，現在就是我說我要在這生疏的國度的





二

到了下午三點，這些遙遠的東西都臨近了，一直近到牠們的高山和綠林把我們籠罩着了。

我們現在正走進一個兩面都是山嶺的海口，這些山嶺的大小都奇怪地相同，宛似戲臺上的佈景，雖然好看，却不十分自然。似乎日本要用這個迷人的海口接待我們，讓我們走入她的內地。

長崎還沒有看見，大概是在這厄長而古怪的海灣的盡頭。一切都是鮮綠可愛。陸地的海風這時突然止息了，海面上換上一種平靜的狀態；溫暖的空氣裏充滿了花香，陣聲從兩岸不住地送出，互相應答；由山上反應出無數的回聲；全國都像晶體般的顫動了。我們翻過過了許多小船，牠們在無皺的水面被小風吹着，輕輕地浮動；牠們的行動一點聲音都沒有；那張開的白帆生出千萬道橫紋，宛如一個個百頁窗子；那些安得很奇怪的植物懸在空中



使人想到中古時代的樓船。在這鮮綠的山之麓中，牠們像雲一樣地白。

日本是怎樣一個樹木遍地的國度啊；是怎樣一個無匹的伊甸樂園啊！

君在海上，現在一定正是青天白日的時候；但是在這兒，從山谷的深處我們已經得到寶貴的印象了；除了照着日光的山頂之外，山脚和沿水的林子都籠罩在夜光裏。

在這深綠的背景中往來的小船，都是由黃膚，赤背，頭髮盤在頭上同婦人一樣的男子駛着。我們再往前走，香氣更加衝鼻了。瀾的單調的嗚聲漸漸增加起來。在我們頭頂上，兩山間露出的明潔的天空裏，有一羣大鷹飛過，發着一種低沉的人聲，「真！真！真！」四周的回聲使之更加拉長，悽涼地響着。

這整個的新鮮而富麗的自然界都帶一種日本的特異的印象，這種特質甚至連樹木山巔都可見出，就是，她的一切都是整齊得過火，樹木都生在一塊，同漆盤上的繪圖一般像樣。大塊的石頭怪形地長出來，和草坡似的土山正成個反照。一切景物都好像是人工造的。

如果你留心看，你處處可以看見一些古老神祕的小塔——多半是立在山谷邊沿的圍牆裏——半隱在藍天的樹林裏；使初到的人得到一種生疏而奇異的感覺；使人感到這國裏的





租界，佈滿棧房；碼頭上還有專爲水手而設的英國酒店。在遠處，真的，在遠處，在這最常見的東西後面，從那綠色的山谷的深處露出成千的小黑房子，奇形的房子，間或錯雜着較高的，深紅的，油漆的屋頂；那大概就是現在僅存的日本式的長崎了。也許在那邊的一個屏風後面有一個貓眼的小婦人是我們兩三天（因爲沒有工夫了）就要娶的呢！不，我的幻想所摹擬的圖畫已經消失了。在我心裏我再也不見那個小婦人了；賣白鼠的女子已經把她的倩影塗污了；我現在怕她也不她們生得一樣

到了晚上，船面上忽然開始清靜了，好像受了魔術的驅遣；在一霎間他們都蓋上他們的箱匣，摺上他們的屏風和廢扇，向我們鞠了躬，很快地消散了。

夜色慢慢地把我們周圍的一切都融入了藍色的黑暗裏，我們面前的日本也更像一塊靜悄之地了。高山都是黑的，倒影在牠們腳下的平靜的水上，照出牠們那靜謐的外形；像一個可怕的深谷在我們面前；——繁星也顛倒了位置，在這水面的深谷的深處發出一片磷光

不久全長崎都布滿了燈光；郊外和村莊都點起燈來；還有些建在山上林子裏的小屋，在白天是不能見的，這時也發出螢火似的微光了。不久，從山頂一直到山脚，以及海灣的每邊岸上，已有了無數的光亮；成萬的火光從黑暗中放出，三面圍繞着我們，使人感到一種都會的印象。在下面的平靜的水而上，又有一個萬盞燈火的城市，好像要沈入谷底，黑夜是非常溫和，純潔，美麗；充滿了花香的空氣由山上緩緩地吹來。琵琶的聲音不斷地由「茶館」和別的夜間的集會傳來，遠遠聽來好像是音樂中最美的。蟬的鳴聲——這是日本一種永久不斷的噪聲，因為牠是本地一切噪聲的背景和根本，我們過兩天便一點也聽不見了，——是響亮的，不斷的，單調的，宛如細流的滴泉。

三

第二天便下起滂沱的大雨，一場無情不息的大雨，把一切都瀰漫，淋溼了，——雨點是這樣的密，一個人由船的道頭看不見那頭。全世界的雲似乎都聚在長崎這地方，要把牠們所帶的水分都擺在這綠色的煙囪裏。雨總是落在地下，着得天色同夜間一樣黑。隔着這水點的簾子我們還可以看見山麓，但山尖却早隱入壓在我們頭上的濃雲了。在我們頂上，一塊塊的雲彩從黑暗的穹窿斷下來，像灰色的碎布似的飛過樹頂。不絕地化爲雨水，狂奔的雨水。此外大風也帶着種種低沈的洪聲搖撼山谷。全部的海岸在這雨打風捲中憤怒地激蕩，嗚嗚，滾滾了。

這是什麼天氣啊！對於一個剛靠岸的人！我怎麼在這異鄉中，洪水中，找一個女人呢！

不要緊！我換上了衣服，對伊甫說：「他覺得我這種不顧時勢的固執的決定是很有趣的！」

「請你給我叫一隻「舢板」，弟兄」。

伊甫在風雨中擺了擺手，晚來一隻在附近徘徊的小木棺材，搖搖的是兩個裸體的黃色孩子。那小船走近來時，我就跳上去，一個搖櫓的替我打開一個捕鼠機似的小口，讓我鑽進去，於是我便在這所謂舢板船的艙中，直挺地躺在一個褥子上。

這個漂浮的棺材剛容得下我的身子，裏面非常乾淨，有新木板那樣的潔白。雨點花地打在船頂上，却淋不到我；我躺在裏面，伸平了胸部，被一個浪一搖，被那個浪一打，有時差不多要翻了船；從這捕鼠機向半圓的小門間，我看見了那兩個拿着我的姓命的孩子，他們正忙於下風，候子一袋時首孔，或人的肌肉，他們的便溺簡直同老水手一般爛熟。

他們忽然喊了幾聲，我知道一定是要靠岸了。真的，我把艙門推開，灰色的鋪街石已

將近在目前了。我鑽出我的棺材，預備第一次涉足於日本的國土。

我們周圍已是汪洋一岸了，可恨的雨點打進我的眼睛。

我剛一上岸，就有一打上下的奇怪的東西向我衝來，至於他們是什麼形狀，在大雨裏我也看不清——一羣豬似的人們，每人後面拉着一個黑色的東西；他們都跑到我面前叫喊，攔住我的去路。其中有一個張開一柄密骨的大傘，傘面上畫着幾隻鸚鵡，遮在我的上面；他們都帶着一副希望的神氣，向我謙和地微笑。

有人曾預告我：這些人都是人力車夫，等着候我的選擇；雖然如此，這種突然的衝鋒，這種日本式的歡迎仍使我有些驚惶（人力車夫是拉着一種車子賺錢的人，可以按鐘點和遠近雇用，正如我們的馬車）。

他們的腿是裸的；今天全身都是濕的，腦袋藏在尖頂寬邊的帽子下。稻草的編物就是他們的雨衣，草尖向外伸着，同箭豬一樣；他們每人都像穿了一個草棚。他們還是微笑着，候着我的選擇。

因為我並不真認識那一位，我祇好選了那位羣羣的車夫，我走上他的車子，他小心地



放下車篷。他用一塊油布遮着我的膝部，掛在我的面前，然後走近一步，用日本語問了一句，多半是：「到那兒去，先生」？我便也用同樣語言回答說，「到百花館，我的朋友。」

我說出這從別人學來的三個字時，萬想不到會們會有意義，也萬想不到他竟會聽懂了。他拉起車來，極快地跑着，我被他拉着，在這油布裹着的，箱子似的車子裏面顛簸不已。我們時時涉水，把泥水濺在四處。

當我說「到百花館」的時候，我真像一個帶去的客人，連自己都有點驚訝。但是我對於日本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麼生疏。我有許多朋友，在他們回國的時候曾對我講，以我須知整一些；百花館是一個茶館，一個集會所。到那兒我要轉問一個叫作某某的人，他是一個翻譯，是一個洗衣人，同時又是民族團結會的靠得住的中人。也許在今天晚上，如果事情順利，他要給我介紹一個命中注定的新娘呢。這個念頭使我不懈地留心沿途的事物——車夫和我，一個拉着一個，在傾盆的雨中跑着。

啊，我所見的是怎樣一個希奇的日本曠，從油布的破孔裏，在滴水時車篷下！一個陰沈沈的、濃泥的、多水的日本。這些房屋和人奇都是我在圖畫上看見過的；和在藍色或水紅的扇子和花瓶上看見的東西，今天都露出了真像，上面是黑暗的天空，滿街是雨聲和木屐聲，緊窄的褂子和可憐的神氣。

有幾陣雨下得非常的大，破孔和縫隙都被雨點攔住了，響聲和搖動震得我耳聾，使我完全不知在什麼國度裏。車篷上有幾個小孔，雨水涓涓地流到我的脊背。我才想起這是我第一次到長崎的境內，於是我冒着一陣雨點，伸頭向外面望了一望。我們這五乘過一條偏僻狹仄的小街（在長崎這種街很多，其密如網），雨水花花地從屋頂落到有光的鋪街石上，在潮濕的空氣中一切東西都變得濃稠。有時我們走過一個婦人的旁邊，她整頓得得很好，看的傘，揮扎地提起帽子，踏着木屐踟躕地走，正如颯風上畫的一樣。又有時我們走過一個塔院，那門前的漢白玉的妖物，蹲在水裏，似乎向我露出兇惡可怕的笑容。

長崎是多麼太囑！我們已跑了一小時，牠却仍像沒盡頭似地。牠是一塊非常平坦的平原，現在牠的外面，一個人真不敢信在這山谷的中間竟會有這樣大的平原。

這時我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我們往什麼方向走；我連自己坐的是什麼車和我的幸運了。

我的車夫真像一頭汽機！我見過許多中國的車夫，却不是他的對等。當我坐車時，我看什麼東西的時候，他真像首先看見的物體；他那兩條赤赤的腿——黃色多肉的腿——前後倒換地在水裏涉着，他那刺刺似的眼光在兩眼裏轉着。過路的人看見這水淋淋的小車時，可能猜到裏面有一位難找難婚的夫婦人嗎？

末了，我的車停了，我的車夫恐怕沒有水流到我的背後，帶着微笑和小心放下了車。大風突然息了，雨也停了。我沒有看見他——頭發——他不同別的日本人一樣，他是一個漂亮的男子，大概有三十歲，有靈敏的神氣和爽直的眼睛。誰知對天以後，他——不，我不願預備這件事，他顯着不信任的樣子。

我們已到目的地了，我們正停在一座雙天的高山前腳下；大概已過了城此而到那外了。顯然地，我們必須用步行繼續我們的路程，爬上一條差不多垂直的仄道。四周所有的山

是幾座山，幾座園籬，幾片竹林。青山很高地在我們面前堵着，頂上的黑雲把我們蓋在幾個佳妙地方，如圍一個綉綉的蓋子，因為景物附近而小，使我們把面前的多泥多水的日本一角看得非常靜謐。地是非常地紅。山道旁的野花野草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雖然無異，總覺上純替我們一驚的犍牛，在花園裏，我還有見了許多紫蕊花，一靜宜雅「花」，無其無常見的花，除了灌叢和子地的香飯外，空氣裏飄散着一種異味是田居民的住宅中散出來的，——一種乾魚和香料的混合氣味。一個人都看不見；關於居民以及他們的衣冠和生活，一點窺遊都沒有，我隨便說我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我的車夫把他的車放在一塊樹下，我們一屏在靜靜的紅土上馬上國道。  
「我們是要到賣花館去，不是嗎？」我問，他笑着知道這當否問到我請說。

「是嗎？」車夫問答，「就在上頭，很近。」

聽了，兩旁就說說漸漸地聽着，便地聽聽地聽。這一塊地裏生羊草草場地；  
那三層有一所大的木房，幾乎可以說沒有窗戶，沒有光線，我的車夫就在這木房前面止步。

什麼，那個呆板的房子就是百花館嗎？他告訴我說是，好像很有把握。我們敲了一下門，門立刻就開了，滑到他的鐵軌裏去。這時有兩個可笑的婦人出現，她們雖然已是很老了，卻故意裝出年輕的樣子：正如花瓶上的女人一樣，她們也有小孩子的手腳。

一看見我，她們便四肢投地，而帶着悔恨。天啊！這是怎麼回事呀？沒事，這乃是最恭敬的行禮，不過我不習慣罷了。她們站起來，過來替我脫鞋（在日本人家中是不穿鞋的），撫了撫我的腳，又摸摸我的脊背，看是否潮濕。

當一個人初次走進一間日本屋子的時候，最觸目這就是那極端的乾淨，室內的潔白而冷清而蕭條。

我被導引着走過幾張無玷的地席，走上樓梯，走進一間空洞的屋子，絕對地空洞！紙的牆壁上安着活動的板子，互相粘合着，一點都看不出湊合的痕迹——房子的四面是敞開的，同廊子一樣，看得見外邊的綠野和灰色的天空。他們給我一個絨絨墊子做椅子，在這本而且窄的屋子中心，她們叫我坐在地下。室內的空洞使人覺得有些冷清。這兩個婦人（

是這房子的僕人，也是我的僕人，帶着一種極謙恭的態度，好像我的吩咐。

我在澎湖列島上學來的幾句話——是由字典和文法的印刷上得來的，我一點也不發音，竟會有意義了！這不是很奇怪嗎？但事實確是這樣，因為已經有人懂我了。

第一樣我要找一個名叫加五能的人談話，他是一翻譯，是一個洗衣人，同時又是一個婚姻的媒人。畢幸邇，他們都知道他，並且要替我去找他；因為這個緣故，那半裏的侍女預備好他的木屐和紙傘。

其次我買了一個上等前菜，包着日本的最美的珍品。

末了我又叫她們預備些茶飯和那在下面候着我的車夫。——我想要，簡而言之，我想買許多東西，我向假娃娃啊，等我想出應用的字眼，經過相當的酌量，再慢慢地說吧。但是我愈看你們愈覺得不安，不知我明天的赤婚妻是什麼樣子。你雖然相當好看，——有古羅的風姿，玲瓏的手兒，纖小的腳兒，但大部分是醜陋的，小得過於利害。你們像是美國猴，像是小的磁器陳列，像是我不知道的東西。我現在纔知道我來得不對時候。雖然她們

正在做一件不關乎我的事情，我卻知道她正在阻礙她們。

這不單因為她們對我極表歡迎，我本可得到的；因為我記得，在他們正在替我脫鞋時？我聽見樓上有一陣位聲的瀾語，接着有一陣椅板在軌上的滑動聲，似乎要敲一種不雅諷。我看見的東西；於是她們又替我取出這間我所佔的屋子——正如動物園裏的人們又在讓觀衆進來時候，總要把野獸分裝起來。

她們都離開我，執行我的命令去了，我在這白牆白席中間，釋迦似的坐在我的黑絨墊子上，留心地聽。

在紙的屏障那邊，有幾個半沙的嗓子，似乎很多人正在低聲談話，接着又起了種族的聲音和一個婦人的歌唱。在這蕭條的房子的回響裏，在這雨天的黯淡中，他們是又平穩又柔和。

從這大開的廊子裏所見的風景是很美的，我承認；像是一種神仙故事裏的風景。那邊有極本生得很茂盛的山，高高地插入天空，在那裏失去了牠的峯頂；又有一個寺院聳立在巖中。空氣有一種大團後的膠稠，空氣有一種大團後的清新；僅在一個廊上面，懸懸着一

片葉草地的覆蓋，在樹木的頂上掛着大塊的毛絨。

在近處，在這全無飄渺風景的前面和下面，是一個玲瓏的花園，有兩隻美麗的白貓在新空氣裏，在那小人國的花徑間互相追逐，時時踩去腳上的塵泥。這花園要多少俗氣有少俗氣；不但花木，連那小石，小池，小樹，沒有不是按老樣子造成的；一切東西都是人工的，都是極巧妙地佈置好的；園中非常鮮綠，並且布滿了新苔！

從我下面的積水的土地，一直到那景致的盡頭，全充滿一種很大的沈默和絕對的平靜，紙牆外面那女子繼續唱着婉轉的調子，伴奏的琵琶發出悽慘的聲音。

聽啊！現在這音樂有點快了——一個人很容易猜想她們正在舞躍！

管他呢！我要在這紙障間，從一條引我注目的縫兒聽一聽。

這是怎樣一個奇怪的景象啊——多半是長筒的幾個執袴少年正在隱隱地宴樂着！在一個同樣蕭條的屋裏，有半打這種人，穿着長大的，藍布的和袖的衣服；油膩有光的長髮上頂着歐洲式的盆帽；帽子下面露出黃瘦，無血，蠶笨的臉。在地板上有小的火酒爐，小的茶盤，小的茶壺，小的茶壺，小的茶壺，——一切都是日本飯後的用具，正像一個假裝起



總在聚會。在這堆鴉雀子弟面前有三種怪異女子，也可以說三個妖怪：裝着怪異的容貌，顏色的眸子，上面纏着金線的怪物；她們的髮髻奇異地裝飾着，幾滴針線和花。有兩個是坐在地下，背背向我；一個彈着琵琶，一個用輕柔動人的嗓子唱着；——我聽不見她們的詞，妄然，她們的頭髮，她們的頸部，都是很好看的，於是我戰戰兢兢，只怕她們不定什麼時候轉過什麼難看的面龐來，把這全部的好事打破。第三個女子站在地板上，在這羣長髮盈頭的遊人面前舞蹈。那是多麼可怕啊，當她一轉過臉來！她的臉上戴着一個猶如恐怖的面具，捧捧，那面具鬆了，掉了。看哪！一個十四五的苗條的姑娘，但舉止跟已從一個寶俏的女子，一個成年婦人，——穿着一件深藍的中國紗的袍子，全身都纏着繡蝠——灰的繡蝠，黑的繡蝠，金的繡蝠。

忽然樓梯上有了步履，赤足的婦人跪在白簾上的輕微步履。這一定是我的午餐的筵席上來了。我很快地跑回我的黑絨墊子上，坐定不動，這次竟有三個——有三個侍女魚貫而入，帶着微笑和謙恭。一個獻給我火酒爐子和茶壺，一個捧着一盤切成小片的果子，又一個給我拿來幾個漆盤盛着不可形容的東西。於是她們都跪在我的前面，把這些玩物似

的用具擺在我的腳邊。

在這一個間，我的日本陶器是十分可愛；我覺得在這般小的，人工的，虛偽的世界裏，覺得很有趣——我覺得我早已從這些陶磁器的繪畫上認識了這個世界。牠真和畫上的——像一個個活生生的美人，細細的服飾，大男子的秀鬚，光滑得像極好的皮鞋，精緻的器具，屋外的風景，入雲的高塔，每件細小的東西都帶着一種虛飾的特質，甚至紙障外面的歌唱，都真和我常在報紙上看見的一樣——  
 幸而，狂想錄中的大花籃裏。

幸而我來之先，我腹中早已畫出這樣的日子了。然而事實上她似乎比我想像的更做  
 小，更玲瓏，並且更黯淡，這大概是由於那片懸在我們頭上的黑雲和惡鳥不住的大雨。

一面等着頂五個鐘（*五個鐘*）的鐘聲在後方自己，不多時候就（會）我，一面開始吃飯。  
 在一個玲瓏長筒的甌裏——上面畫着幾行鸚鵡——是十分稱奇的海藻湯。這以後是精  
 乾魚，燻鱈，糖豆，酸辣果子。這些都是很難吃的，尤其是出乎意料外的，不可思議。幾個

「這一杯茶，喝吧。」

「她們都勸我吃，她們老是嘻笑着，用一種惹人發怒的日本特有的笑聲，——她們看我照她們的樣式吃，用手指握着玲瓏的筷子。我漸漸看熟了她們的臉了。她們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看的——這種好的和我們的好看不同，初見時我覺不出來，但不久就使我發生興味。」

忽然，像一隻被晨光驚醒的蝴蝶，像一隻珍奇的受驚的飛蛾，進來了個鄰室的舞女，

那個可怕的面具的孩子，無疑地，她是要看一看我。她轉動她的眼珠像一個畏縮的小姑娘，

但不久便柔順可憐地靠着我，裝出一種媚人的孩子氣。她生得瘦弱，嬌豔，文雅，帶

着一種香氣。粉搽得很厚，同石灰一樣白，兩面臉頰上都有一塊淡淡的胭脂，口點得很紅

，沿着下唇有一條黃線。因為長有美麗而頭髮，她們不能擦白她們的後頸，又因為她們歡

然皮膚的方塊。她們的後頸顯出一條直線上，如同刀切的一樣，所以，她們的後頸顯出深黃色的天

邊蠢人的影裏去了。

這人面無喜色走了。

假如我這要這一個，不再尋求別的了，我該怎樣呢？我要把牠看做一個由我照料的孩  
子，我要盡我的本像看她：一個稀奇可愛的玩物。我要組織怎樣一個小家庭啊！因為我是  
不棄於娶一個破的陳設的，我一定難以找一個更好的。

在運管兒，加五能君走了進來，穿着一身灰呢的衣服，大概是每一百老夫人。新  
橋「買系的，戴着一頂盆帽和一雙白線手套。他的面帶着又善又雅，簡直可以說有幾分  
沒有眼睛。他行了一個真正日本式的禮：身體突然向前彎，兩手平放在膝上，上身和腰  
成個直角，好像要折成兩半；同時還有一個驚人的嚇，（是由於着驚時的唾液發出的，蓋  
是日本國內最響亮的招呼。）  
「你會說法國話嗎，加五能君？」

「是的，先生。」（又加上轉幾個躬。）  
我每說一個字，他便鞠一鞠躬，像是一個被線牽動的機器玩具：當我讓他坐在我的面前，  
地止的時候，他的全身緊緊地縮成一團，總是帶着唾液擦臉的聲響。  
「添一杯茶吧，加五能君。」



「一個個……」

百圓不消版手空袖是然有本領的，精通商業上的文件法手不能算多字因她因省款而為  
晨露種藤正鈞每花一的詩法在一個賽詩會得過第一回不過以她並不算十分好看，一個眼

大一個眼淚汗並且額上有一個疤痕是幼時生病留下的疤痕」

量一斷不，不要說那個了！讓我們在比較平常的階級裏找一個吧！但要一個沒有疤痕的

、屏障外那些穿繡金滾服的姑娘怎麼樣呢？比如：那個戴鬼臉的難女呢，加五龍君說成是那

個唱得這樣好聽的笑顏的姑娘呢？」

人她起初這樣我新指稿，過了二會才聯想起我的意思，便談話似的搖着頭說：

「不自先生，才剛那些不過是藝妓先來談談『藝妓』」再聽一聽那工夫總會一氣

「藝妓怎麼不行？她是不差藝妓與這事有什麼關係？」後來，在我對日本事情明

白得清楚一點的時候，纔知道我這種打算的罪惡：如果這樣，人家真要以爲我要娶一個魔

鬼事

在這爾竟兒，加五龍君忽然想起一個葉新姑娘。天啊！他爲什麼那樣想起呢？她美

正是我所希望的；他明天或今晚要去找這個姑娘的父親接洽。他們住得非常遠，在對面的

班上，寸善寺地方，總是一個大約十五歲，非常好看的姑娘。大概每月有十五或二十塊錢，就可以把她定來，祇要給她製幾身講究的衣服，叫她住一所舒服而合適的房子，——這些都是像我這樣寬裕的人很容易辦到的。

好，讓我們規定茉莉姑娘吧，——現在我們必須分手，因為時間已迫了。加五能君明天要到船上來報告他第一步的結果，並同我商量初次會面的事。目前他不願要什麼酬勞，祇求我把我要洗的東西給他，並且替他介紹我們「勝利號」的同伴的照顧。事情算完全解決了。深深的鞠躬，——在門口她們又替我穿上鞋。我的車夫聽見這個翻譯人說他的好運氣來了，便求我以後照顧他；他的停車處是在碼頭上；他的號碼是四一五，是用法國字碼鑄在車燈上的（我們船上也有一個四一五號，是礦手哥利克，我手下的一個助手；巧極了，我一定記得住牠；）對他的主顧，他的價錢是六個便士一小時，或五個便士十小時。妙哉，他可以得我的照顧，我允許了。現在呢，讓我們走吧。侍女們把我送到門口，四肢投地作爲最後的行禮，伏在門檻上，一直等我在小路上看不見了爲止，——在小路上，兩點把大的藤子打在我的頭上。

四

三天過去了。黑黑夜將近的時候，在一個絕昨天才屬於我的房子裏。伊甫和我不住地  
 在頭層樓上的白牆上移動。在無箭條的屋裏走來走去，乾澀的地板在我們腳下刺刺發響；  
 我們倆都有點疲這長久的遲延惹怒了。伊甫時時向窗外窺視，很坦白地露出他的不耐。至  
 於我呢，每每想起我將住在這座孤獨的房子裏，在一個完全生疏的城中，攀着高山，隨着森  
 林，就有一種涼氣通到我的全身。

天對壁崎嶇的牆貼貼了我，把我住在這座孤獨，這座非我，而由這一種編織和精製的  
 色彩的襪襪裏跪着。這座海候候收我收我起於心，於是我便順着這座房裏一切瑣碎的東西，那面  
 時。天對壁上的木子都這須動動。白紙的障壁上布滿了微小的綠毛龜。

——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  
 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  
 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伊甫說，伊甫向街上望著。





些東西都似乎十分幽鬱。天空裏有一片欲雨的黑雲飛騰。不，不在我所選的住所裏我感不到家裏的滋味；我有一種極端孤獨而奇異的感覺；一想起我將在這裏過夜，我便打一個寒戰。

「啊，終於來了，弟兄，」伊甫說，「我相信，是的，我相信她終於來了。」

我從他的肩後望過去，看見一個娃娃的背影——爲她出嫁而奏的音樂剛在冷清的街上消散——我祇看見她那腰帶上弓形和腰間的褶紋。她的衣服是珠色繡的，腰帶是紫綵子的。

一枝銀花在她的黑頭上顫動着；將落的陽光照着她那短小的身軀；有五六個人伴着她。是呀！那無疑地是茉莉姑娘，他們把我的未婚妻帶來了！

我奔到樓下去，找我的女主人梅子夫人和她的丈夫；他們正在羅宗龍前灑心祈禱。

「他們來了，梅子夫人，」我用日本話喊；「他們來了，趕快把茶，燈，炭末，女人用的煙袋，竹炭筒拿來！愈快愈好，把一切待客的用具都拿來！」

我聽見大門開了，又急忙奔上樓去。木屐都放在地板上了，樓梯被小的腳踏得格格作響。

伊甫和我互相蹶着，只是要笑。

一個年老的婦人進來，——兩個年老的婦人，——三個年老的婦人，一個隨一個從門口進來，突然而機械地行禮，我們也竭力還禮，雖然我們知道自己不長於這種儀式的。隨後是中年人，——接着又是少年人也有一打，朋友呀，隣人呀，簡直全區都來了。全體的人到齊以後，便混亂地行起禮來：我向你行禮，——你向我行禮，——我又向你行禮，你還我，——我又向你還禮，表示我永不能報答你的恩惠，——我把我的前額碰在地上，你把你的鼻子夾在地板縫裏，於是你向我四肢投地，我向你四肢投地；這是一種客氣的爭執，誰也不願先坐下或先進門，大家都低聲咕噥着，臉貼着地板。

末了，他們才微笑着坐成一個合禮的圈子，我們倆仍舊站着，眼睛盯着樓梯。最後，我的未婚妻的銀的冠飾，烏黑的高髻，灰絨的袍子和紫色的腰帶才慢慢地出現！

天呀！怎麼，我早就認識她啊！在我沒涉足日本以前，我早就在每把扇子上，每個茶杯上見過她，——她那蠢笨的神情，她那圓小的面龐，她那微小的眼睛，如同兩個錐孔在那紅白不均的頰上。

她是很年輕的，這是我唯一對她承認的地方；她簡直年輕得使我不敢要她。笑的欲望

忽然離開了我，換來一陣涼氣通到我的心。什麼！我肯把平生任何一小時費在這個小假  
入身上嗎？永遠不能！

第二個問題就是，怎樣了卻這件事？

她微笑地走過來，帶着一種強自壓制的勝利的神氣，背後是加五能君，穿着他那灰呢  
的衣服。她很活潑地行禮，四肢較地在我的女主人和鄰人的面前。伊甫——高大的伊甫是  
不要結婚的——站在我的背後，裝着一副可笑的臉子，簡直要笑出來。為了使自己有工夫  
替我使用小杯，小匙，炭火送茶和來賓。

雖然如此，我的滿意的神情還是透不出我這些來賓的眼光。加五能君含糊地：

「你就喜歡不？」我使用低沈、壓子和堅決的口氣回答：

「一點也不！我不願意要這一個。永遠不給！」

我相信我這句話已經被我周圍的一圈人聽着了。每個面孔上都顯出驚愕的神氣，下巴  
都垂下來，煙袋都離了口。於是便發憤備五能君說：「你為什麼用這麼大的鋪張，當着  
這麼多的貴女朋友和鄰人把她的水，而不加我所願把她的口中指給我呢？你要使我在這  
三個月苦惱人，一輩子一輩子苦惱人。」



「我沒有，在混亂中我沒有注意她；她的背脊正向着光線，她穿一件深色的衣服，一種秀觀者隨便的態度坐着。真的，這位還比較使我滿意。眼睛上長着長的睫毛，眼縫雖有點細，卻是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認為滿意的；似乎是表情，又似乎是在思想。在她那圓圓的臉蛋上顯出一片天真的紅色；一個端正的鼻子；嘴唇雖薄，卻很好看的外形和嘴角，並不像茉莉姑娘那麼年幼，大概有十八歲，很像一個成年的婦人。她帶着一種無情的情，也有些不高興的神氣，似乎很後悔來參加這件如此遲慢，如此無味的事情。」

「加五能君，那邊那穿深色衣服的姑娘是誰？」  
 「那邊嗎，先生？一個叫菊子姑娘的小姐。她是和這些人一同來的，在這兒不過是一個看熱鬧的。你喜歡她嗎？」他見有一個逃出一困難的方法，忽然很焦急地說。於是忘他開口談，她已經從我們的服裏猜出是那樣一回事了，很不好意思低下頭，做意猶人地攢着嘴，半含怒氣，半帶笑容，打算要向後退。

「沒有關係，」五能君繼續說，「這個同那個一樣可以規定。她也是未嫁的呢，先生。」

「你回屋內，坐下不要寒，」對面全副神氣，「我還有話要說。」

「她是未嫁的啊！那麼他這番貨為什麼不早向我提她，卻要提那位呢？我真不憐她。」

「穿著珠白的衣服，戴着幾朵花兒，表情漸漸凄慘起來，眼睛閃閃的，如同一個要哭的小孩。」

「事情就減了，先生；」對面說，「二十餘歲，且是容顏，——倒裝裝嫩一點。」

「這個也可規定啊，先生！」加五能君重覆說，「這時我覺得他是一個最下等的走狗，最卑賤的吐棍。」

「不過，」他接着說，「我們，伊甫和我，在這兒有點妨礙他們的談判。當菊子姑娘低着眼睛對付周圍的環視的時候，當這些人們露着各種的驚訝，各種的希望，圍地坐在白牆上的時候，他把我們請到廊子外面。我們看見下面的深處有一個網沒不精的長橋，一個融入藍色的霧氣裏的長橋。」

於是就發生一種很長的日本話語的討論，沒頭的爭辯。加五能——一個洗衣人，一個會說法國話的惡徒，——這時也回去加入那日本式的談話了。我時時表示我的不耐，問這





「這會會有甚麼的來呢，這我也沒有完全想到我要承襲。」

「她真老十分好看，弟兄，他好，十分好看，誰信我把。」

這些人們，他們的習慣，以及這時的風景，都使他驚訝不已；他簡直說不了身，而入於一種混亂的狀態。「啊！這真夠受了！這時有兩新的金頭很實他分心，就是這混亂在

服哥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啊！這真夠受了！這時有兩新的金頭很實他分心，就是這混亂在服哥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啊！這真夠受了！這時有兩新的金頭很實他分心，就是這混亂在服哥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啊！這真夠受了！這時有兩新的金頭很實他分心，就是這混亂在服哥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啊！這真夠受了！這時有兩新的金頭很實他分心，就是這混亂在服哥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啊！這真夠受了！這時有兩新的金頭很實他分心，就是這混亂在服哥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啊！這真夠受了！這時有兩新的金頭很實他分心，就是這混亂在服哥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啊！這真夠受了！這時有兩新的金頭很實他分心，就是這混亂在服哥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啊！這真夠受了！這時有兩新的金頭很實他分心，就是這混亂在服哥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躲開！」伊甫笑着用了一句水手們遇見擁擠時的用語。

「親朋！一母甫有幾善則一」

他們才慢慢地散去，在下樓時每一級必要說一句客氣話，用一種很快的語氣。

蘇有池和我留在這不適宜的屋子裏，白簾上仍舊擺着許多茶杯，離奇的小煙袋玲瓏的漆盤

「讓我看他們怎樣走」伊甫向外倚着身子說。在花圓的門口又重新有一番潮潮，磕

頭，然後才分兩股散開，那些燈籠也在遠處閃閃地不見了，——她們用指尖執拿那

繫在竿頭的燈籠，正如一個人在黑暗裏拿魚竿捉捕夜鳥。那不幸的美莉姑娘的一隊向山上

走去，菊子姑娘的一隊卻向山下走去，沿着一條古老的小街，半似石級，半似羊道，一直

通到城中。

於是我們也離開了。夜色是非常清新，寂靜，美麗，不斷的蟬鳴充滿空中。我們仍舊

可以看見我那新家裏的紅燈，她們在遠遠漸漸變小，漸漸下沉，終於消失在那深淵裏面，

牠的底下立着長崎。

我們的路也是向下的，卻是一條通到海邊的陡直的小道。

當我重走到船上的時候，當山上的情景又回到我的心裏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訂婚簡直

是笑話，我的家庭是一套木偶玩具。

## 五

從我完婚以後，現在已經三天了。

那天在城市的下部，在一個新萬國區中，在一個註冊局似的醜陋的建築裏，我們一齊用很大的字母在大簿子上簽了字，當着一些可笑的小人物——他們從前是穿絲袍的「沙漠」，——現在卻叫警察，每人都穿着緊窄的制服，戴着俄國式的帽子。

結婚禮就在極熱的正午舉行了菊子和她的母親回來我都是獨自到的。我們這次的聚首，目的似乎是簽訂一種不可信任的合同；兩個婦人在這些醜陋的人們前面竟是戰戰兢兢，因為，在她們眼中，他們都是法律的代表。在他們那官樣文章裏，他們叫我們用法文寫上我的姓名職業。隨後他們又給了一張特別執照，表明九州島的當局准許我同一個叫菊子的人住在十善寺城廂，並且，有了這張執照，我可以在客居日本的期間受警察保護。

到了晚上，在我們自己的地方，我那小小的結婚竟成了一件熱鬧的事情，——一個疑

燈隊，一個有音樂的茶點會。真是得意之時！

現在我們已經好像結婚很久的夫婦了，每天的習慣也規定了。

菊子每天總要把花插在銅花瓶裏，自己很講究的裝飾起來，願以自己的分趾的鏡子自  
驕，整天地撥弄一個長頸的琵琶，奏出一種平淡而悽慘的聲音。

## 六

在我們家裏，一切都好像一幅日本圖畫：我們祇有幾個摺屏，幾個擺着插滿花朵的瓶子，奇形怪狀的小座子，在屋子的一頭，一個壁龕裏的神位上，還有一個鍍金的釋迦坐在蓮花上。

這房子正同我未來這裏以前，在長夜的守望中的日本夢裏所幻想的一樣：佔在很高的地方，一個清淨的城廂裏，葱綠的花園的圍繞中；——是用紙板做的，可以隨意拆開，如同同一具小孩的玩物。無數的蟬聲在我們那回響的屋頂上繚繞。從我們的廊子上可以看到長崎的鳥瞰觀——看見牠的街道，牠的小船和高塔——有時在我們腳下簡直像一個仙境。

若以大體論，菊子是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人都見過的。凡見過我們市上那些磁器和絲織物上的圖畫的人，一定知道那直硬的首飾，那斜倚的姿勢，好像預備行禮的樣子，那繫在弓形上面的領巾，那長大的袖子，那緊裹在踝部的衣服，曳着一條蜥蜴尾巴似的帶子。

但是她的面孔，不，卻沒人見過；她的面孔上實在有些與衆不同的地方。

再說，日本人畫在他們的瓶子上的婦人乃是國中一種例外的婦人。祇在富貴人家才能找出她們，——長白的臉上搽着玫瑰的紅色，蠢笨的長頸使她們像那鸚鵡。這種出衆的婦女（我必須承認茉莉姑娘也屬於這一類）在長崎是非常稀少，非常特殊的。

在中等階級和普通人家裏面，婦女們的姿色便比較順眼一點，有時還別有好看之處。眼睛仍舊是很小的，小得幾乎不得睜開，面孔卻比較圓些，黃些，活潑些；她們的身上總顯

出一種混沌的特性，一種在各種生活上都以流露出來的特性。

她們是這樣快樂，這樣高興，那些日本的假娃娃！雖是一種勉強的歡笑，真的，是她們平日學會的歡笑；然而一個人還得受她的引誘。

菊子卻是個例外，因為她天性愛鬱。在那樣的小腦袋裏又有什麼思想呢？我對於她的言語太不通曉了，使我不能發見出來，再說，百分之百她是不會有什麼思想的。即使她有，那與我又有什麼關係？

我所以選她，原是要娛樂自己，我希望她能同別人一樣，有一副無思無慮的小面孔。

到了晚上，我們點起兩盞神燈，牠們懸在我們的偶像前面，照例是點到天晚。

我們睡在地板上，睡在鋪在白蓆上的薄棉褥子上。菊子的枕頭是一個木塊，剛剛雕得和頸部相合，也不至於碰壞那些永不取下的首飾，所以她那黑髮差不多總不會蓬亂。我的枕頭是中國樣子的，是一個蒙着蛇皮的方鼓。

我們睡在一頂紗的蚊帳下面，蚊帳是深綠的，同黑色一樣，有一根橙黃色的帶子在上面吊着牠。（這都是傳統的顏色，在長崎每個講究的人家都有一頂同樣的紗帳）。牠像帳棚般的罩在我們上頭，蚊子和百齡子都繞着牠跳舞。

這個情景似乎十分好聽，寫出來也十分好看。實在卻不是這樣；牠裏面總好像缺少些什麼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並且牠也不足為奇。若是在別的地方，在海洋洲羣島，在新坦波那些古國，我的文字就不能表現我的感覺，祇是空恨自己，卻不能用人類的語言



捉住我周圍的迷人的美景。

反之，在這裏，一切愜當而實在的字句都似乎過於鋪張，過於小題大做；似乎佈得太厲害。我覺得這不過是爲自己而作的淺薄無味的喜劇；無論什麼時候，我一用正經的態度來看我的家庭，加五能君——造成我的快樂的媒人——的嘲笑的样子就要現在我的前面。

九

(七月十二日)

伊甫每天下午五點鐘完了工作以後，一有工夫就要到我們這兒來。

他是我們唯一的歐洲來賓，除了與鄰人交換幾次拜訪和吃茶外，我們不十分同別人來往，祇有在晚上的時候，我們常常執着短竿的籠籠。走過大街小巷，到長崎的戲場，茶館，或夜市裏尋樂。

伊甫看我的妻子同玩物一樣，不時地告訴我，她是很有趣的。

在我自己呢，我覺得她像屋頂上的蟬兒一般地使人生愁；當我獨自坐在家裏，對着這彈着長頸琵琶的婦人，看着這山和塔的景緻——就有一種悲哀使我不由地落下淚來。

10 (七月十三日)

又夜裏，當我們正躺在十善寺地方的日本式的房子裏的時候——這個古老的房頂已經被日光曬了一百多年了，一有聲音便要震顫，像一張「檀檀鼓」的皮面，——在半夜兩點鐘的寂靜的空氣裏，我忽聽見一種追獵似的聲響，開足馬力在我們頭上跑來跑去。

『Nidzounji』（『老鼠！』）菊子說。

忽然，這個字眼在我心中又引起了一個字眼，是在一種不同的語言中，在一個離這兒很遠地方用的。『Setchan』這是一個在另一個地方聽見的字眼，也是由一個婦人在我耳邊細聲說的，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在半夜的惶恐中——『Setchan』那時是我們到斯坦堡地方的頭幾天，住在約伯地方的房子裏，四面都是危險；在黑色的樓梯上忽然發出一個響聲，使我顫戰起來，我那親愛的土耳其同伴便用她可愛的語言說。『Setchan』（『老鼠！』）

一想到這事，便有一股甜密的回憶穿過我的血管，我像是剛從一個十年的大夢裏驚醒

；我用一種厭惡的心情擱了一下我旁邊的假娃娃，幾乎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於是我站了起來，帶着懊悔的心情逃出了帳子。

我跑到廊子上站住，凝視着這星光夜景。長崎睡在我的下面，被一種黯淡的微光籠罩着，被千萬的蟲聲包圍着，顯出一片仙境似的紅色，一回頭看見了背後的鍍金的偶像，油燈在牠前面燃着；牠使屋裏添上種種奇怪而不可捉摸的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我是向來沒有睡在這樣一個神像前面的。

在黑夜的平靜和沈寂中，我打算回憶出斯坦堡地方的辛辣的印象；但是，唉，在這生疏而遙遠的地方，牠們竟不回來了。從透明的綠帳裏顯出我的小日本女人，她穿着嚴肅的睡衣，端然地睡着，後頸枕在木塊上，頭髮梳成發光的弓形。她的琥珀色的胳膊，小巧好看，胳膊，從大袖裏伸出來，一直露到肩膀。

「房頂上的老鼠又與他有什麼關係呢？」菊子一定這樣想。她自然不能明白。她帶着婦人的樣子，像一隻小貓似的，用半合的眼瞟瞟我一下，問我為什麼不回去睡，——於是我又回到她的身旁。

（七月十四日）

今天是法蘭西的國慶日，在長崎灣裏，所有的船隻都掛上了旗子，慶賀的禮炮也不住地放着。

唉！在這整天裏，我不自覺地總想着去年的七月十四日，那時我正在家中的平靜而沈寂的空氣裏，關着大門，聽歡樂的羣衆在外面叫嚷；我坐在一張長椅上，被一個金銀花架遮着，——這是在兒時的夏天裏，我常常拿着我的筆記本假裝習課的地方，——一直坐到傍晚。啊！在那些假裝習課的日子，我的心思是怎樣的縹緲，——什麼路程，什麼異鄉，什麼熱帶的森林，我沒有夢見過啊！那時候，在園中的長椅附近，在一塊石牆的縫裏，有一些又大又黑的蜘蛛整日在那裏守候，整日從牠們那小窠裏向外吐詞，預備捕住一個飛蠅游蟲。有的時候我要娛樂自己，便吊一張草葉或櫻桃枝兒輕輕地，輕輕地惹牠們一下。牠們受了我的欺騙，一齊擁了出來，以為一定可以捉到一個食物，我便趕快把手背過去，

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到了去年的七月十四日，當我回想到拉丁造句和翻譯以及兒時嬉戲的時候，我看見那些蜘蛛（至少也是牠們的女兒）仍舊在那小孔裏守候。凝視着牠們，凝視着周圍的青草和綠苔，便有千百種的回憶湧上我的心頭——想起幼年的那些的夏天，想到那些在這老牆下，春藤下度過的歲月。我們自己的一切雖時時改變，漸漸消逝，自然到老，是重複她的工作，連最小的地方都是相同的。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玄秘。同樣的綠苔在同樣地方幾百年還是循環生長，同樣的昆蟲每夏總在同樣地方做同樣的行動。

我承認，這兒時和蜘蛛的枝談與菊子的故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不適當的穿插，乃是這國人一種嗜好；這種嗜好時時流露在談話裏，音樂裏，甚至繪圖裏；譬如一個山水畫家，他畫完高山峻嶺以後，總要在天空的正中畫一個圓形，一個菱形，或別樣的輪廓，在這裏面他要添上一些不相干不合理的東西：一個揮扇的和尙，一個吃茶的美人。以日本性來說，沒有比這毫不相關的旁涉再澈底的了。

况且，如果引起已往的回憶，我還可以使自己注意到去年在幼時的環境裏和平地度過的七月十四日，和今年在這小說的境界裏度過的生動的七月十四日的差別。

因此今天在如熾的午日下，在兩點鐘的時候，三個洋車夫拉着我們——伊甫、菊子和我——每人在一輛頗舊的車裏，排着印度式的斜隊，穿過長崎城，停在一刻直通到山上的美緻的石級腳下。

這是通到保佑寺的一種潔白玉石的石級；寬大足能容得下一師人；同巴比崙和尼內瓦的工程一樣的偉麗森嚴，正與纖細的周圍成個反照。

我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菊子她在那黑地而有粉紅蝴蝶的紙傘下露有疲乏的襟子。我們走過一些雄大的走廊，也是用古樸的潔白玉做成的，這些石級和走廊實在是這國人唯一的森嚴工程，牠們很使驚訝，因為牠們一點也沒有日本性。

我們又升高一點。在這酷熱的時間，從這灰色的石級頂上——直到底下，祇有我們三個人；在這全部潔白玉下，祇有菊子陽傘上的粉紅蝴蝶還比較給入一種光彩悅目的顏色。

我們走過第一層院子，裏面有兩座磁塔，幾盞銅燈，和一匹大的玉馬。我們也不在這聖所裏停留，便向左轉了一個灣，走進一個樹木濃密的花園；這花園像山腰上一個平臺，牠的盡頭有一個「頓科加牙」——用法文說：蝦蟆茶館。

這是菊子把我們領來。我們找了一張桌子，在一個黑布帳棚下（帳棚上標着喪事似的白字）一同坐下，於是就有兩個帶笑的「麗司美」跑來伺候。

「麗司美」的意思就是一個年輕的姑娘或一個非常年輕的婦人，牠是日文裏最美的字之一；在字音上有點和法文的（Hou）（撇嘴）相同，好像代表一個好笑的撇嘴，又好像代表一點淺薄的相學。我以後要常用牠因為我不知道在我們的語言裏有什麼捉得住和牠同樣的意義的字。

大概有些日本畫上已經畫出這個「頓科加牙」了，因為牠在美麗中有一種野趣。牠被牛得很濃樹蔭覆着，旁邊有一個小湖是幾個蝦蟆的特別的住所。茶館的名字就是從這邊上得到那些幸運的蝦蟆鳴躍的最好的綠苔上面佈滿花朵的人工小島的中間隔不久就有一低沉的聲音「咕」的一聲，叫得比我們國裏的蝦蟆空洞得多。

這茶館的帳棚之下，我們像在站在一個由山腰裏突出的涼臺上，下臨着深在樹林中的城市和牠的四郊。在我們周圍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樹叢和綠林，生着各樣緻美的溫帶殖



物，在底下，我們可以看見那遙遠而低臥的深谷，他在那廣泛而青綠的衆山裏小得像一粒淚珠！再往下，在那停滯似的黃色水上，可以看見十分渺小，十分模糊，那些軍艦呀汽船呀，小艇呀，每枝桅桿上都掛那旗子。在那些色彩強烈的深綠的背景裏露出這些千萬的旗旗各國的標識，懸掛着，飛揚着，爲的慶賀那遙遠的法國西。在這五光十色的一團裏，最觸人目的就是那白地紅球旗子，就是我們立足的「旭日帝國」的標識。

除了那邊練習弓箭的三四個魔司美外，今天花園裏祇有我們三個人，周圍的山上也非常寂靜。

吸完了烟，吃完了茶，菊子也要顯顯她的本領；因爲，在青年女子中間，射箭還是很流行的。那個管場子的老人替她檢起一枝最好帶着白紅羽翎的箭，——她便帶一種鄭重的神氣臨陣起來。箭靶是一個圓圈，塗在一幅用灰色畫的騰雲的神怪的圖上。

菊子確實是一個嫺熟的女弓手，我們十分欽佩她，正如她期望的一樣。

伊甫——他是在各樣的遊劇上都很精的——這時也要賭勝，却失敗了。那是很有趣味

的看她帶着嬌娜的姿態和微笑，用她的小指尖拿着這位水手的大手，把牠們放在弓背和琴弦上教給他正當的姿勢。牠們倆向來沒有這樣在一處親熱過——伊甫和我的假娃娃——若在不是我深知這位好兄弟，並且如果這不是一件於我無關的事情，我一定要覺得煩惱呢。

在這花園的寂靜裏，在這衆山慰人的和平裏，忽然有一個聲音驚動了我們；是一個單獨，有力，可怕的聲音，跟着一個金屬無盡的顫聲。不久牠又更悽慘地響了一下，「碰」由小風吹來。

「Nippon Kane」菊子解釋說，——又拿起一枝美翎的箭，「Nippon Kane」是日本鑼——這是一面挂在我們下面的寺院裏的大鑼。啊，雖真有力量啊這「日本鑼」當擊聲完了而且聽不見之後，一種顫聲仍舊繚繞於林木之間，一種拖長的震動穿過空氣。

我們必須承認了菊子在射箭的時候非常動人的，她的身體挺得很直，爲的是便於拉弓；她那寬大的袖子一直捲到肩部，露出她那秀美的胳膊、和珀琥有同樣的色澤。每枝箭都

發出一個鳥翼似的喧聲——撲着又聽見輕輕的拍的一聲，靶子早中上了。

到了傍晚，當菊子已經向十善寺走去以後，伊甫和我穿過歐洲租界，走到船上。夫重上崗到第二天。萬國區裏充滿了艾酒的氣味，佈滿了各樣的旗子，慶祝法蘭西的舉竹也連連地響着。一行行洋車夫走過街上，竭盡他們亦探的百腿的力量飛跑，「勝利號」的水手們在土面舞着，揚扇。「馬塞歌」各處都可以聽見；英國水手也用他們那「上帝輔佑」噴運鐘而後慢的鐘聲來唱着。在所有的美酒店裏，也有搖擺似的風琴彈着，平空加上許多討厭的變化和花腔，為的引動我國的人。

昨晚的一個河笑的回憶現在又跑到我的腦子裏來。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錯走入一條住滿不羞怒的人的街。我這時還似看見這位高大的伊甫在一羣十四歲歲的鞠着腰的鞠着的小麗司美中周掙扎，——她們拉着他的袖子，打算把他們引入歧途。

他又驚訝又憤怒，一面逃出她們的重圍，一面重複地喊，「啊，夠受了，夠受了！」他受了很大的打擊，看見那些這與年幼，這麼短的小孩子已經這麼厚顏無恥。

一一一 七月十日

此外還有四個人，四個船上的軍人，同我一樣的結了婚，住在同城的山坡上。這種事是很平常的，由加五能看辦來沒有一點困難，帶奇或危險。

自然，我們和這些女子定的都是暫時的條件。

第一就是住在我們緊隣的桔梗夫人，是小N的妻子。其次就是水仙夫人，比桔梗夫人更活潑，像一小鳥，又像一個最甜美的仙子；她嫁了X，一個很愛她的北方人；他們舉止對愛情濃厚不能分離的夫妻，到了分別的時候，在這羣人裏，恐怕也祇有他們倆哭哭；第一個是跟着Y的西可夫人；最末是Z下士和他那還不及度靴一般高的小阿月夫人；在外間看來她祇有十三歲，却已經像一個普通的婦人了，非常自傲，很愛亂說。在我年幼的時候，有一次被人帶到一動物劇場去，我記得有一個穿着的老猴子會裝子過主角贏培德夫人，阿月就應該想到她。

到了晚上，這般人纔要邀我們去排着隊，提着燈，還帶着大圍，我的妻是比較正經，比較愛體面，甚至比較講究的婦人，並且似乎對於一個比較高尚的階級，這些朋友來時，她總要竭力盡主婦的責任，那是很可笑的，看見這些不相配的臨時夫婿走進來，她們都四肢攣她在菊子——宅中的女王——前面。我們候齊了的時候，便拉着女兒，一個跟一個開始出發，在短竿的頭上總帶着紅白的紙燈；——那樣子非常好着。

於是我們不得不走過那到日本區的大街，或可以說羊道，——心中預料着，唉，又要再黑夜裏爬回去；又要爬過所有的石級，山坡，越過所有的石塊，纔能回到家裏，倒在床上，睡覺。我們的下山是在黑暗裏，在樹枝，青林下，在黑暗的花園和鑿着微光的小房子中間；當月亮在天空或被雲遮上的時候，我們的燈籠實在是有的。

我們剛走到平地，忽然，也沒有一點過渡的地方，便發現自己是在長崎的心中，在行人擁擠的輝煌的街上，呼喊的洋車夫成行的跑過，千萬的紙燈在風中搖蕩；在城廂裏清靜慣了後，這是生命和活動。

到了這兒，本地禮節使我們不得離開我們的妻子。她們五個一齊拉了手，像三羣散步

的小姑娘。我們帶着漫不關心的神氣跟定她們從背後看來我們的假娃娃確實是很甜美的，她們的黑髮梳得那樣光，她們的戒指簪子帶得那樣整齊。她們一面向前曳行，那高低的水履發出雜踏的聲響，她們走路時竭力使腳趾向裏摹做着現時的樣式和姿態。無論在什麼時候，她們總不住地笑着。

是的，從背後看見她們是非常好看的。像別的日本婦女一樣，她們的頭轉得最可愛。並且，她們這樣排列着，也是十分有趣。說到她們的時候，我們聽說「我們那幾條小跳蚤狗」，事實上她們真像跳蚤狗。

從這頭到那頭，這個廣大的長筒總是一樣，無數的煤油燈點着，各色的燈籠閃搖着，或千的洋車夫跑着。街道都是同樣的，兩邊列着同樣的矮房。鋪店都是同樣的，四面透風，沒有一扇玻璃窗子。所賣的所製的一律粗拙，無論是最精緻的金漆器具，最華麗的磁瓶，或是破鍋破盤，乾魚和碎布。一切的賣貨人都帶着他肩的那似高貴似卑賤的高麗氣坐在地下。他們的聽差不多一直光到腰部。所有各種交易都帶着那漆人的張牙舞爪最原樣的手

種種靈巧的辦法。

「嗚呼！那些擺在街上出賣的是怎樣一些奇奇的貨物呀！那夜市上怎樣亂七八糟！」

在這城裏看不見車馬，祇有步行的人們和被車夫拉着的可笑的小車。偶爾也有幾個歐洲人在街上往來，多半都是滬灣裏船土的漂浪者。有些日本人（幸而很少）也穿着西服，其餘人祇在他們本國的服裝外加上頂盆帽，後面露那他們的油滑的長髮；都擠在一處，爭吵，講價……發笑。

在夜市裏，我們的麗司美們每天總要不休地賣東西；她們像一些縱容壞了的小孩，想買什麼就買什麼；玩物，針，綵帶，花。然後她們又很俏皮地互相贈送，帶着小孩似的微笑。譬如，桔梗未入給菌子買了一盞制得很精緻的紙燈，因為有一件看不見的機械在裏面催動，便有許多中國式的影子圍着火焰旋轉，因此菌子便送桔梗一柄麿扇，上面的圖畫可以隨便變換，或是圍着櫻松飛繞的蝴蝶，或是在黑雲裏互相追逐的怪物。阿月送給麗司一個厚紙的面具，代表大黑神（財神）的臉相，厚可也回報她一個玻璃喇叭，可以發出一種特殊的聲音，如開火鷄叫。每件東西都是非常古怪，過於醜陋，特別悲哀；各處各處我

們遇見不可捉摸的觀念，似乎都是牽強的想像的產物。

我們走近每晚必到的那個講究的茶館，便有一些小姑娘出來向我們鞠躬，帶着一付恭敬的神氣。如同長崎最講究的樣子。於是我們便開始那漫無限制的談話了，充滿了諷解和俚俗的字眼，——在一個燈光燦爛的花園裏，靠近一個金魚很多的池子，有小橋，小臺，和精緻的小塔。她們給我們拿過茶和紅白色胡椒的甜點心——有一股特別不入口的滋味的甜點心——和攪着花香的雪花的飲料。

如果要把那些晚上情形忠實地敘述一下，那就必須先要有一種比較適用的文體；必須先要裝一些生動的字眼，用在文章裏，來表現那些使讀者發笑的時刻——也許是強勉的笑，但又是優雅可笑的。夜盡了，我們該回去了。

啊！我們每夜必須爬上那條道路，在星光的天空或沉重的雨雲下面，用手拂着我們的疲倦的臉可美們，纔能回到插在山腰的房子和等候着我們的地牀上的床。



在我們中間最濶俗的要算S。他從前曾在日本住過，也作過一次日本結婚。現在他却祇能做我們妻子的朋友，在她中間被叫做「「好高的朋友」」（爲了他們細長的身材。——）因爲他說日本話比我們流利一些，便應了他們心腹的願問，他可以任意擾亂或調和我們的案卷，並且可以白白地獲得無限的娛樂。

他一方面能享受我們的妻子給我的一切樂趣，同時還不必有家務的顧慮。他同伊甫和剛寧（我的女主人梅子夫人的女兒）都是我的不用邀請的客人。

一四

沙糖君和梅子夫人，我們的房主和他的妻子，倒是兩個非凡的人，但都像是由屏風上走下來的一樣。他們住在我們下面；若以他們那十五歲的女兒阿雪——她是菊子的不能分離的朋友——來比，我們似乎年紀太大了。

他們倆都養在日本神道教上用工夫；整天地跪在祖宗的神位前，整天地對着神靈們念着沈長的禱語。他們的手掌也時時拍着寫的是要將周圍空氣裏的不注意的邪靈——一到閒暇的時候他們便把小樹，晚上發香的不知名的花種在一些裝得很好看的小泥盆裏。

沙糖君是一個沈靜而不喜交際的人，穿着他那藍布的衣服，簡直像是一個木乃伊，他常常寫東西（我想是他的筆記）——用一枝窮筆寫在一條一條的淺灰的米紙上。

梅子夫人是個很小心，很巴結，很貪婪的人；她的屜修得很齊，她的牙齒漆得很黑，正合一個文雅的太太的身分，無論在什麼時候她都會四肢伏地顯現在我們門口，預備替我

們做事。

至於阿雪，她差不多每天要來十趟，——無論在我睡覺的時候，無論在我穿衣的時候，——總是一陣旋風似的向我們捲來，帶着一副甜美的孩風和可笑的歡喜——一陣笑聲。她有圓圓的身量，圓圓的臉兒，一半像小孩，一半像姑娘；她非常情深，一動就要用她那厚大的嘴唇吻人，——她那嘴唇雖然同小孩的嘴唇一樣溼潤，却是又鮮又紅。

一五

在我們屋裏，因為窗子是通夜敞着，那盞點在鏡金的釋迦前面的神燈便把附近花園裏的蟲子都招了來。飛蛾，蚊子，蟬兒，和別的不知名的蟲子，——這些東西紛紛飛在我們周圍。

當一個出乎意料的蚱蜢，或一個浪漫的甲蟲，沒經招邀便光顧進來，繞着我們那白色簾子飛翔的時候，看菊子指給我看的那種樣子，是很可笑的，——她也不說別的光是用手指着牠喊「嚇！」她說時總是歪着頭，裝着特別的臉子，帶着一副厭惡的神氣。

我們有一扇子是專預備把牠們趕出門去的。

寫到這裏，我必須承認，我們的故事在讀者看來一定有點平淡無味。

在興奮的操作和悽涼的冒險之餘，我真不知道怎樣在這故事裏加上一點花園裏的香氣，一點日光的溫暖，樹木的蔭涼。因為缺乏愛情，我很願意牠能在這偏僻的城廂裏薰染些平靜的空氣。並且，我很盼望牠這回發出菊子的琵琶的聲音；在可愛的夏晚的寂靜裏，因為沒有再好的音樂，我已經在這聲音裏找出一種美妙的地方了。

在那些七月的月夜裏，天氣總是平靜、清明、莊嚴。啊，那是一些怎樣明潔的夜晚，在那華麗的月光之下有一些怎樣鮮美的顏色啊，在那矮小的青林裏有一些怎樣神祕的黑影！還有，從我們的廊子上看去，那個城市在我們腳下睡得多麼好看啊！

總之，我並不十分厭惡這位小菊子，當雙方都沒有抵觸的時候，日常的習慣就是以最  
我願意且聯合。

無論在什麼東西上面，裏邊，中間，無論在夜間或白天，總有那不斷的，刺耳的，洪大的蟬聲從這地面上發出。這是普遍於各處的，也是永無止息的，無論在炎熱的白天的任何時，或在涼爽的夜間的任何時，在路上，我一面向我們的停泊所走，一面可以聽見蟬聲從兩岸，從山壁上發出。這是討厭的，擾人的，很可表現這地方的特別生活。這是這些鳥裏的夏日之聲；這是無意識的歡欣之歌，總像含有一種自滿的意思，總像誇大，增高，在一種很大的生活的快樂中。

我覺得這是這國的特性的聲音——還有歡迎我們來日本的應鳴。那些鳥兒隨着山谷和深淵飛翔，時時發出牠們那三聲叫喊，「漢，漢，漢！」用一副悲哀的調子，好像有極端的驚懼，周圍的高山便反響牠們的喊聲。

伊甫，菊子，和小阿雲三個人的交情，使得我高興；我以爲，在我的家庭生活裏，這種結合正是給我最大的娛樂的，他們成一種對照，足以鬧出最荒謬的笑話，引出最不可測的事情，他把他那笨手的任意和隨便，他那希萊東地方的舉動，統統都搬到我的家裏來；同時，兩個麗司美雖然很小，却能用兩個那動人的姿態，任意支配他；叫他用筷子吃東西；教他玩日本紙牌——她們發覺他如此便互相爭吵，笑得要死。

自然，他和菊子是彼此相愛的，但我却不爲所動，因爲我不信那個被我玩弄的小假人，會像這位「弟兄」和我之間有什麼惡感。

伊甫，菊子，和小阿雲三個人的交情，使得我高興；我以爲，在我的家庭生活裏，這種結合正是給我最大的娛樂的，他們成一種對照，足以鬧出最荒謬的笑話，引出最不可測的事情，他把他那笨手的任意和隨便，他那希萊東地方的舉動，統統都搬到我的家裏來；同時，兩個麗司美雖然很小，却能用她們那動人的姿態，任意支配他；叫他用筷子吃東西；教他玩日本紙牌——她們發覺他如此便互相爭吵，笑得要死。

自然，他和菊子是彼此相愛的，但我卻不爲所動，因爲我不信那個被我玩弄的小假人，會像這位「弟兄」和我之間有什麼惡感。



于佩水  
聖長齡最快的「雙腿」，每到有急事的時候，我總要請梅子夫人叫人到人力車站，攬象船身。

我今天在炎熱的正午時，乘人不備地走到十善寺地方，在樓梯脚下放着菊子的木屐和  
她的漆皮的拖鞋。

上邊，我們的屋子門窗都敞着；竹簾掛在有陽光的一面，暖和的空氣和金色的光線  
從簾隙透過，今天菊子插在我們銅瓶裏的是蓮花，一進門我的眼光就落在那紅而大的花束

上。

照着她每天的習慣，她正平躺在地板上作午睡。

菊子插的花兒向來有一種獨創的地方：一種很難形容的地方，一種日本式的黃條，一  
種我們弄不出來的神情。

菊子是背心朝上躺着，臉兒貼着簾子，高髻和玳瑁簪子突起着，她的內衣，如同鳥兒的  
尾巴，加長了她那清秀的身子，她的胳膊伸在兩邊，袖子是暖烘烘的展臥，她的足趾是

放在一邊。

她好像一個死了的仙子，更像一個落在那裏的藍色可大蝴蝶，被人釘在地板上。

跟我上來的梅子夫人——她向來是好管閒事，喜歡慫恿的人——這時用她的姿容表示她很看不過菊子對她主公的慢待，預備去叫醒她。

「請你別做這種事吧，我的好梅子夫人，你還不知道我是多麼喜歡她這樣呢！」我已照例把我的鞋留在下面，與木屐和拖鞋放在一塊；於是用脚尖很輕很輕地走進屋子，在廊子裏坐了一會。

可惜菊子不能永遠睡着；她在這樣姿勢裏真是極其動人，——至少也不使我厭倦，誰知道，在她那小頭和小心裏，現在有什麼夢啊！如果我有方法可以找出她來啊！但是，說起有點奇怪，自從我們同居以來，我不但沒有繼續向前研究日本語言，反而把牠放棄了，因為我覺得我在這方面的興趣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坐在廊子裏，我的眼睛飄過那紗展布在腳下的寺院和墳地，飄過那在日光裏洗澡的長崎，蟬兒十分響亮地叫着，刺耳的聲音在熱空氣裏顫動着，一切都是平靜的，充滿了

光，充滿了熱。

雖然如此，在我的脾胃裏，這還是不夠的！地球曾改變了些什麼呢？從前的夏天的炎午，按我的回憶說，是更其輝麗，更充滿日光，在那些日子，自然似乎更有力，更可怕，你簡直可以說，這不過是我幼時所知的複寫——有些缺陷的複寫，我悲傷地問我自己：

——夏天的光輝就是這樣嗎？在從前也是這樣嗎？抑或眼睛的錯誤，年紀愈大就把四周的東西看得愈慘淡嗎？

在我背後，一種無力而憂鬱的樂聲，——憂鬱得足以使人寒戰，——嘶嘶的如同蠅蠅的歌唱，——這時衝破了靜默，起初很輕，後來却逐漸洪亮，逐漸升高，在這正午的寂靜中好像一個可憐的日本人在痛苦中號哭：這就是菊子和她的琵琶都醒來了。

我很高興，因為她並不急忙向我問「早上好」，却用音樂來招呼我。（我向來沒對她表示過我對她有什麼好感，不但如此，我們倆之間反倒有了一種冷淡，尤其在沒有人的時候）。但是今天我却轉過臉去向她笑了一笑，用手勢叫她繼續下去。「繼續下去，我很喜歡聽你這巧妙的杜撰」。這是很奇怪的，在這樣快樂的民族中竟會有這樣平淡的音樂，不

過菊子在這當兒奏的却毫無疑義地值得一聽，她是在什麼時候學會的呢！當她這樣響亮時，在她那黃色頭腦裏，做的是什麼不可知的夢呢？

忽然：班，班，班！在我們的樓梯上有人用粗硬的手指敲了三下，便有一個舊人出現於我們門口，穿着灰呢的衣服，深深地鞠躬。「進來，進來，加五能君，你來得多麼巧，正是時候！我對你們的國家已經漸漸有些熱情了！」

加五能君必恭必敬地給我一張洗衣單子，——一個大大的彎腰，一副兩手撫膝的架子，一聲結似的斷聲。

二一

沿着那條通到我們住宅前的路，一個人可以遇見一打多古老的山屋，幾堵花園的牆，此外便是孤寂的山坡，有些小道穿過茶樹的田，山茶叢，矮林和石頭，通到山尖，圍繞長崎的一些山都佈滿了墳地；多少世紀以來，他們總是把死者送到這些地方。

然而，在這些日本的墳地裏，景象既不悲哀，又不恐怖，好像在這輕浮而禪氣的民族裏連死都不算什麼正經事。至於紀念物，不是花剛石的坐在蓮花上的釋迦，便是刻着金字的石碑；這些總是會集在林中的圍牆裏，或是立在一些天然的平臺上；多半有一個鋪滿綠苔的石級通到那裏；有時要通過一個門樓，門樓的形狀總是相同的，又粗又簡，簡直就是寺院的門樓的縮形。

在我們頂上，那些墳墓都是如此古老，以至到夜間不能嚇人。那是一片無人顧理的墳地。埋在那裏的死者們早已沒人想到了；那成千的被綠苔侵壞的石頭，那成羣的小釋迦們，這時也不過證明有些東西會在很古的時候存在，而失蹤於時間深處了。

菊子的吃飯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在早晨，她一醒便吃兩個酸浸糖拌的小梅子。然後是一杯茶，這照例的早餐就算完了。梅子夫人在樓下吃的也是這個，在客店的客人吃的也是這個。

白天裏，她的食物是兩頓做得極可笑的飯。飯盛在有蓋的小杯裏，放在一個紅漆盤上，由梅子夫人的屋裏——燒飯的地方——端上來：一份切碎的麻雀，一份五香的龍蝦，一份醋拌紫菜，一份鹹蜜餞，一份糖鹹菜，菊子用了細巧的口和小的筷子，每樣都嘗一點，很漂亮地翹着指頭，對每一個碟子她都要做一次鬼臉，剩下一些，帶着很厭惡的神氣，揩手。

六 這些菜都是按着梅子夫人當時的高興而變換的。不過，無論在我們家裏或別人家裏，無論在北方或南方，有一樣是永遠不換的，那就是主要食物和吃的姿勢，在這些官樣文章

米碟以外總要踏一個木碗，一個合乎巨大用的大碗，有銅鑊繞着，滿滿地盛着一些用水煮的米飯。菊子又從這裏面把飯盛到一隻另外的碗裏（有時兩次，有時三次），用一個玲瓏的藍瓶裏的魚湯把牠的白色弄黑，把牠們攪在一處，把碗端到店邊，把所有的都裝進雲外用筷子把牠一直送到喉嚨裏於是杯、碗、蓋子，連落在白牆上的一點碎屑都檢了起來。飯也就這樣吃完了。



在城裏，一個歌者站在一條小巷裏，一些人圍在她旁邊聽。我們三個——就是，伊甫菊子和我——偶爾走過那裏，便也同別人一樣地停住了。

十分年輕，有點肥胖，非常好看，她一面彈琵琶一面唱，熱切地轉着眼珠，像一個藝術家解決困難時的樣子。她低下頭，使下巴貼住頸子，爲的是從身體裏運出更深的音調；奏出來的卻是個發嘎的聲音——一個屬於老蛙的聲音，一個口技者的聲音，簡直不曉得是那裏來的（若爲配演悲劇，這還是最好的臺法，最高的藝術呢。）

伊甫憤然地睨了她一眼：

「天哪」，他說，「這簡直是個——」（他已經驚訝得說不出話了）「這簡直是個妖怪的聲音！」

於是她又望了望我，好像已被那小東西嚇住了，急於要知道我對她有什麼感想。

我那可憐的伊甫早就有點不高興，因為我今天強迫他戴了一頂捲邊的草帽出來，那是他不喜歡的。

「這對你是特別適宜的，伊甫，我敢担保。」

「啊，真的！你這麼說，是不是？在我這方面，我看他好像一個喜鵲窠！」

正當我們和歌者同草帽弄得不得開交的時節，忽然有一羣執事的向我們走來，很像一個葬禮。一些和尚穿着黑紗的袍子在前面走，有點羅馬教士的氣概；葬禮中的主要人物，屍體，是在後面，裝在一乘很精緻的轎子裏。跟着這個的就是一羣魔司美們，她們把有笑容的面孔藏在一種面巾裏，手裏拿着儀式的瓶子，裏面插着葬禮中不可少的銀瓣的蓮花；後面就是一些步行的講究的婦女，都露着忍笑的神氣，打着陽傘，陽傘上用極鮮亮的顏色畫着蝴蝶和鸚鵡。

這時他們已離我們很近了，我們必須讓一讓路。菊子這時突然裝出一副嚴肅的神氣，伊甫也把那個喜鵲窠取下。

是的，的確，現在過的就是屍體了！！

這件事我記得非常不清楚，以至現在幾乎想不起來了。

這隊人要往上走，離開長崎，到那個滿墳墓的青山上去。在那邊這可憐的人要被放在土裏，在頂上有他的繡子，他的襪子，和他的銀紙的花。唔，這死者至少也可以睡在一個風景很好的地點。

他們不久就要半笑半啼地回來，到明天就沒有一個再想到他了。

二四

勝利號，原是停在我的房子所佔的山下的停泊所的，今天已開入船塢修理，牠在佛莫沙的久圍中所受的損傷去了。

我現在離家很遠，當我見菊子的時候，必須先坐船渡過灣面；因為船塢在十善寺地方的對岸。牠在一個又狹又深的山谷裏，在各種樹木之間——竹子、山茶、和別的一切樹木；由甲板上看來，我們的桅桿都像纏在樹枝之間似的。

船的位置——不復是浮在水面的了——使我們更有機會悄悄地離船！無論在夜間什麼時候，因此我們的水手不久就和一切住在山上的姑娘們有了交情。

這個地點以及自由，使我對於伊甫感到不安；因為這「無愛之鄉」都不難使他在意。我愈來愈相信他已經愛上了菊子。

這種情緒可惜並不跑到我的心頭，而我卻是要她的人。

雖然距離增加了，我卻依舊每天到十善寺。到了傍晚，那四對和我們同夥的夫妻，連剛伊甫和「好高的朋友」，總要上來找我們。我們一同向城中去，打着燈籠走下這城廂的石級和山坡。

這種夜間的跋涉，永遠是同樣的，消遣也永遠是同樣的：我們在同樣地方停步，在同樣花園裏喝同樣的甜的飲料。我們的隊伍卻常要增多——我們要帶着小阿雲——是她父母給我們的；第二，我們還有我的兩個妻舅——兩個好看的小東西；最後就是朋友——有時是十一二歲的客人，是鄰近的小姑娘們——因為要表示一番好感。我們也把魔動美們帶出來。

啊！這些和我們同夥，隨我們進茶館的是怎樣一羣奇樣的小東西啊！這些面黃和她們那孩氣的頭上插得極難看的花兒啊！有人會以為這是一羣歸我們管理的女孩們在下午出遊

到了登山的時候，伊甫也和我們一同回去。菊子像一個疲倦的孩子，頻頻地嘆氣，拱着我們的胳膊，一步一停。

當我們走到目的地時，伊甫便握一握菊子的手，道一聲晚安，重新走下那通到碼頭的山坡，用舢板渡過停泊所，登上勝利號。

同時，我們用一暗鎗把我們花園的門打開，那些擺在黑暗中的梅子夫人的盆花，這時從夜氣裏透來香氣。我們在月光或星光下穿過花園，走上我們的屋子。

如果時辰太晚，——這是常有的事，——我們便看見所有的窗板都已被小心的沙糖君拉下關緊（以防盜賊），因此我們的住宅便嚴緊得像一所歐洲式的房子。

在這所房子裏，當一切孔隙都被閉上了以後，便有一股異味發出，與麝香蓮花香相混雜，——一股屬於日本，屬於黃種的氣味，說不定出於土地還是出於木器；差不多一種野獸的臭味。深色的蚊帳這時早已挂着，牠帶着一副神祕的神氣從天花板上落下。鍍金的釋迦永遠是對着那點在牠前面的神燈微笑；有時便有個大的蛾兒——牠們是這所房子的熟客，

白天就睡在天竺板上，——在他的鼻下接養，在那搖閃的燈焰旁閉眼。有時便有個蠟蛛，伸着牠的觸鬚，不動地睡在牆上——我們不能殺牠，因為是夜間。「嚇！」菊子憤怒地說，用手指着牠。「快點！那把預備好的扇子在什麼地方？把牠趕出去！」

在我們周圍充滿了一種寂靜，一種睡的村莊的寂靜，在聽了城中的歡樂的曉聲後，聽了我們那惡魔司美們的笑聲後，這是很使人痛苦的。

## 二六

在一所日本房子裏，每天傍晚必須要把那些木板關上，這種聲音是印在我記憶中最久的。這些音響，從我們鄰近的房子裏，穿過那些青綠的花園，一陣跟一陣地傳來，忽高忽低，忽遠忽近。

在我們下邊，梅子夫人的那些板子更是非常不靈活，牠們總要在那腐朽的木槽裏吱吱地做出非常難聽的響聲。

我們的幾塊也有點吵人，因為這所老房子充滿了回聲；並且，要完全關緊這間亭子似的屋子，至少也要用二十塊板子。

在我們屋裏，這件事多半是由菊子担任。這給她許多的困難，因為，她的小手是不慣於做事的，她一動就要把手指放到嘴裏去吮。

這以後就是她的晚裝。她用動人的姿勢脫下她的日間服，換上一件比較簡單的藍布衣。



服。這件衣服，除了衣尾之外，也是有同樣的袖子，有同樣的形式，並且腰間還有同樣的帶子束着。

那些高大的首飾，不用說，是一件也不動的；祇有針兒要取下來，放在她身邊的一個漆匣裏。

接着菊子便像一個古舊色女子似地，跪坐在一隻紅木的方便舖，——匣子裏有一個小的菸罐，一個滿盛炭層的小磁爐，還有一個做灰盒或痰盂用的小竹筒。——梅子夫人這時也正在樓下吸煙。在日本，每一吸煙匣都是同樣的，盛着同樣的東西，有着同樣的排列；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窮家或富家，牠永遠是放在地板上的。

「烟鍋」這兩個字對於這精緻的小管似乎太大又似乎太小，牠完全是匿的，在一個，在一個小的容納器裏，裝着一撮絲一樣細的金色的烟。

兩口，至多三口；不到幾分鐘一鍋就完了。於是，班，班，班，班，那隻小管便在煙匣的沿上尖銳地響幾下，把裏面的灰敲了出來；這個敲聲是日本生活的代表，在各處，在各家，在晝夜任何時刻都可聽到，又快又尖，如同猴子的抓搔一般。

『Anka nominase!』(『你也得吸一口啊!』)菊子說。

於是她裝滿了她那氣人的小煙鍋，用一個鞠躬，把那銀頭塞到我的嘴裏。禮貌關係使我不好意思拒絕；但牠的味道卻具除了苦得使人難忍外，別無好處。

這時，當我騎入那藍色的蚊帳裏之前，我總要先去敲開兩塊木板——一塊是對着那冷清的山道，一塊是對着花園，面臨平臺，——爲的是讓夜間的空氣向我們吹來；睡則這也許招來些晚到的螳螂，輕狂的蛾子。

我們這所小房子，迎着牠那又薄又老的凹壁，永遠是像一個大提琴似地在夜間顫動着。點小聲音就可以在牠裏面響大，變得特別吵人。

我們廊下掛着有兩架伊亞利人的箏，只要有點小風從草叢吹過，牠們就會發出一種金屬的聲音，好像流泉的聲音一樣；在外邊，無論到多麼的地方，蟬們總是繼續着牠們那洪大而久遠的合奏；在我們頂上，在黑暗的屋頂上，又可以聽見貓，鼠，和梟鳥的死戰那聲音彷彿是一羣巫女們在做米薩。

但是，等一會，在素微的晨光裏，當一陣陣的微風正從海上和灣面吹來時，菊子就要起來把這開的板子關上了。

在煙以裏，她至少要起來吸三次煙。起來時她總先要猶似地打一個呵欠，伸一個懶腰。她把那琥珀似的菸嘴和漂亮的小手向各處轉動一遍，然後才決然坐起，口裏帶着醒時的呻吟和小聲的囁語，又好看又動人；接着她便從櫃子裏鑽出來，裝滿了她那小的煙鍋，把那若得討厭的東西吸上幾口。

接着就是，班，班，班，班，在匣子上敲出煙灰。在夜間的悶聲中牠發出可怕的響聲，把梅子夫人從夢中驚醒。這真是倒楣，梅子夫人也忍不住要吸煙了；於是，在樓上的響聲完了之後，又有一陣，班，班，班，班，在樓下應答；一模一樣，簡直像一個回聲。

早晨的聲音更是快活：公雞的叫聲，窗板被木櫃裏的滑動聲，再不然就是賣果子的小販在破曉的空氣裏的喊聲。早晨們這時更是叫得特別高，好像歌頌陽光的會唱。

但是，在這些裏面，最主要的卻是梅子夫人的長而清脆的這聲音，像響亮地敲到我們耳中，和隱隱着的敲聲一樣單調，和泉水的法聲一樣平板。這長聲至少要經過三測度的工夫才聽完。聲音裏籠罩着很快的鼻音字眼；有時因為神靈不注意，她還要拍一下掌或是把那響亮而堅硬的樹樺做的木板擊一下。而且，這長聲還是一聲兩用的：聲音從不中止，而繼續着，這輪着，如同一隻老母羊在昏迷中哀鳴。

「春澤寺是二王聖書主說，二王營拜天照大神，即日本皇靈之主，係拜自依以下，代帝王之靈，即神本祖先之靈，以至始祖；拜氣與海之靈；拜一切祕密不潔場所之靈；拜本地一切諸墳之靈，其靈也。」

「吾拜於汝座之前兮」，梅子夫人唱了，「汝天照大御神，皇室之主。其勿不祐汝之信民，彼輩皆願爲國捐軀。使吾與汝同樣聖潔，除吾心中一切惡念。吾爲弱者，吾爲罪人：驅吾一切懦弱罪孽，如北風吹埃塵於海中；滌吾一切不義之心，如滌不潔於加茂之川。使吾爲舉世最富之婦人。吾深信汝之光榮，深信彼將爲我普照大地，永放光明。天照大御神乎，佑我全家常年康健，尤佑專誠拜汝之吾身……」

跟着便是帝主們，神靈們，和無窮的祖先們。

梅子夫人用她那顫抖的老婦的受驚，把這些完全唱出來，一點都不少，一直唱到喘不過氣爲止。

最奇怪的就是：末了簡直變得不像人聲；那聲音好像一串魔術的咒語從一個無盡的東西裏捲出，在空氣裏穿過。因了牠的魔力，因了牠的咒語，我的半醒的腦子裏不禁生出一個宗教的印象。

每天一醒來我就要聽見這日本道教的祈禱聲，牠從下面發出，顫動於夏朝的清涼的空氣中，——這時，我們的神燈正似明似暗地燃在含笑的釋迦前，剛出的太陽已從板縫裏送

進光線，好像一些金箭穿過我們的黑暗的屋子和蚊帳的藍色。

在這個會兒，我必須從地下爬起來，急急地從那被露水所濕的草蓆回到船上。

唉！在那以往的日子，在那遙遠而黑暗的斯丹堡，驚醒我於冬朝的卻是主禱者的呼喊啊。

菊子知道我們的結婚生活不過是暫時的，所以也沒有帶多少東西來。

她把她的衣服和綢帶都放在一個壁櫥裏（是北牆，因為在我們屋裏只有牠是不能折開的）。這些壁櫥的門都是白色的紙板；裏面的架子和隔頁都是精細的木工，牠們是構造得如此苛求，如此巧妙，以至使人疑心到裏面有祕密的抽屜和魔術的機關。我們只把些不值錢的東西放在裏面。好像恐怕牠們把東西搬走似的。

菊子保存玩物和信件的匣子是我最有興趣的一件東西；牠是英國貨，用錫做的，蓋子上畫那一個倫敦附近的製造的圖樣。自然，菊子喜愛這件舶來品如同寶貴的玩物一樣，這勝於她那些漆匣和鑲銀匣。牠裏面所盛的都是魔司美寫信時所需要的東西：中國黑毛筆，一些很薄的淺灰色的紙，裁成一條一條的，此外就是一些形狀可笑的信封預備在這些紙條摺過三十多摺之後，把牠們裝進去，封上都畫着風景，魚，蟹鳥，

在幾封給她的信上，我還可以辨出代表的她名字的那兩個字「Kikou Goh」(菊子夫人)當我問她時，她就帶着一副鄭重的神氣用日本語回答道：

「親愛的，這都是我的女友們的來信呢。」

啊。她們的面孔多麼可笑，菊子的那些朋友！在同一匣子裏，也裝着她們的像片；像片是和名片連在一起的，在背面還印着長崎時髦的上野照相館的名字。她們都是些應分畫在扇面的小女人，當照像師把她們的頭放在那墊枕上，對她們說「不要動」時，她們總要畫出一副莊嚴的神氣。

讀一讀她們的信——尤其是我的應可美的覆函——一定是會使我高興的。



今晚雨下得很大，夜色漆黑。十點鐘前後，當我們由一家常到的茶館裏回來時，我們——伊甫翁子——又走到了我們每天必到的那個街角，——我們照例要從這裏離開城市的聲影，那通到我們家裏的石級和斜路。

在上山之前，我們照例總得先從一個阿清夫人的女店裏買幾盞燈籠。我們已是她的老主顧了。我們所消耗的燈籠多得可驚。他們每個都是製得一樣的，有燈籠和繩子，牠們是疊疊地掛在鋪店盡頭的天花板上，看見我們一來，這位老婦便登在一隻桌子上把牠們取下。我們照例要選灰色紅色的；阿清夫人知道我們的好尚，便把綠的和藍的放在一邊。但是要摘下一盞來却是件很難的事，因為牠們木柄和牠們的繩子常要絞在一起。阿清夫人常用一個鋪張的姿勢，表示對耽誤我們的工夫失望：啊！如果這件事能隨她的意就好了！但是啊，無生物的頑強卻一點都不顧人類的尊嚴。有時她甚至用猴子似的丑態打算溜嚇

那些燈籠，有時甚至那些絞在一起的繩子——那故意欺誑我們的繩子——揮拳。

雖然她沒有當真這樣做，我們也可以領會出她的蓄意；我們也與這位老婦同樣地不耐，菊子已經半睡了，連連地，好像沒有完似地，打那小猫似的呵欠，而且用手遮一遮都不去做。她的面孔拉長了，大概是因想今晚還要在雨中爬上那整條的陡直的山路。

我也同樣這的感覺十分不高興。

天啊，我是爲什麼每天晚上必要跑上那個城廂呢，那裏又沒有什麼可以引人的地方。

雨加大了，我們怎麼辦呢？在外邊，車夫們很快地在街上跑過，口裏喊「留心！留心！」泥水濺着步行的路人，車旁，兩隻車燈放着各色閃燈光。摩司美和少年的女子們熙熙地走着，拿着雨傘，撐着衣，帶着泥水，但仍還是笑着，招呼着，木屐在石頭上走得非常地響，全街都充滿了拍拍脚響和漸漸的雨聲。

我們的運氣真好，這時我們的頭頂成圓一五正走了過來他看見我們的不幸，便停了腳步，答應替我們解免困難；他答應等他把所拉的那位英國人送到碼頭之後，就立刻回來幫助我們，用各種的方法救我們脫離這可憐的情形。

我們的燈籠這時已經搖下，燃上，而且付過錢了，對門還有一個鋪子，也是我們每晚要去的；那號是賣燒餅的阿時夫人的鋪子；我們每晚總要從她這裏買點燒餅，預備在路上吃。這位麵包師是非常活潑的少婦，永遠是非常和氣；立在她那疊疊的印花的燒餅後，她簡直像一個屏風上的畫兒。在我們等候着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在她的房簷下避一下雨；又爲了躲開簷滴起見，我們只好緊緊靠着她那紅白糖果的盒子——在盒子裏，糖果都是很巧妙地掛在柜枝上。

可憐的圓一五號，他是我們多麼的想人！這位高尚的妻舅果然回來了，笑着，跑着，雨水沿着他那好看的大腮流下；他給我們帶來兩把雨傘，再從一個中國竊商——也是我們一個遠親——帶來的伊甫是從不肯用這東西的，但今天卻因爲牠的這樣式很可笑，便和我們同樣的拿了一把；自然也是紙的，曾經用蠟和膠打過，成爲一種烏做了個圈兒。

菊子的小貓似的呵欠打得更多了，因爲要使人扶她，便裝出媚人的樣子，預備拉我的胳膊：

「我求你今晚拉伊甫君的胳膊去吧，麗可美；我敢說那是於我們三個都合適的。」

他們倆照辦了，於是短小的體懸在那大漢的身上，一同上山了。我在前面走，提着燈籠照着我們的路，同時又竭力用傘護住了燈焰。

路的兩旁可以聽見山上下來的泉水狂流。今晚我們的路似乎長又長，又艱，又滑；石級好像沒盡頭似的。花園，房子，一個比一個高地立着；我們所見的除了空曠的野地就是我們頭上閃動的樹木。

你簡直可以說長崎這時也和我們同時上升，——不過牠只是在遠處一團光輝中罷了。從那城裏發出一陣陣複雜的人聲，響亮，笑聲。

這場下雨並沒有把空氣洗淨了什麼。爲了濕熱的辰故，城廂上所有的房子都敞開了，我們可以看見裏面一切動作，燈盞在迴和祖先的神位前燒着，所有的日本人卻都安睡了。在同樣的藍紗帳下，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全家都睡在一處；他們或是睡着或是在托教子，或是在扇扇子。日本男子日本女人，日本小孩，無論老幼，每人都穿着那深藍的衣去，每人都用那小木塊墊着後頭。

還有幾家門窗完全敞着，裏面燈燭，從一個陰暗的花園裏時時有一陣陣的芭蕉。

響透入我的耳：一種節奏淒慘的舞蹈。

那個圍在竹籬裏的井就在眼前了。在這地方我們每天總要停一會，菊子喘喘氣。

伊甫求我拿着燈籠到前面去照一照，看看是不是這個地方，因為牠是我們中途的休息處。

我們終於，終於到家了，門是關着，一切都是寂靜而且黑暗。我們的窗板已由沙糖先生和梅子夫人慎謹的關上了，雨水在我們那老牆的木頭上流着。

在這種天氣，若讓伊甫再走下山道而沿着海岸去找一隻船板那簡直是不可說的事。不，他今晚不能回船了；我們要把他留在我們家裏。只要我們肯，他的房間便是現成的，所以縱然他很固執地反對，我們仍奮動手去做。讓我們先走進家裏去，脫下鞋，像被淋的小貓似地抖抖身子，上樓去吧。

在拜迎前邊，那盞小小的燈還是燃着；在房子中間，那個夜藍色的櫃子也正垂着。一進門，第一個印象就很好；我的住宅今晚非常漂亮，深夜和寂靜給與他一種神祕的神氣。這大概是因為在這種天氣回家可以使人快活吧。

來，讓我們趕快預備伊甫的房間吧。菊子似乎很恐慌，她請大朋友留在身邊爲樂，很喜興地操作着；再說，這件事也是容易事，我們只須把三四張紙板從槽裏拉出來，立刻就可以在我們所住的這個菊子似的房子裏做出一小間臥室。我原來還以爲這些紙板都是素白的呢。然而不是！在每一張上都有一對淺灰色的，帶着日本藝術的俗套的鸛鳥；一隻是抬着驕傲的頭，傲然舉起牠的細脛，另一隻則是剔着牠自己的羽毛。這些鸛鳥啊！一個人在日本住了一個月之後，是多麼討厭牠們啊！

伊甫現在已經在我們房裏躺下而睡熟了。

睡眠今晚似乎對他比對我來得快些；不知爲什麼，我總覺得他在未睡之先曾和菊子作了半天自語。

我本是把菊子當一個玩具似的丟在他的手裏，現在我却害怕她已經把他的心擾亂了。其實我倒並不在乎這位日本小姑娘。可是伊甫呢——這件事是他的錯誤，大減我對他的信心。

我們聽見雨點在屋頂上打着，蟬們都噤口不鳴了；濕土的氣息從花園和山上向我們送

來。今晚在這屋裏我覺得特別乏味；烟鍋的響聲比平常更惹我發怒，當菊子跪在烟匣旁邊，我忽然在她身上發現出一副下賤神氣，下賤到不可再下賤的程度。

我將恨我的慶司美，如果她敢引伊甫陷入這個大罅——這恨我永遠不能原諒的大罅。

三〇（八月二十一日）

Y和西可兩個人已在昨天離婚了。查理N和梧樾的察庭也鬧得很煩。他和那些賊眼猶笑，無人的，穿灰衣服的，叫做警察的小人們（在這些人的和藹的臉後，總藏着一副對我們歐洲人的私恨）起了糾葛，他們威脅着他們的舅王把他們趕走，因此他們不得不住在他們岳母家裏。那裏很苦；不久，查理N就覺得她妻子不忠實了。我們很難自欺：因為我們漸漸知道，加五能君介紹給我們的姑娘原來都是些以前已經有過男人一次或一次以上的少女；我們的疑心自然也是合理的。

乙和阿月的一對也是敷衍地過着，沒有一時不吵架。

只有我的家庭還保持一種莊嚴的空氣，雖然也是有點陰味。我也會想到過離婚，不過實在找不出理由來給菊子以這種編造的侮辱；還有一個最大的理由是我不能動手，就是，我剛剛和民事當局鬧過一次交涉。



在前天，沙先生發着慌，梅子夫人急得要昏，阿雪姑娘流着眼淚，一齊闖進了我的房裏。原來本地警察已經來找他們，說法律不准他們在租界以外租房子給一個和日本女人不法的警察法國人。因為他受罰，所以只好來找我，逼着書寫的道歉，用了恭敬的要求，

於是，第二天，我便同着請日本話比我好的朋友一同走到註冊局，存心要大鬧一場。

在這個有禮貌的民族語言裏，謾罵的話是完全沒有的；在發怒時，你頂多只能用下等社會所用的那幾種人的「你」字和別的不客氣的字眼。我把身子坐在煙桌前，對着那些滿臉的警察，發出以下的話來：

「你們這些比行販還可惡的小東西，如果要你們不到城廂裏來擾亂，應該給你們多少賄賂呢？」

情中的譏罵和靜默的驚訝，和低低的鞠躬，回答了我的話。

「雖然難，但是了他們回答了，我這樣的人是沒有人敢來擾的，他們希望。不過，爲

服從本國的法律起見，我應該來報告我的名字和我所娶的那個……

「哦！原來如此！但是我已在三星期以前來過呢，可惡的東西！」

於是我便拿過那民等註冊的簿子，很快地翻了一陣，便找到了我的簽名和菊子的畫押

「這不是嗎，混蛋們，看看！」

一個高級官長走進來了，一個穿黑衣服的小老頭——他已經在他的辦公室聽見了

我的太麻！

「什麼事？什麼事？為什麼爲難這兩位法國軍官？」

我頓聲氣把我的事向他說了一遍，他便滿口抱歉答應。於是那些小警察們都一齊向我

保證服伏地，幾乎要鑽到土裏去；我們冷冷地莊嚴地離開了他們，也不管他們的行禮。

沙維先生和梅子夫人現在可以安心了。再不會有人來擾他們了。

三一（八月二十三日）

勝利號的不熱離塢和我家的離城太遠，成了我兩三天來沒有到十善寺去看菊子的藉口。

船塢裏的生活真是無聊。天還沒有亮，一羣日本工人早已闖進來了，他們都用籃子和葫蘆帶着飯，像我們兵工廠裏的工人一樣，但是有一副貧弱而且卑鄙的外貌，有一副窺探而慌忙的樣子，使人想到老鼠。他們沈寂地贊到船的龍骨底下，贊進艙底，鑽到所有的窟窿，去縫，釘，修補。

被石頭和矮林所遮，這地方特別悶熱。

到了兩點鐘，在開朗的日光下，我們又有一種新的更好的闖入：甲蟲和蝴蝶的闖入。

蝴蝶們都像扇子上的一般新奇。有的是全黑的，牠們向我們這樣輕飄的飛來，好像只是兩個顫動的翅勝沒有身體似的。

驚訝的這面目不轉瞬地瞅着牠們，用他那孩子的口氣說：「啊，我剛才看見這樣大的一隻，大得使我害怕；我還以為是一隻蝙蝠來追我呢。」

一個能手提到一隻十分少見的一種，把牠小心地夾在他的信箋簿裏，如同一朵花。這時有一個端着木板燻肉到廚房去的水手走了過來，取笑地望着他說：

「你最好把牠給我。我要去煮牠！」

三二 (八月二十四日)

離開我的家和菊子，現在差不多有五天了。從昨天就起了猛烈的風雨。（大概是颶風的預兆，要不然就是一場颶風的本身。）我們只好三更半夜爬起「落下梳桿，收起帆杠」，作種種對於颶天氣的防備。蝴蝶也不再來了，在我們頭頂上，一切都是蕩盪與曲；在山前的陡坡上樹木，都打着寒戰，草兒都臥在地下，帶着苦痛的神氣；可怕的大風吹着，着他們發出沙沙的響聲；樹枝，竹葉，雨點似地打到我們身上。

在這長於小枝的園裏，這稱暴風雨實在有點可怪；似乎牠的力量太嫌誇張，牠的音樂太嫌洪亮。

到了晚上，大塊的黑雲很快地飛過，雨也短短地隨落隨止。於是我就預備到上面的山上，在濕潤的草叢中去散一回步：——那裏有小徑在山茶和竹叢間達到山頂。

路上，因為要等一陣大雨過去，我便避在半山裏埋在一片巨枝的老樹林中的一個古廟的大殿裏；在走到廟裏之前，你先得爬上幾層大理石的石級，穿過奇怪的、像機關式的右廊雕得一樣深的門樓。大殿裏也有樹木侵入；日光帶着淺綠色；大雨如注地落着，捲下一堆一堆落葉殘苔。形狀離奇的怪物坐在四角，作可怕的譏笑；他們的臉上充滿了無名的神祕，使我們不由地要在那慘涼的風聲裏，在那黑雲和樹枝陰影下感慄。

那些人建造這些古廟，使牠們遍於各處，甚至最荒涼的角隅也不遺漏的，我想一定不和現在的這些日本人相同。

一小時後，在那暴風雨未停的黃昏中，在同一山上我信步走到幾顆貌似橡樹的樹下，牠們也受了暴風雨的摧殘，在他們脚下，一團團的草顫動着，四方倒臥着在那裏，不知怎樣我第次經歷的林中暴風的印象忽然回到我的腦中——在林摩斯森林裏，在塞東吉省，大概是二十八年以前，我兒時的一個三月裏。

我平生第一次見到大風的地方現在剛正在世界的另一面。這回憶到現在已有多少年了。從那時起，我一生中最高華的一部分就算完了。

我對於我的兒時似乎提得太多了；我是愚僕地愛着牠。然而我卻覺得，只有那時候我才真地有過印象，有過感覺；那時所見所聞的每一件小事都似乎有很深奧的意義；一切都好像一個人所回憶的夢象，一個人所猛覺的過去的東西；在不然，便是一切都像一些未來的表現，一些夢想裏的將來的化形；此外就是對於各種奇事的希望，——世界和人生要爲我長大後保存的奇事。現在呢，雖然長大了，我在我的路上却找不到一樣東西合乎那些混沌的幻想不但如此，並且連四週的一切也漸漸狹窄，漸漸模糊起來；往日的回憶已漸漸蒙蔽，面前的眼界也漸漸移近，變得充滿了灰色的黑暗。不久我的永息的時刻就要來到，在我離開世界的時候，我恐怕仍舊不明白那些兒時的幻想爲什麼那樣神秘；我要遠抱着一種遺恨，因爲我不知道我所沒有找到的那個歸宿到底是什麼樣子，我所期求而沒有親近的，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樣子。

## 三三

很感性地，沙翁先生把他那枝精緻的畫筆沾在中國墨水裏，在一張好看的米紙上畫了一對可愛的鶴鳥，很漂亮地送給我作爲紀念。牠們現在在我船上的房裏；無論什麼時候一望見牠們，我就覺得我又看見沙翁先。怎樣用瀟灑而繁然的姿勢在畫牠們。

光說沙翁先生用以融墨的那個樣子，牠自身就是一件珍寶。是用玉琢成的，好像一個小湖，四沿雕成凹凸不<sub>レ</sub>均的石塊形。沿上有一隻小母蛙，也是玉的傾着身子，好像要跳進那個小湖去洗個澡，——湖裏有沙翁先生所注的幾滴黑色的液體。這母蛙還有四隻玉的小蛙，一隻蹲在她的頭上，三隻在她腳前遊戲。

沙翁先生一生會畫了不少的鶴鳥，對於這鳥，如果我可以這樣說，他實在可以一連畫好多對，不算一回事。很少日本人能把這種題材畫得這樣快：先是兩隻嘴，接着是四條腿，於是便是背脊，羽毛，一筆，一筆，一筆，——很漂亮地握着他那枝畫筆這樣的擱十幾



鸚鵡就算完事了，並且永遠很好看！

加五龍君會似乎很平常地告訴我，這種才能於沙糖先生，從前會有很大的用處。梅子夫人從前大概……我的上帝，這將怎麼說呢，現在誰看見這位這樣真誠，這樣莊重，眉毛修得這樣整齊的老夫人還能疑心……好，梅子夫人從前大概常有一些先生們來訪，……一些常常獨來獨往的先生們，……這使人想到……因此，當梅子夫人正陪着兩位客人時，如果又來一新客，為使他耐心等待起見，這位丈夫便把他領到套間裏，請他坐下，立刻給他畫幾隻姿態不同的鸚鵡。

……在長崎，那些某種年齡之間的男子之所以都存着兩三幅這樣的小畫，就是這個緣故。這要歸功於沙糖先生的精巧而獨創的才能。

## 三四（星期日，八月二十五日）

下午六點的時候，我正在值班，勝利號離開了牠那山中的獄牆，駛出船塢了。忙亂了一陣，我們便在我的老碼頭上，在十善寺山坡下，下了錨。天氣又歸平靜了，沒有一片雲彩；被大風掃淨的天空裏，呈着極端的透明，平常看不見的遠處的景物，現在清楚起來似乎這幾日來的狂飈已把所有的霧氣都刮得乾乾淨淨，只剩下那又寬又遠的天邊。山上的樹木的綠色，在這場大雨以後，也發出春天的光輝，變得非常鮮艷，像一幅洗過的油畫一樣，帶着濕潤的光彩。在別處繫了三四天的舢板和小船，這時也都放到水上來了；灣面上布滿了牠們的白帆，使人疑惑是一大行海鷗。

到了八點，將近傍晚，我們的忙亂才算完畢，我便同伊甫乘了一隻舢板上岸；這次還是他把我拉下來，勉強我回家的。

地上有一股濕草的氣息。一片可愛的月光照着山路。我們一直上了十善寺，找到菊子；想到把她丟了這麼久，我很覺自悔，雖然我沒有表露出來。

一抬頭，我便遠遠地看見我的小屋在那裏高高獨立，牠是門窗大開，燈光輝煌，還可以聽見琵琶聲。同時我又看見我那尊釋迦的金頭，兩盞明亮的神燈在兩邊懸着。接着，菊子也出現在廊前了，她憑欄遙望，好像特地等候我們似的。她帶着她那好的髮弓，長墜的袖子：姿態完全是日本女人。

當我走進時，她便走來和我接吻；雖然有點躊躇，態度卻還溫柔；同時，阿雪卻很熱烈地，緊緊地抱住我的頸子。

今天重見了這日本式的家，我感到一種特別的樂趣，因為，我幾乎把牠忘掉了，現在卻發現牠還是屬於我的。菊子又在我們的花瓶裏插上了新的好花，好像今天是什麼節令似的，她已很光滑地梳了頭，穿上她的最好的衣裳，點上了我們的燈。因為從欄杆前看見屏利號出來，她想我們一定會回來，於是，在把一切都預備好了之後，爲消磨時間起見，她便和阿雪練習了一會琵琶。她沒有問我，也沒有抱怨我。反而：

「我們很明白，」她說；「在前兩天那樣的天氣裏，坐着一隻舢板渡過這樣長的灣面是件幾乎不可能的事。」

她像一個高興的小孩一樣地笑了；真的；在今天晚上若說菊子不可愛，那就太難了。我宣言我們要趕快下山，到長崎去作一回長的散步；我們要帶着阿雪，帶着剛來我家的菊子的兩個弟兄，並帶着別的鄰人，如果他們也願意去；我們要買最有趣的玩具，吃各種點心，使我們玩個盡興。

「我們來得多麼好呀！」她們樂得跳起來說；「我們來得多麼巧呀！」原來今天晚上正是到羅龜寺進香的日子！全城的人都要去；我們那幾個結婚的同伴都已出發了，X，Y，Z，阿月，桔梗，水仙，和高好的朋友。而這兩個，可——菊子和可憐的阿雪，卻不得不傷心地留在家裏，一來因為我們沒有來，二來又因為梅子夫人飯後曾發了一陣昏狂的癡病。

「快點打扮吧，魔司美們。菊子已經完畢了。阿雪也忙着換她的衣服，一面拿了一件鼠灰色的袍子請我替她結着她那漂亮的腰帶的花結——那是用帶着黃絲子的黑緞做的，

面在她的頭上插上她那銀簪。我們點上那些帶着梗子的燈籠；梅子夫人替她女兒道謝，不絕地道謝，把我們送出來，四肢伏地跨在大門邊，——於是我們便在晴朗溫和的夜色中走下山去。

到了下面，全城果然非常熱鬧，像是一個節令似的。街上已是滿滿的；人們都在路上走着，——像一條歡笑的，無定的，遲緩的，不齊的長流，——但都向着同一方向湧去，而且向着同一目標。空氣裏張着一片洪大的同時又輕渺的雜噪，裏面包含着歡笑聲和相遇的低沈的招呼聲，此外除了燈籠還是燈籠，論到燈籠，我平生從沒見過有這麼多，這麼不同，這麼複雜，這麼特別。

我們也隨着走，像被這人之長流推着，包着似的。成羣也來往中有各種年齡的女人，漂亮地打扮着；魔司美們尤其多，有的頭上戴着花，有的像阿雪一樣，帶着銀簪；好看的小臉，小貓似的細眼，圓而白的雙頰在半開的朱唇上掛着。然而她們的妙處，這些小日本女子，卻在她們的微笑和孩氣。在男子方面，人人都戴一頂盆帽，再加上他們那圓粹的長袍，更完成了他們那可笑的醜像，沒有人比他們更像那些跳舞的猴子了。他們的手上都持

着樹枝，有時甚至是整棵的小樹，樹枝上掛着各色的燈籠，有鬼形的，有鳥形的。

我們愈向跳龜寺的方向走去，街上便愈嘈雜，愈擁擠，沿着兩列的房子，有無窮的小攤子支着，擺着各色的糖果，玩具，花枝，花球，和面具，面具尤其多，整盒子的，盤車子的；最普通的一種是帶着生動而狡猾的大嘴，露着死人似的猶笑，直長的耳朵，尖銳的狐牙，是代表米神的。此外還有代表別種鬼神的，都是生動，猶笑，歪鼻斜眼，帶着人髮做的髮鬚。所有的人，甚至小孩，都要買這種可怕的東西，把牠們戴在他們的臉上。各種樂器都有賣的；也有那響聲很怪的玻璃喇叭，——不過今晚的卻特別長一點，至少有兩米達，——牠們所發的聲音簡直什麼都不像，聽見了使人以為是那火雞的專要使人恐懼的叫聲。

在這些人民的宗教娛樂裏，以我們歐洲人而要參透其其中的神祕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說出他們的玩笑和神祕的恐懼的界限研竟在什麼地方。這些衣服。這些象徵，這些面具，以及其他生根於日本人腦袋的傳統和舊習，其來源我們都不得而知；即使我們最古的對於日本的記載裏，對於這個的解釋也不過是空空泛泛的兩句話，——「因為我們和這些人們絕對沒有相同點。」——因此我們只得莫明其妙地看着他們快樂，歡笑，——他們和我們快

菊子跟着伊甫，阿寧跟着我，還有我們的兩個妻舅楊梅和繡球，我們一面遊覽着一面隨着別人前進，大家拉着手兒，恐怕一會兒失散。

沿着到寺裏去的街上，所有的富庶的居民都在他們的門前綴飾了許多花瓶和花球。這園的特式的建築，棚子似的外形，開敞的前廊，是特別適於陳列貴重物件的；所有的房子都是完全敞開，裏面可以看見一幅壁衣，遮住房子的內部；在這些壁衣——大多數是白色的——之前，從來往行人的地方稍後一點，所有陳列的東西都在輝煌的燈光下適當地擺着，花球上幾乎沒有一朵花，只是一些綠的枝葉；有的固然是無價的奇品則是從平常的植物上採下的，不過都陳列得很有—種新特的氣象；平常的蒿苳菜和白菜莖巧妙地插在工緻的瓶子裏。所有的花瓶都是銅的，但形狀卻千變萬化；有的很錯綜複雜；又有的，大多數的對號素簡單，——但這種簡單卻是這樣考究，以至，在我們眼中，牠們簡直超出我們所知的各種藝術，把我們所有形式的觀念推翻。

當我們轉過一個街角時，我們竟很巧地遇見了那四位結過婚的勝利號上的同伴和水仙和榕梗和阿月！慶司美們都互相行禮，互相招呼；接着使用背誦的客套表示彼此相見的快活；於是，我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隊伍，被那有加無減的人衆推着，又向羅龜寺的方向繼續走去。

路慢慢地上升了（因為寺院向來是建在高處的；）我們向高處走了一程，便看見在那充滿燈籠和衣飾的輝煌的世界外，又加上了一種遙遠的，夜藍色，朦朧的景致：全長崎，他的羣塔，他的衆山，他的充滿月光的水面，也彷彿隨着我們騰入空中，牠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帶着牠那罩在薄陽下的四野，帶着牠那輝目的紅光和各色的汽船，簡直可以說在跳躍。

無疑地，我們快要到了，因為我們已經看見了一些大塊的神碑，石級，走廊，怪物像了。我們現在，被這虔誠的人衆所捲，不得不再爬上幾級。



我們走到寺裏了。

這是我們今晚的故事中最後面最驚人的一幅圖畫，——這幅圖畫又輝煌又深遠，四周有襯着月光的縹緲的背景，在月光之下，巨大的克利多瑪利亞樹巍然地伸着牠們的黑枝，如一個大圓屋頂。

在一個寺裏所設的小茶館的四周都是花的輕棚下，我們和我們的魔司美坐下了。我們是在石級盡頭的陽臺上，在石級那邊，人衆仍舊潮水似地湧着；我們的頂上是一個走廊，帶着泰山似的氣派矗立在黑夜之中；我們更立在一個怪物像的腳下，牠正用牠那大的石眼和殘忍的貓笑睜着我們。

在我們面前的這幅不可信的圖畫中，這條走廊和這尊怪物算是兩個最大的觸目的東西；牠們在四周的朦朧而淺灰的藍空中高高地巍然地立着；在牠們後邊，長崎正展着牠的鳥瞰觀，帶着成千的各色火光，隱約於透明的黑暗之中；同時下面的衆山也在這星光的天邊描上牠們那不齊的窗頂，於是變成了藍上加藍，透明上又加透明。我們還可以看見海灣的一角，也是非常高，非常模糊，非常慘白，如同一個隱在霧裏的湖，湖水又映着一片月

光，像一片銀紙一樣光亮。

在我們四周，那玻璃的長喇仍舊不住響抽着。

像一些鬼影一樣，一羣一羣的多禮而輕浮的人物來回地經過；也有成夥的小眼魔司美，她們一個個臉上都毫無意義的鮮豔的微笑著，假髮都在她們的光亮的銀花間閃爍着；也有醜陋的男子，在長大的樹枝上掛着烏，神，蟲形的燈籠。

在我們後面，那寺門大開着，裏面非常輝煌；一些和尚們正在大殿裏不動地坐着念經，大殿裏佈滿各種的神器，怪象，以及象徵物。所有的人——帶着他們那笑和祈禱所合成的，單調的噪聲——都擠到他們的周圍，慷慨地拿出他們的施捨；帶着一種不斷的響聲，金錢，一把把地從上滾到爲和尚所設的蓆子上，白色的蓆已不曉得見，上面滿鋪着各種的錢幣，彷彿發了一次銅銀的洪水似的。

然而，我們，在這樣一個熱鬧的廟會中，我們卻感到異常的無聊，我們只是，我們只是，看我們跟着別人笑；我們雖然有時也用半通的日本話模模糊糊毫無意義地跟着說兩句，在事實上說，我們卻像，不知怎麼的，完全不懂似的，棚子下非常熱，雖然今晚也不是



木人，戴着可怕的張着嘴的面具，從他上面露出來；牠們在臺上說話，做姿勢，末後又像破布似地落下去；不久，忽然之間，牠又彈然而起，衣服也換了，面具也換了，照樣在臺上表演一番。有時竟有三個，甚至四個，一齊出場；這就是那平臥的人的兩足和兩手的起落，牠的每隻手上穿着一件袍子，頂着一副假髮，戴着一個面具。有時，這些假人還要大打其仗刀劍齊出。

最使人生懼的就是那表演一個老婦的假人；每當牠那怪頭和猶笑的形狀出現，臺上的燈必要作一度陰暗，臺後也要發出一陣淒慘的笛聲，夾着碎骨似的木板聲。這個東西在這幕戲裏無疑地是一個壞角，——一個可怕的吃人鬼，又害人，又貪食。在她身上，最可怕的是她的影子，那影子射在那白幕上，非常清晰；牠，不知怎地，雖然隨着她，形狀卻是一隻狼。在某種時候，當一碗飯遞給那老婦時，她便把身子一轉，露出她那大鼻子的外形。這時在白幕上便立刻現出一隻伸着頸子的狼，帶着牠那兩隻豎耳，牠那鼻嘴，牠那長齒，以及牠那伸出的舌頭。臺後的音樂先是小聲地纏綿着，悲泣着，戰慄着，接着，忽然之間牠便發出出喪的哀號，好像梟鳥的音樂會；那老婦仍舊在吃着，牠的狼影也在吃着——狼

快地動着他的兩顎，嚙着另一個可以看得清的影子，一隻小鼠的腦髓。

我們接着又去看日本火蛇，——一種世界所不知，連日本都少有的動物，完全一塊冷肉，又遲笨又麻木，好像是一種遺忘在這羣島裏的什麼洪水時代前的東西。

此外還有那使我們的魔司美們非常恐懼的馴象，那不倒翁，那動物園……

我們回到十善寺，已經半夜一點了。

我們先叫伊甫在那睡過一夜的小紙房子裏睡下。然後，把床鋪收拾停當，吃完煙，把煙鍋班，班，班，班地在煙匣沿上敲過，我們也睡下了。

忽然，伊甫開始在他那小房子裏不安靜起來了，兩腳時時地踢在紙牆上，發出可怕的響聲。

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我，我想他是夢着那狼影的老婦，然而菊子卻用胳膊枕起她的頭來傾聽，臉上現出驚訝的表情。

忽然，一線光明，她竟發現那擾亂伊甫的原因了；

「呀！」（蚊子）她說。

爲使我知道她的意思起見，她很用力地把她尖尖的指甲在我的胳膊上一刺，同時又用無活潑的姿態做出一個被刺者的歪嘴。

「啊，這太沒意思了，菊子！我認識『這個字』，並且我也很明白你的意思，我告訴你」。

她的惡作劇是做得這樣快，這樣滑稽，她的小嘴是撕得這樣好看，簡直使我養不起氣——雖然我的胳膊上明天一定要有塊膏痕，那是一定的。

「來，讓我們去救救伊甫吧；我們不能讓他繼續這樣敲敲打打。讓我們拿一盞燈籠去照照，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果然是蚊子。牠們在他的四周成了一片濃雲；彷彿全宅全花園的蚊子都集在一處，飛翔着，嗡嗡着。菊子立刻憤然地用她的燈籠上的火焰燒死幾個，然後又指着那些把白壁弄遮滿的別的說：「嚇！」

他，因爲白天玩得太累了，這時仍舊沒有醒；不過他睡得很不安，這是可想而知的。

菊子推了推他，叫他起來到我們蚊帳裏去睡。

他推辭了幾句，便默然爬起來，像一個半醒的身材高大的孩子，跟着我們出來。我呢，我對於這三人同睡的提議也沒話可說；因為我們所睡的蓆筒直不能叫做床，並且我們也都是照着日本風俗，穿着衣服睡。再說，在火車上，那些最高貴的太太們不也是毫無顧忌地這樣在不相識的紳士身旁躺着嗎？

於是我便拿起菊子那個木枕，放在床的中心，在我和伊甫的枕頭之間。

這時，一句話也不說，像改正我的偶然的失禮似的，菊子莊嚴地把她那木枕拿開，換上我那蛇皮的小鼓，使我睡在中間。實在，這是比較好一點，啊，這的確不錯；菊子實在是一個很懂事的人。

第二天早晨回船時，在清晨的日光下，我們走下登船臺向小徑；棧門在路邊遇見了一羣七八歲的，非常有趣的，上學去的小魔司美。

不用說，蟬仍舊還在我們四周發着牠那洪亮的鳴聲。山上氣味很好。空氣，日光，以及這些長袍美髻的小姑娘，一切都是新鮮的，腳下的花草都發着新鮮的香氣，人一踏過

就要濺出一片露水。啊，原來鄉間的清晨和一天生活的開始，在日本也和旁處一樣啊！

況且，這些日本小孩子的美麗可愛也是不能不算在裏面的；有一兩個簡直非常動人。

但是她們的美麗怎麼會消滅得那樣快，而都換上了那些老人似的嘴，醜陋的笑容，猴子似的臉呢？



三五

我在世界上飄泊了這麼些年，我岳母毛莫夫人的花園，要算我所見的最幽鬱的地方了。

啊，在那光線模糊的廊下，吃着那小罐子裝的辣醬，談着閒散而碎的事情，我們過了多少遲緩的，頹倦的，抑鬱的時光啊！夾在城的中心，圍在高牆裏面，這座花園有五米達見方，布滿了小湖，小山，小巖；全園見不到一點日光，一切都露着荒涼的氣象，蓋着一層綠色的苔。

雖然如此，在這個狹型的曠野裏卻可以使人覺到自然的味道。巖石都擺得非常合適。矮小的柑香木，還不及白菜高，在山谷上伸着牠們的多節的枝子，好像一些年邁力衰的老人；那種大樹似的氣派簡直使人難懂，牠們使全園的景致都變得像真的一樣。當你從室內的階遠遠地望見這半明半暗的小園時，你真說不清這是一個人造的風景還是你自己的幻象。

還是目力失常時所見的一幅真的野景，還是一個望遠鏡倒置時所見的野景。

在一個見慣了日本生活的人看來，我岳母的房間要算很講究的，這就是說，完全是空的；兩三個紙屏，一把茶壺，一個插滿蓮花的瓶子，此外就沒有什麼了。木器都是既不油又不漆的，然而卻雕得又精又細又特別，因為常常用肥皂水刷洗，那松木的白色永遠保存着。柱子和木條的樣式也是千變萬化：有的切成幾何形；有的則曲扭着，彷彿一些熱帶藤蔓着老樹幹。在那毫無痕迹的白紙壁後，各處都藏着小暗室，小壁龕，小櫃子，又巧妙又難測。

每當我想到所謂日本式的客廳時，——充滿了破銅碎鐵的陳設品，掛着繪着金線的外國緞子，如同我們在漂亮的巴黎女人身上所見的緞子，——就不禁要笑。我真想勸這些人來看我們這裏講究人的家裏；然後再去瞧瞧他們那 Yého 宮殿的素白的客房。在法國，我們要藝術品是爲的享受；在這裏他們卻把牠們藏起來，把牠們小心地鎖在神祕的地室裏，而且還要用一種叫 Godoun 的鐵條封住。只有在特別的時候，或者爲了宴請尊貴的客人，他們才把這個千封萬鎖的地方打開。日本人所懂得的華飾只是純粹而過分的潔淨；白

簪子和白木器；外表極端簡單，連最小的地方都非常精緻。

我的岳母似乎是一個非常好的婦人。如果不是因為她那花園會使我起不可遏的憎惡，我一定要去看她的。她完全和水仙，桔梗，或阿雪的母親不同，她比她們好得多；我可以看出她從前是個十分好看，十分漂亮的女人，她的已往的生活使我疑惑，然而我卻因為輩分的關係，不能對她往深追究。

有人說她從前是 Yedo 地方一位有名的妓，後來因為一時不慎做了母親，遂失了衆寵。這很可以解釋菊子在琵琶上的才能；大概菊子的指法和姿勢全是她親自教會的。

自從生了菊子（她的最大的孩子，也是她失寵的原因）之後，我的岳母——她的天性雖然出衆，卻好放縱——又一連蹈了七次同樣的錯誤，因此我還有兩個小姨妹：阿馨姑娘（一）和阿姑娘，（二）五個小舅：楊梅，鴿子，牽牛，金子，和竹子。

小竹子四歲了；是個黃色的小孩，圓滾滾的，眼睛很亮；又能說又活潑，不是笑就是睡。在我這日本式的家庭裏，我最愛的只有竹子。

- (一) 日文爲 *Yoko's San* (與梅子夫人之女兒名)
- (二) 日文爲 *Touki-San* (與... 的日本妻同名)

三六 (星期二，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我們——伊甫，菊子，阿雪和我，——被四個快腿的車夫拉着，走進那又黢黑又黑暗的街道，全都東奔西跑地到那些舊貨鋪裏找古東西。

到了日落的時候，菊子——她從早晨起就使我不快，而且她自己似乎也似乎知道——便拉起了一副長面孔，說她有了病，要求今晚到她母親毛賈夫人那裏去睡。

我很心願地答應了；讓她走吧，這惹人厭的小魔司美！阿雪也將要回去送信給她的父母，叫他們把我們的窗板關上；至於我們，伊甫和我，我們已決定在街上隨便逛一晚，不用魔司美們跟着逛過了就一直回到我們的「勝利號」，不用爬上那座難上的小山了。

我們第一先打算到一個時髦點的茶館裏吃一頓飯，不行，一點地方都沒有了；在所有的紙屋裏，在所有的用滑板和吊板做成的小間裏，在花園裏所有的牆角裏，都是滿滿的一

些日本男女在那裏吃着不可信的東西；有無數的招待青年在那裏和他們的女伴坐在一塊，舞妓的歌聲和音樂時時從雅坐裏傳來。

原來今天是龍龜寺廟會的第二日，也可以說是最後一天——他的開頭我們前天已經看過了，——所以全長崎墮入極端的歡樂裏。

我們走到隱蝶館，因為那裏雖然也滿了人，我們卻是老主顧，他們已很巧地在那個小湖——那個養金魚的池子——上放了一塊木板，於是在這木板上，聽着腳下泉水的潑潑之聲，我們吃了飯。

飯後，擠着那些誠的民衆，我們又上寺裏去。

寺裏，同樣的怪物，同樣的面具，同樣的音樂，我們也是像前一天一樣，坐在一個小棚子下，吃那花香的冰水，但今天卻因為缺少了我的魔司美，缺少了那使我們和這會上的民衆可以連合的小臉，遂使我們覺得在這奇怪的混亂中更爲孤獨，更爲迷離，在我們的下面，仍舊是那藍色的背景；長崎浸在月光裏，旁邊掛着一片銀色的平水，彷彿是一幅半空空的幻景，我們的背後是那開敞的大殿，和僧們拿着梵鈴和木板，——從我們所坐的地方看

去，簡直像一隻小狗，有時或行地踉蹌着，好像木乃伊，有時則在那金色輝煌的菩薩前來回散步，我們今晚既沒有笑，也沒有說話，這種景象似乎比前天還感人；我只是看着，打算了解她，忽然，伊甫轉過身來說：

「弟兄！你的魔術美！」

果然是菊子而且正在伊甫的背後；她差不多是四肢附着地，藏在我們帳棚所蓋的一隻半虎半狗的大石墩的兩足裏。

「做一隻小貓似地，她用手指甲抓我的褲子」，伊甫說，仍舊有點驚異：「真像一隻小貓」！

她這時還是跪在那裏，做出最謙恭的行禮；她慚愧地微笑着，生恐我們惡待她，同時，她的頂上露出我的小妻舅竹子的小臉，也是笑着，她正背着這位小魔司可（一）讓他騎在她的背上；他的神氣仍舊是那樣混混，沌沌剃光了的小頭，長袍子，大綉帶，他們倆都目不轉睛地瞅着我們，似乎等着要看我們怎樣取笑他們。

我的上帝，我那有什麼意思要冷待她呢；不但不如此，這種相遇在我反很有趣，我很

喜歡菊子這樣做；我很喜歡她能把竹子帶來拜廟，雖然把他背在背上有點失她的身分，因為那是窮日本婦人帶小孩的樣子。

來，讓她坐在伊甫和我的中間；讓他們給她拿一份她所愛的冰豆漿，我們將要把這快樂的小魔司可放在膝上，盡量地塞給他所要的糖果。

一晚過去了，當我們要走下去的時候，菊子又把她的小竹子放在肩上，身子曲着，拖着她的草屨，走下那大理石級和街石，是的，這種樣子的確很卑下，不過卻卑下得很好；我覺得菊子對竹子這種熱愛又天真又有趣。

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日本人的特長：對小孩有熱愛，有才識哄他們，他們發笑，給他們想出有趣的玩具，將他們的一生之清晨充滿了歡樂；也有一種特別的才能來裝飾他們，為他們理髮，使他們的全身都顯得非常可愛，在這園裏我所愛的只有這件事：小孩子和大人對於小孩子的了解。



在路上我們又遇見了勝利號上的那幾位結過婚的朋友，他們看見我帶着這個小魔司可，非常驚訝，談諧地叫：

「怎樣！已經有了孩子嗎？」

走到城裏，到了菊子的母親所住的街角上，我便預備向菊子說再見，她猶疑地微笑了一下，說她已經好了，要求同我們回到山上的家裏去，這並不依照我們原來的計劃，我承認，然而，要是拒絕她，那就有點太難爲情，就是這樣吧！但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小魔司可送回他的媽媽，然後還要到阿清夫人那裏買兩盞新燈籠，才能開始我們那疲倦的歸程。

然而，這時又有一個難關發生了：可笑的小竹子堅持要跟我们回家！不行，無論怎樣說他都不肯，這真是毫無理由，絕對不可能的事！

然而，這位魔司可，在這大晴日裏，又不好讓他哭，因此我們只得先走到毛真夫人那裏通知一聲，叫她不要掛念，接着，因爲在十善寺脚下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我和伊甫便輪班用肩膀負着他在那夜色中帶回家。

本來今晚不意走這條路的，這時卻又分明一手牽着一位魔司美，肩上也負着一位魔司可了，這是多麼有趣的命運！

到了家，果如所料，門窗都已關上而且鎖上了；因為沒有人等我們，我們必須敲門，於是菊子便用起全身的力量來叫：

『Ho Ouma—Sun—an……an……』！（喂——梅——子——夫——人）！

我真不知道這那人曉不曉會有這樣叫的聲音；她却又尖又長的叫聲在午夜的黑暗中回應出的門子是這樣異常，這種野性，這樣出人意外，使我不——她有一種荒遠無邊的印象。

梅子夫人於此把門開了；她似乎還睡半醒，臉上滿是驚訝之色；頭上戴着一頂棉布帽，黃色兩條兒上夾幾隻白色的鷓鴣鳥，手裏很漂亮地拿着她那有花的燈籠的長桿，她用力一個一個地打發我們的臉，預備看清是不是我們；然而她卻認不出我所帶的小魔司可美，這可憐的老婦人。

起先我只愛聽菊子的琵琶；現在却開始喜歡她的歌唱了。

她唱得無不傳神，又不像那些歌曲家的低聲的假聲；反之，她的聲音却永遠高銳，柔和，細薄，而且平淡。

她常常把一些優美而悠然的曲子教給阿雪，也有她自己編的，也有她記起來的。這時她們最使我驚訝，因為她們能一方面用琵琶各自尋找新調，聲音不對耳時又從頭再來，一方面對於那刺耳的，幽鬱的聲音還能安然處之。

平常，當她們弄音樂時，我總是在寫字，這時城廂的全景都展在我的面前，我寫字時總是坐在地板上的一張藤子上，憑着一隻鑲着一些浮凸的小燕窩日式的小几；我的墨水是中國造的，我的墨水壺，像我的房主人的一樣，也是玉做的，在邊沿上雕着母蛙，和小蛙而且我也是寫着日記，——總之，簡直和樓下的沙糖學生一樣！有時我覺得我完全

像他，這真是令人作嘔的事。

我的日記裏所有的盡是些可笑的小事，盡是些色，形，味，聲的瑣碎的記錄。

其實呢，現在在我這單調的四周確實已有個小說似的事實在醞釀着；在這魔司美與草蟲的世界裏確實有個衝突要發生；菊子愛上了伊甫；伊甫愛上了菊子；阿雪愛上了我；我一無所愛，如果我們現在是在別的國裏，這真可以演出一幕兄弟相殺的悲劇；但我們現在是在日本，在這把一切都變得可笑的狹小而矮短的環境中，一切也就無事了。

在這長崎城裏，每天照常要有一個最可笑的時間，那就是傍晚五六點鐘的時候，在這時間，所有的人都裸着身子，無論小孩，青年，老年人，老婦人，每人都坐在一個澡盆裏洗他們的澡，他們洗澡並不拘什麼地方，也不要一點遮蔽，有時在花園裏，有時在院子裏，有時在店鋪裏，有時爲了和對街的鄰人談話方便起見，甚至在門口，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也照常的接待客人；客來了，他們便毫不躊躇地跨出他們的澡盆，手裏拿着一塊毛巾（多半是藍的），一面給來賓讓坐，一面還對他說客套話。

雖然如此，這樣子對於年輕的麗司美和年老的老婦人卻毫無好處，因爲，一個日本女人，一去了她那長袍和她那大花的腰帶，剩下的只是一個又小又黃的動物，彎曲的腰兒，平板不成形的乳房；她那種人造的微微的迷人處，這時便隨着她的衣服剝盡得一點也沒有了。

此外還有一個時間又有趣又悽人，那就是傍晚，當黃昏降臨，天空像一個黃色的薄罩，天幕漸漸清楚而陰暗的外形和藍藍而纏綿的雲絲與高塔夾雜於天邊的時候，在這時，浮面淺灰色的大街小巷裏做團的房子裏，所有的神燈都開始在祖宗或神靈的前面燃了起來，閃閃的，在外邊呢，所有經過狀的突出的屋頂，都插在金色的天幕上，好像黑色的輪廓，一團團的，快樂而歡笑的日本就要蒙上一層奇異的，怪誕的，古老的，原始的，不可言狀的墨影，帶出悲哀之氣，在這時，城中僅留的歡樂只是小孩子的歡樂，年幼的童兒可愛和喜悅可到從學校或店舖裏出來，散在黑影憧憧的街上，同一片波浪一樣，真覺得非常可笑的紅綠的衣服，美麗的腰帶結，花插在頭上的金銀的頭簪，佳衣在那木建築的墨色的背景中，非常鮮明。

他們娛樂他們自己，他們互相逢著，他們請大種子復羅羅過翠鳳中藏著以補且，那些小魔司美們，總只十歲，或不到五歲，頭上也戴那高高而的首飾和很大髮弓，和成年的婦人一樣。啊！這些荒謬的假娃娃們，在這黃昏時候，來往在街道上，穿著他們的長袍子，吹着他們的玻璃喇叭，跑來跑去放他們的小風箏他們是多麼可愛啊！這豈日本的小孩子一生

眼裏面笑，以後更退縮年俱長，無因愁是他們一次世難存奇佳前製業，活春何處真與時  
 賦；他們的玩物都是滑着鬼怪色器，那別顯的小孩看見一羣黑管抽動，裏面他們面風暴都  
 有可憐的眼睛和鬼魂的形象。

每天晚上，在那些黑暗的小道上，這無窮的，孩氣的，卻有過於靈異的歡樂，就重  
 新發出。這時，那些被風吹着，浮游於空中的不可思議的東西簡直叫你沒法捉摸。

## 三九

菊子總愛穿深色的衣服——這在此地是貴族的表示。雖然她們的朋友阿雪姑娘和河月夫人都喜歡穿起鮮亮的花布，在髮髻上戴上光輝的首飾，她身上卻總穿着深藍或深灰的袍子，腰上總束着繡着花樣的大黑腰帶，頭上除了一個琥珀色的玳瑁簪子外毫無首飾。可惜她並不是貴族的血統，否則她的背心就可以繡上一個白色的圓圈了。那圓圈好像是郵局戳記，圈裏還繡着一些什麼花——多半是一片樹葉：這就算是她們的制服。真的，除了這點小文章，她簡直完全像個上等的太太。

（在拜本顏色鮮亮的衣服，帶着雲子花，繡着金銀的怪物，乃是預備給闊太太們在家裏作禮服穿的；否則就有臺上的舞女或妓女穿了。）

像別的日本女人一樣，菊子的大袖裏總有一些口袋藏着，總有一大堆東西帶着。她在那裏裝着她的信件，寫在米紙上的小條子，以及和尚們替她抽出的籤語；而最多的是一些



方塊的硬紙，以備一些奇淫的用途，——揩揩茶碗，拿拿花莖，或於必要時壓擰她那玲瓏的鼻子。擰完之後她立刻把他擰起來，圓成一個小球，很厭惡似地把牠擲出窗外。

在日本甚至最考究的人，他們擰鼻子時也是這樣。

四〇 九月二日

我們近來很僥倖地交了幾個又希奇又難得的朋友：那就是隱龜寺——這寺裏的學會我倆也在前幾天參與過了——裏面的幾個主要的和尚。

這地方最近現出非常荒寂，與有廟會時那些晚上納雜音和喧噪成個大大相反照；就是那些在夜間生氣彌滿的寺內的一切，到現在在日光之下，也變得驚人地死一樣地頹廢了。那被時潮消蝕的大理石級上面，一個人也沒有；那宏壯的走廊下也沒有人影，顏色和階金都已被塵土蓋住。要走到寺裏，你必須先經過一架在山坡上的冷清的臺子，經過一些殿廟的門樓，爬上那無盡的石級，從城甫和獻贖的人聲中走到那望着蒼鬱荒墳的聖地。在所有的石道上和所有的碑牆上，都生着苔蘚和石耳；古老的淺灰色在一切東西上，好像一層爐灰。

靠着門處，在一個旁壁裏供那一個坐在蓮花上的釋迦，——是貼金的，足有四十五

太子殿裏，坐在一個很大的銅座上。

我們終於望見那立在兩個巨人間的末一層門了。這層門壁殿的護衛者是兩個城衛兵，一個站在右首，每人都像野獸似地，裝束在一個鐵籠裏。他們都帶着憤怒的姿勢，舉起兩拳，像要打人，形狀又是可怕又難看。他們的身上滿綴人們從鐵條門壁進來的紙團，他們黏在他們的褲大回肢上，看來好像大麻瘋的白斑。原來這些都是高僧們真在銅條上的符咒，是善男信女們爲要制服他們而懸的。走過兩個驚人的怪物，我們便走過最裏層的院子。我們朋友的居室就在右首，對面是廟裏的大殿。

在這磚鋪的院裏有幾個火把臺，高如小塔。此外還有幾個漆了幾百年的過面漆其色鮮綠，無數的細枝很平均的彎曲着，好像一些空靈的燭架。大殿是完全敞着，又陰涼又神祕，只能見遠角上的幾點點在黑暗中的貼金。在深處，坐着一些神像，從外面看來，隱約還可以看見他們含着寧靜的神氣；前面是神壇，供桌上擺滿金屬的大瓶，裏面盛出一盤盤的豔麗的金銀的蓮花。一進大門，和尚整天在神前所燒的香棍的那種香氣就向你撲面而來。

要達到我們的和尚朋友的居室，——牠的方向是一進門向右走，——那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在他們的門口，用鐵鏈掛着，有一個怪物，像是魚類，但又有角和爪；有一點小風他就會響起來。從這下面走過，我們才進了高大雄麗的第一層旁殿；裏面燈光滲淡，牆角間露出一些貼金的神像，以及拜神用的一些別的不可捉摸的東西。

這時便有一些玲瓏的小動物，大概不是歌童就是他們的徒弟，帶着一副疑惑的歡迎的模樣來問我們有什麼事。

「啊！阿松君！何友君！」當他們明白了我們要見誰時，他們很驚訝地重複說。「啊！不行，不可能，他們現在正在休息呢，這就是說，他們正在靜坐呢。Orinas！Orinas！」對不起！對不起！」他們說，一面又合上掌把腰屈了兩下，爲的叫我們明白。（他們正在祈禱呢！最緊要的祈禱！）

「我們整執要現。把話說得更重一點；甚至又將我們自己的鞋脫下，表示我們不聽他們

的拒絕。

末了，阿松君和何方君終於從他們的禪房的岑寂的深處出來了。他們穿着黑色的僧袍，頭上剃得精光，微笑着。襯着襯護的臉，滿臉道着款。他們向我們伸手相讓，於是我們便也像他們似地把腳脫光，隨着他們走進他們那神祕的居室的內部，中間經過許多沒有人的屋子，地下都鋪着那其白無匹的蓆子。禪室之間只隔着一個竹籬，非常精緻，用流蘇和紅絲線繫着。

各屋裏向板壁都是同樣的木料做的，淡黃的顏色，接得非常精緻，沒有一點裝飾，沒有一點雕刻；一切都呈一種斬新未用的樣子，好像還沒有經人手觸過似的。在這種講究的蕭條中，地上只疏疏地有幾隻貴重的小凳子鑲得非常華麗，上面擺着一個古銅神像或一盞花，牆上掛着幾幅名畫，就是淡淡地塗着兩筆中國墨的長條的灰紙紙裁得很齊，但連一個畫架都不鑲；此外就沒有別的了：沒有一個坐位，沒有一個墊子，更沒有一點傢具。其講究的簡單，其蕭條之美，其淨潔無疵，簡直到了極端。隨着和尚們走過這一串冷清的屋子，我們就感覺到他們和法國式的屋子裏的七零八碎是怎樣地相反，因之忽然對於我們家裏

那幾種亂和雜擦起了一種厭惡之感。

我們這些笨足者的路程的盡頭終止在一個內室的廊子底下，我們大家都在牠那學暴的涼爽的空氣裏落了坐；牠向着一片小小的人工景致，景致之小簡直像是一個井裏裏似地，牠是一玲瓏的花園，比一個因人的陷穽大不了多少，四周都環繞着天的山壁圍着，只有一線微淡的小光灑下。雖然如此，這裏的一切卻極盡得和大山谷一樣；這裏也有山澗和陡巖，也有猛流，瀑布和小島。園中的橋都是曾經用過一種我們知道的日本辦法子種小了的，那蒼蒼有結的枝子生出小小的窠子。一切之中都隱着幾幾的古老的苦澀，這片小地方至多也有幾十世紀了。

成羣的金魚在清水裏往來地游着，還有幾個小龜（大概是「麗龜」吧）是在那牠們的灰殼顏色相同的巖石上。

此外還有一些不知道從那裏來的蜻蜓飄然降下，順着牠們的小翅停在那些小小的水莖上。

雖然他們那溫和的外表似乎非常莊重，我們這兩位和尙朋友卻非常愛笑，——一種天眞的，高興的，稚氣的大笑；他們都是又矮又胖，又秀又光，既知道愛法國酒，也知道怎樣開個玩笑。

我們談了一件事又談一件。講着他們那些瀑布的恬靜的音樂，我也談出深奧的日本句子和他大談而特談，而且還把動字的各種儀式用上：願禮式，咒讓式，懺定式。一面談着，他們時時給我們講了些宗教的事體，上供的儀式，以及藏在那左近小塔裏的東西；並且利用一個玲瓏的小廟子畫了些預備給遠方病人作丸藥吃的符咒給我們看。他們用他們那又白又圓的小手搖着扇子，搖得和女人一樣俏皮；當我們嘗過了這能透有花香的本地酒後，他們又在末簽拿出瓶 *Benedictine* (或 *Chartreuse*)，因為他們對於他們的西方伙伴酒是很偏愛的。

當我們到船上岸時，他們都毫不客氣地把大圓鐵架在他們那鼻上，看來顯我們所定 *Vie Partitions* 之類的畫報上那些不潔的圖畫。而且，一看見什麼女人之類的東西，他們尤其主要從高興地在細細詳。

他們在這大寺裏常有很可以觀的宗教儀式，我們常被他們邀來瞻仰。鑼聲一響，他們便很整齊地走進大殿，到那些佛像前面；二三十個和尚，一齊都穿行袈裟，屈着膝，合着掌，搖前搖後，好像一羣神祕的跳舞班。

但是，即使這大殿是壯麗莊嚴的，即使這些神像們是宏偉的，在這日本也至多不過做出一副貌似的大而已，在一切之中都蘊藏着一種沒有法子辦的貌小氣，一種不可止的可笑的情感。

而且，就是到寺裏來的會衆，裏面也沒有什麼腦筋清楚的人，因為從其中，我時時可以找出一個熟人：不是我的一個岳母就是一個妻舅，再不然就是昨天才賣給我們一個花瓶的那中國鋪子裏的婦人。可愛的小魔可美們，猴子似的老婦們，帶着她們的煙匣，她們的鮮亮的陽傘，她們的客氣，她們的低喊，她們的銳呼，一齊都進來了；互相喋喋，交換着套話，做那些擺擺不安的動作，叫人找不出一點嚴肅的神氣。



四一  
(九月三日)

由梅子夫人帶着還有我的最小的姪姪阿籍姑娘跟着，菊子今天竟破例到船上來看我來了。這幾位貴婦的神氣都是又大方又華貴。

我的臥艙裏有個帶座的大釋迦，他前面放着一個漆盤，當我那忠心的僕人在我的衣袋發見一兩個我忘記了的零錢時，他便把牠們拿出來放在漆盤裏。見了這個，素好見神見鬼的梅子夫人還只當個真的神壇，立刻用了最莊重的態度祈禱了一回，祈禱完畢，又從她的錢袋（錢袋向來是繫在背後腰帶上，靠着他的煙錫煙袋之類的）拿出幾個敬儀，深灑行了一個禮，放在那漆盤裏。

在拜訪的時間內，她們的行動自始至終都非常合禮。但到要走的時候，菊子却非要見見伊甫不可她那種露骨的固執的態度也是不可隱瞞了。於是我便把伊甫叫來；見面之後，伊甫對她這樣地親熱，至使我感到一種更嚴重的不舒服；我甚至恐怕近來我所預料的那個可笑的悲慘結局不久真要來到了。

## 四二 (九月四日)

昨天，在城中一個古舊的荒涼的區域中，我遇見了一個很俗氣的小魔術美，衣服穿得非常漂亮，很鮮亮地立在那破爛燻煙的黑色的背景中。

那是在長崎城的盡頭，在長崎城的最古的一隅中。那地方有百年以上的老樹，有釋迦，彌陀佛，樂天，觀音一類神佛的廟宇，從着又高又華麗的殿頂；大理石雕成的畫物圖在那墳墓一樣澆澆的院子裏，院子裏面很高的荒草在石頭縫裏生着。這塊荒涼的地方有一條又深又窄的小河橫貫着，河上飛着大理石鑿成的小橋上的石欄杆都已被綠苔侵蝕。一切都和我們在日本古畫上所見的那種奇觀和巧樣一樣。

我在如織的午日下把這塊地方走盡，連一個人影都沒看見，除了從那些舊屋旁開着的窗子裏，偶爾可以看見幾個和尚，看守墳地或看守寺院的和尚，在他們那深藍的蚊帳內午睡。

忽然，從比我稍高一點的地方，在一座蓋着綠苔的石橋頂上，這個麗可美出現了；她全身滿被光綫、滿被日光、鮮明耀目地立在那老黑的廟宇和深暗的陰影的背景之中，彷彿是一個仙子的幻像似的。她一隻手擦着她的衣服，使牠緊靠她的背部，把她的身子顯得更加苗條。在她的小頭上，她的多骨的陽傘作成一個黑邊的紅藍色的光圈，一叢開滿了花的夾竹桃生在她這的石頭縫裏，在日光之下和她爭艷。在這個年輕的人兒和那棵花樹的後面，一切都是黑色的。那好看的紅藍色的陽傘上寫着幾個白字，這幾個字是麗可美們所愛用的，現在我已經會認了：停停吧，雲呀，且看她過去。實在說她這樣一個俏皮的，完全白本的小人兒，也真是值得停住看一看的。

雖然如此，我是不願停留過久而被她迷住的，——因為那就要再踏一次覆轍了。顯然只是個和別的一樣的假娃娃，一個在中國浮攤上擺的陳設，沒有別的當我凝視着時，我對自己說：設若叫菊子立在這同一地點，穿這種衣服，在這種光線和這片日光之下，她的樣子也會同樣使人高興的。

因為，菊子是漂亮，那是無疑的事。我還記得，昨天晚上我還曾愛慕過她。那是在夜

深的時分，我們和那度對和我同樣結合的夫婦照例一齊從茶館裡夜請回來。當時那的燈河美們頭上都戴着她們的丈夫所送的新的銀簪，手裏弄着玩物，牽着手兒走，她卻託故疲倦地半斜地坐在一輛人力車上，跟在後面。我們把買來預備插入瓶子的一些花來放在她的旁邊，——有新開的澤蘭，有長瓣蓮花，都是季末的東西，已經有點秋氣了。——這位日本姑娘半躺在這百花叢中，兼着車子走過路燈時，時時變換的光彩閃過她的身上，那真是非常好看。如果。在我初到的那晚上，有人指着她對我說：「這位就是做你的魔司美的，」我那時無疑地要大大地動心。但現在呢，不，我一點也不動心；這只是箱子只是她，沒有別的，只是那經手人加五能君給我送來的一個關心的，在形式和思想上都過求細節的小動物罷了。

## 四三

在我們家裏，預備喝，做茶，或洗點小東西的水是存在幾隻白磁小缸裏，缸上都蓋着藍色的小魚在水盪之間繞急流衝着，因為怕牠們在房裏蒸熱，我們總把牠們放在梅子夫人的房頂上，這地方是從我們廊子口一伸手就可以達到的。久而久之，我們這塊放水缸的地方便成了隣近二三十隻貓的天堂，因為在牠們在房頂上唱完牠們的求愛之歌，走完牠們的散步之後，拿這地方做陶會地是很有趣的。

當伊甫第一次要喝這水時，因為我覺得是我的責任，我警告他不要喝。

「哦！」他問答，似乎有點驚訝，「你說貓嗎？貓並不辯呀！」

在這方面，菊子和我也都同意了：我們以為貓是不潔的動物，而且我們也不反對牠們們剩下的水。

伊甫對菊子也是同樣的意見。「她也不並辯，」他說；他把她同貓列做同類，常常很

不在乎地在同一茶杯裏嚼她剩下的水。

這幾隻破缸是我們常用的必需品，但是每天夜間，當我散步回來，應了半天高，吃了些時阿夫人的殘餘，渴極了時，牠們卻總是空的。要想梅子夫人、阿雪姑娘，或她們的女僕代代姑娘早點記住在白天的時候們注滿，那簡直似乎不可能。而當牠們回來時，這三位女人都已入睡，所以我們只得自己來做。

因此我們必得開了所有已關的門，穿上我們的皮鞋，到花園裏去汲水。

而且，因為菊子獨自在黑暗的樹叢間和蟲聲中恐怕要嚇死，所以我與梅梅帶着燈去到井邊。但到花園去我們必需一個燈，於是我們又不得不到我們那紙棚裏從每夜去在那裏的燈籠中去找找；但是，唉，所有的蠟燭都燃盡了，果不出我所料好！好！讓我們隨便取出一盞，在那籠底的一尖上安一支新蠟吧；菊子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那支燭上那支燭忽然滑了，破了；這位廚師美於是把指頭含在嘴裏，擡起嘴大叫。這幕不可避免的戲劇是每晚必演，而且至少要延遲一刻鐘，才能讓我們回到那深藍的網下去安憩；在這當兒屋頂上的夏蟬似

似乎正用牠們那無盡的歌聲在嘲笑我們。

這一切——這一切，如泉出諸別人，我所變的人，本是有趣的——反使我感到無趣。  
不滿。

四四 (九月十一日)

一個假期很平安地過去了，在這期間我什麼都沒寫。

現在我已漸漸對我的日本家庭以及此地的奇異的語言，衣服，面孔有些習慣了。歐洲已經有三個星期沒信來了；他們一定是送錯了地方，這照例很容易使人對於過去增一層模糊之感。

因此我每天總是很忠實地爬上我那別墅，有時在星光的夜裏，有時在傾盆的大雨之下。每天早晨，當梅子夫人的早禱聲從迴聲的空氣中傳來時，我便起身向海岸走去，在那落滿露水的小路上。

在這日本國裏，通常最主要的事業似乎就是尋求古董。走到古董商的小舖裏，坐在地氈上，從伙計手裏接過一杯茶，你就可以開始摸摸那些架子和櫃子上所堆的，那些好看的



廢物講價是件很費口舌的事，至少也得經過幾天，好像兩下都在開玩笑似的。

「我實把『小』這個字用得太多了，我很自知，但我有什麼別的法子呢？要描寫這個態度，這個字簡直每一行非用十個不可。小氣，過細，虛偽，卑怯，甚至更深毫無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均可用這三個詞兒包括無餘。」

買來了東西，我便把牠們堆在我那木和紙造成的小房裏，但在沙糖先生和梅子夫人看來這就不及空蕩的房子合於日本氣。現在天花板上已有許多敬神的掛燈懸着；許多小兒和許多花瓶，男女神像則多得和一個塔裏的神像數目一樣。——（每一盞掛燈）我們房裏又設了一個日本道教的神壇，當梅子夫人見了牠時，總忍不住她的情感，俯身倒地，用她那老母羊的嗓子唱她的祈禱文。

「洗去我一切不潔啊，天照大神，如洗之於加茂之川。」

叫天照大神來洗去梅子夫人的不潔，嗚呼，怎樣一件使人討厭的工作啊！

菊子是個佛教徒，每晚睡上床之前常要祈禱一會；有時雖然已經睡醒萬分，她也總要在那最大的鍍金的佛像前拍兩下手。但祈禱剛完，她立刻就會像不信一切的小孩似地微笑。

起來。我知道她對於她的 Orlans (祖宗) 也有相當的敬仰。在她母親毛莫夫人那裏正談着一個華麗的祭壇。她請求他們賜福，請求他們使她發財並且聰明。

誰能找出她對鬼神或死亡的觀念呢？她也有一個靈魂嗎？她也覺得她有一個靈魂嗎？她的宗教不過是一種由上古時代傳下來的，尊古的模糊的神統觀念，加上在中世紀時中國僧人從印度傳來的涅槃的觀念。連和尚們自己對於他們的宗教都不大明白；現在都堆集在這墜睡的魔司美的小腦袋裏，怎麼會不成一片迷霧呢？

近來發生了兩件非常不關緊要的事，使我和菊子倒有點親熱起來了——（這一類的瓶東向來會使人愈來愈近的。）第一次是這樣——

梅子夫人有一天拿出了一件她青春時代的遺物，是一個透明稀奇的琥珀梳子。這種梳子講究婦人常把梳放在頭頂，略平，輕輕地插着，梳齒完全露在外面。她把梳從一個好看的小漆盆裏取出，用手拿在空中，眯着眼睛，向天空——一個夏天的晴空——望過去，像在看一顆寶石的成分似的。

「這是一件很有價值的東西，」她說，「你應該買給你那笨妻來對換。」

我的魔司美果然彷彿愛上了牠，非常稱許這梳子的透明和牠形狀的好看。

然而使我喜歡的却是那漆匣。蓋子上是一幅用金色畫的金盞，畫着一片景緻很近的大風天的稻田；莊稼和青草被大風吹倒的吹倒，捲折的捲折；在蕪亂的禾莖之間，處處還可以看到看見稻壩的泥土；上面甚至還有幾個小小的水渦，那便是幾顆透明的露點，上面還有幾點金星浮着，彷彿一種濃液體上的澄漆；還有兩三個小蟲，小得只有用顯微鏡纔能看清，在葉子上戰戰地貼着；而全幅却還沒有一個女人的手大。

至於梅子的梳子，却一毫引不起我注意，我只裝做沒聽見，因為他不關緊要，而且貴。這時菊子很悵然地回答她：

「不，謝謝你，我不要牠；拿走吧，親愛的梅子夫人。」

同時她又深深地嘆一口氣，這口氣的意義很深，似乎在明說

「他對我也沒有那樣的寵幸啊。——總他也是沒用的。」

於是，我立刻便買下了。

將來，當菊子也變成梅子夫人一樣的一隻猴子，也有那黑牙，也作那長壽時，她，循

環地，大概也要把這梳子傳給一個下一代的什麼講究女人吧。

又有一次我被太陽晒得頭痛起來；我躺在地板上，把頭放在我那蛇皮的枕頭上。我的眼昏了，一切都像在我四周旋轉：那開敞的廊子，那大塊的天空，那在天空搖搖的各種的風箏；我覺得全身都隨着那充滿空中的有音節的蟬聲顫擺着。

她於是蹲在我身旁，打算用一種日本手術來替我治一治，使了全力用她的兩個小小的小指按在我的太陽穴，很快地揉轉，像是用錐子在鑽一個什麼窟窿。這種費力的工作使她的小臉不一會便變得紅了起來，這使我確實感到一點舒服，彷彿吃過鴉片時那種如夢的迷醉似地。

接着，焦急恐慌地怕我發了痧，她又急忙把她那長袖中所藏的那些寫在米紙上的靈符取出了一張，圍成小圈，投入了我的口裏。

我呢，我也忍住了微笑吞了那靈符，惟恐傷了她的苦心或搖動她的信心。

## 四五

今天，伊甫，我的魔司美，和我自己，我們一同去到長崎最好的照像師那裏，打與合拍一個照。

我們將把像片送到法國去。伊甫想到他的妻見了我們倆中間的菊子那張小臉不知將要怎樣驚訝呢，他微笑了，正不知將怎樣向她解釋。

「唔，我就說是你的一個朋友，那不就完了嗎？」

在日本，像我們這樣的照像師多得很多，不過有一種不同，那就是他們都是日本式的，住在日本式的房子裏，我們今天去請教的一個，他的營業所却是在城廂裏，在那裏立着幾和古時的區域中，就是我那天遇見那好看的小魔司美的地方。他的招牌用各種文字寫着，隨着那條小水靠牆而立，——那條小水，從上面的綠山上一直瀉下來，中間搭着老大理石的穹橋，兩岸列着疏疏的竹子和開花滿枝的夾竹桃。

在這古舊的日本地中竟有一個照像師樓着，這真使人驚訝迷惑。

我們來得很不湊巧；像館門口正擠着一堆人。一大行人力車停在那裏，等着我們拉來的主顧。——他們都是要輪在我們前面的。車夫們，赤着背，文着身，頭上帶着光澤的帶子和明亮的簪子，正在一塊閒談着，吸着煙，或在那小溪的清水裏洗他們的腿。

進門處修飾得十足地日本氣，掛着燈籠，植着矮樹。但在室內就像坐在一個巴黎或邦脫阿斯地方的像館似的：同樣的橡木椅子，同樣的軟凳，石膏的柱子和硬紙的假石。

這時在照像的是兩個貴婦，（兩個一望而知爲母女的貴婦，）正在照着一個小尺吋的半身像，背景衣飾都像路易十五時代的樣子，這兩個奇怪的人物是日本貴婦中我第一次這樣貼近地看到的：貴族式的長臉，陰乾而且毫無生氣，米粉擦得幾乎成了灰色，嘴唇用洋紅塗成鷄心形，雖然有種族不同和預先的成見，也使我一見就看出一種華貴之氣。

她們用敵意的目光打量菊子，雖然她的衣服也和她們一樣高尚。在我方面，我簡直一眼也離不開這兩個動物；她們像一件從沒見過的新東西一樣捉住了我。她們那姿態怪異的

纖體簡直完全被厚硬的衣服和過量的帶子包遮無餘。處處垂着涎沫，像疲倦了的烏鴉似的。不知怎的，她們使我不自覺地想到那稀奇的昆蟲；在她們袍子上，那些花紋都是些與蛾蟲相像的黑花。最神祕的是她們那兩條細眼；她們開合得是這樣地大，以至那兩葉緊張的眼簾大有睜不開之勢；還有她們的表情；所表現的彷彿是一種愚蠢的，渺茫的，自得的內在思想，一種即我們完全不相通的一些觀念。當我凝視着她們，我自己想：「我們離這些日本人是多麼遠啊！我們的種族間的一切是多麼不同啊！」

現在我們還得讓幾個英國水兵照過才行。他們穿着白色的制服，一個個都是紅光滿面，身子又肥又紅，很拘泥地圍着那些柱子，好像一羣糖人。

終於輪我們了；於是菊子慢慢把她自己擺作一個很動人的姿勢，按着時式人的樣子，把脚尖很吃力地扭着。

於是，在像紙上，我們便照成一個絕頂可笑的小家庭，很整齊地排列着，與市上平常像館裏所照的毫無兩樣。

## 四六

(九月十三日)

今天晚上伊甫比我早三個鐘頭下班，因為鐵崗的輪替，這種情形是常有的。每到這樣的時候，他總獨自先上岸，上十善寺去等我。

從甲板上，隔着玻璃我可以望見他爬上那綠色的山道，他的脚步又活又快，幾乎像在奔跑；他彷彿真個急急地要去望菊子。

當我在約莫九點鐘時到家時，我看見他正坐在屋心的地板上，赤着背。（這在日本人家中倒不算是一種什麼非禮的事，我承認。）在他四周擠着菊子、阿雲和女僕狀代村娘，一個個都在很高興地用一條印着鸚鵡和別的可笑的东西的藍巾替他擦背。

老天爺，他到底做了什麼事呀，這樣熱，弄到這樣地步？

他告訴我，離我們的房子不遠，再上去一點，他今天發現了一個比武場，因此這整晚上都在和一個日本人比武。那日本人拿着兩把劍，跳來跳去如同一隻貓，——這是這國的



習慣。他使用法國式的比武法，和他打了一陣。打完之後，他倒一面喘了許多躬，一面又給他拿出許多冰過的東西來吃，以表示他們的仰慕。這些事，合在一塊，便使他出了一身可驚的大汗。

「啊，好得很。」雖然如此，這卻不能使我完全滿意。

他很高興今晚的事；打算從此每晚去打他們來解悶；他甚至還想收學生。

背揩乾了，他們，三個麗司美和他，便都坐在一起，開始翻日本紙牌。在我這方面看，這實在不能不算一件最無妨的，最萬全的事情了。

查理N和他的妻子水仙夫人，在十點鐘左右，突然到了。（他倆原是在我們鄰近的那片黑暗的矮林中遊散，看見我們房裏有燈光，就順便上來了。）

他們的意思是打算到「蝦蟆茶館」去消磨這一晚，而且願我們陪同他們一塊去吃點香冰。這茶館在這裏至少要一個鐘頭的步行，牠在城南那面，在半山上，在那世御大寺的花園裏；但他們卻堅持他們的主張，驅我們說，在這種良夜明月之下，從那寺院庭月臺上，

我們一定可以看到很好的景致。

「很好的，當然無疑；不過我們現在要睡了，我們……既是這樣，就這樣辦吧，讓我們跟他們走吧。」

到了下面，在大街上，在阿時夫人的門前，我們雇了五個車夫和車子。阿時夫人，爲了我們這夜遊，特給我們選了幾盞最大最圓的燈籠——幾個又大又紅的大球，上面畫着星魚，清藻，和綠色的鯊魚。

我們出發時，差不多已有十一點了。在中市，那些規矩的日本人業已關上他們的小屋，熄了燈火，遮上木窗，拉下他們的紙板了。

再往前，在那舊城廂的街上，各處更是早已無人，我們的車子只在黑暗中經過。我們向我們的車夫們喊：『Ayakou! Ayakou!』（快點！快點！）於是他們便盡力飛跑起來，口裏輕輕地嘶着，如同一些興高彩烈的野獸。我們像一陣旋風似地在黑暗中捲去，五輛車子排着印度的行列，在那不平的老街石頭上顛下，我們手中的紅球在牠們那竹竿頭搖擺着，發出微光照耀着前後。在路上，不時有一個戴着藍色睡帽日本人開了窗子，伸出頭來要看

看到底是誰這樣瘋喊，在這樣晚的時候跑得這樣快。再不然，在路上，燈光一閃，我們便瞥見一個蹲在門口的石頭動物在對我們竊笑。

末了，我們終於到了世御寺的脚下。把我們的車夫和小車留在下面，我們便爬上那巨大的石級，——在這深夜已完全無人了。

菊子，她向來是喜歡裝一個疲倦的小姑娘，一副撇着嘴的形相的，這時挾着伊甫和我的胳膊，在我們中間一步一步地走着。

水仙却完全和她相反，她像一隻小鳥似地很快地往上跑，很自樂地數着那無窮的石級

『Hitotsu! Futatsu! Misu! Yotsu!』(一！二！三！四！)她叫着，一面連着向上輕跑

『Itsutsu! Moutsu! Nanatsu! Yatsu! Kokonotsu!』(五！六！七！八！九！)

她對於主音並且特別加重，好像要把這數目念得更可笑似的。

在她那好看的黑暗上閃爍着一枝銀羽，她的輪廓非常勻美，簡直好看得奇怪；我懷疑周的黑暗已把她那幾乎可以說醜，幾乎可以說沒有眼的頭部遮掩了。

今天晚上，菊子和水仙實在可以說是兩個小仙子；即使是最無觀察力的日本女子，在某種時候，因了奇異的美景和巧妙的安排，也可做到這種樣子。

這大理石的石級，又空又大，在夜色的天空下成爲一片灰色，上部像是入我們頂上的大空；而當我們走上的時候，下部又像融入下面的大空，夢一般快地落入下面的深谷。在很陡的石級上，我們所必經的那些門樓正在那裏巍然地峙着；牠們的影子，被一層層的石級所間斷，成爲扇摺形。一個個的門樓分別地立着，一個比一個高；牠們那奇怪形狀斷絕其簡單，又特別考究；牠們很清晰的立着，一面又帶着月光下的事物的模糊的樣子。兩隻彎彎的飛簷遠遠地伸着，好像兩隻利角，衝向那繁星密布的藍色的遠空，好像把牠們在牠們四周這充滿墳墓和死亡的世上所得的知識告知衆神。

當我們往前走時，在這無邊的大坡上我們更顯得像一羣螞蟻了。這時，照樣我們的一半是那高處的慘白的月光，一半是我們手中所持的那永遠在竹竿顛搖擺着的紅燈。

在她那好看的黑暗上閃爍着一枝銀羽，她的輪廓非常勻美，簡直好看得奇怪；我懷疑周的黑暗已把她那幾乎可以說醜，幾乎可以說沒有眼的頭部遮掩了。

今天晚上，菊子和水仙實在可以說是兩個小仙子；即使是最無觀察力的日本女子，在某種時候，因了奇異的美景和巧妙的安排，也可做到這種樣子。

這大理石的石級，又空又大，在夜色的天空下成爲一片灰色，上部像是入我們頂上的大空；而當我們走上的時候，下部又像融入下面的大空，夢一般快地落入下面的深谷。在很陡的石級上，我們所必經的那些門樓正在那裏巍然地峙着；牠們的影子，被一層層的石級所間斷，成爲扇摺形。一個個的門樓分別地立着，一個比一個高；牠們那奇怪的形象斷絕其簡單，又特別考究；牠們很清晰的立着，一面又帶着月光下的事物的模糊的樣子。兩隻彎彎的飛簷遠遠地伸着，好像兩隻利角，衝向那繁星密布的藍色的遠空，好像把牠們在牠們四周這充滿墳墓和死亡的世上所得的知識告知衆神。

當我們往前走時，在這無邊的大坡上我們更顯得像一羣螞蟻了。這時，照樣我們的一半是那高處的慘白的月光，一半是我們手中所持的那永遠在竹竿顛搖擺着的紅燈。

因爲怕書，只把手伸得很遠，原來就是在七月十四日替菊子選箭的那位守着，這良書的人髮髻微散，正在睡得如此的香，使人不好驚醒他。

讓我們到那平臺邊上去吧，在那裏看看我們腳下的海灣景致，看過了便回去吧。

海面今天晚上好像一個很大的縫隙，又黑又陰，連月光都不能侵入，只好像一個一直開到地球中心的張着大嘴的深淵，而且，在牠的中間，很微的，像溝中間，很微的，像溝中的營壘似的，閃着那些漂泊在那裏的船上的燈光。

## 四七

是夜半時分，正在清晨兩點鐘的時候。在我們那和平的偶像之前，我們的夜燈依舊黯然地燃着。菊子突然把我推回頭一看，她已用一隻胳膊配起身子，臉上浮着最深的恐懼的表情：她不敢說話，只用手勢告訴我；什麼人正向我們走來，再不然什麼東西正向我們爬來。這不祥的來者是什麼呢？一種恐懼的感覺也來到我的身上，我立刻有一種大禍將臨的印象，一想到這孤獨的地點，這奇異的國家——我至今對牠的人民和牠的神祕還沒了解的國家。像她這樣事事都明白的人，現在竟釘住在這裏，像生了根一樣，嚇得半死，那一定是一個什麼可怕的東西。

牠好像是在外面；牠是從花園裏來的；用戰慄的手，她指給我牠將從廊子爬上，上到梅子夫人的屋頂。真的，我可以聽見一種較微的響聲，果然愈來愈近。

我向牠提醒說：

「Doroboll?」（貓光生們吧？）

「不是！」她回答，仍舊恐怖不安。

「Bakemono Sama?」（是鬼大王吧？）我已經學會說話客氣的日本習慣了。

「不是!! Doroboll!」（賊!!）

賊！啊！很好；在我，這個比當我初醒時所怕的那些鬼怪或死人好些；所謂賊，就是那些神氣活現的先生們，他們既是日本，自然也有那奇異的面孔。既知道是什麼，我現在這點也不害怕了，並且我們還要立刻去證實這件事，因為在梅子夫人的屋頂上確實是有個什麼東西，有個什麼東西在那裏走動。

我開了一頁我們的木板，向外望去。

我們見的只是平靜，無聲而且一片好着納大地，被月光射得通明。日本，睡在草蟲的單調的歌聲中，今夜顯得特別可愛，空中的空氣也是清涼沁心。

菊子，半躲在我的肩後，顫抖地聽了一會，然後又伸出頭來，用一對瞪圓的眼，像一隻被驚的小貓似地，蹣蹣花園，不蹣蹣四周的屋頂。沒有，什麼都沒有，沒有一點動靜。



各處時可以瞥見一兩個怪影，初見時令人莫解，但不久就看出是樹枝的影子和牆壁上的影子，而且都是屹然不動。一切彷彿絕對平靜，月光所射到的一切模糊的東西上都承着一層靜。

什麼都沒有；任何地方都看不見什麼。那恐怕還是翁先生們，再不然就是舅太太們。在我們這房子裏，有一點微聲都可以變得可驚地洪大。

爲謹慎起見，還是讓我們把板子小心地關上，拿燈下樓到各屋角去看看沒有什麼人藏着，或者門關緊了沒有；爲使菊子放心起見，我們必須到這房子的各處去轉一遍。

於是我們便點着腳尖，把這所房子的每一個小孔每一個牆角都搜遍。這房子，從前兩房基看來，似乎已經很老了，雖那外面的白紙板乍看去都是嶄新的。各處都是極黑的窟窿和木條都被蟲蝕過的圓頂的地窟；氣味腐敗的飯櫃；積着幾百載的泥土的神祕的小洞在半夜裏，在退殿的情形之下，這一切，我素來沒見過的這一切，在我顯得特別醜陋。

們毫無響動地走進我們房主人和女主人的寢室。菊子在前面拉着我，我在她後背跟着見他們正在那藍綢子下所行的睡着；一盞油燈在他們的祖宗壇前燃着。牆小地

是多麼不合適啊！第一個是阿雪姑娘，她的睡態非常安閑。其次是梅子夫人，她的嘴，露着那行黑牙；從她的喉嚨裏發出一種時斷時續的聲音，好像一隻老母的豬呼嚕。啊！多麼討厭哪，這梅子夫人！再其次就是沙糖先生，這時完全像個木乃伊。而最末後，在他的身旁的，做殿軍的，卻是他們的使女代代姑娘！！

紗網罩在他們身上，映出清水似的顏色；你真可以說他們是浸在玻璃箱中的人。而那半明的神燈，那壇上所點的那些日本道教的象徵物，又使這家庭的小影中加上一層不相合的宗教空氣。

「思想不正者有罪」，然而他們怎麼不把這使女放在她女主人身邊呢？至於我們，當我們留伊甫過夜時，在那蚊帳下，我們總要安排得比這裏合適的多。

搜到末了，不料有一處地方卻使我意外地恐怖起來。那是一個低而神祕的小閣，牠門上掛着一幅沒有用的陳舊的神像：「千手觀音」和「馬首觀音」，一個個坐在雲火中，臉上帶着猶笑，非常可怕。

我們開了門，菊子忽然往後一仰，銳叫了一聲。如果我這時沒瞥見一隻灰色的小東西

快而無聲地從她腳下鑽過，而隱入黑暗，我一定還以為賊在外面呢：原來是一隻在櫃頂偷米吃的小老鼠，受驚地在她面前跳過。

四八

伊甫已經把他的銀幣掉在海裏，而銀幣卻又是上操時絕對不可少的東西，因此，我們帶着菊子和她的兩個妹妹阿琴姑娘和阿月姑娘，在城內跑了一天，打算另找一個。

要在長崎找這種東西是很困難的，而尤其困難的是用日本語向他們解釋清楚我們所要的是一個海軍哨，形狀彎彎的，頭上有一個小球，可以吹出警號以及各種不同的發令的聲音。我們由一家鋪店走到第二家鋪店，一直走了三小時；在每一家鋪店裏，他們總做出完全明白我們的要求的樣子，並且，用一枝毛筆，還寫出在那一家鋪店我們可以得到我們所要的東西，——於是我們又充滿了希望跑去，而所得的竟又是一個新的莫明其妙。這樣直跑到我們的車夫一個一個都昏昏眼花。

有些地方倒也知道我們要一個可以吹出響聲的，吹出音樂的東西；於是他們便給我們搬所有的樂器都搬了出來，什麼嗩嗶笛子呀，狗燈呀，喇叭呀，一次比一次更響。

，末了竟使我們不住地大笑起來。跑到末了，看見一個年老的日本眼鏡商，他做出一副蒙  
明白的神氣，一副多識的神氣，於是他走進他那舖店裏的後面，給我們搬出一個不知由什  
麼破船上落下的汽笛。

飯後，全晚最大的事就是下了一陣暴雨，這使我們拍茶館出來後，散步回來的時候受  
得不小。我們今晚恰巧人很多，而且都是些女客，當雨傾盆地從天上忽然落下時，我們  
的隊伍立刻就散了，魔司美們烏兒似地叫着，向四面跑去，有的避到門樓下，有的避到店  
舖裏，有的避到人力車的篷下。

不久，店舖都關了門，無人的街上雨水橫流，暗不見人，我們的燈籠呢，可憐的東西  
們，也透濕而且熄滅了，這時，不知怎地，我卻只見自己正貼着三面牆站着，身邊只有阿  
新姑娘，我的堂小娘，——她正哭得很傷心，因為她的講脫衣服都濕透了。在這不住地落  
着打着兩兩聲中，加上那聲如說泉的水管，激流，全城對我忽然變成了一個陰森而且  
悲哀的地方。

大雨不久就住了，接着魔鬼們便像小老鼠似地鑽出了他們的窟窿；她們互相尋找，互相叫喊，她們那小嗓子帶出一種特別的幽鬱，而且，當她們向遠處叫時，她們總要把名字拉得很長很長。

「噲！阿——月——姑娘！」

「噲！水——仙——夫人！」

她們互相喊着那些俗氣的名字，而且，在這寂靜的夜裏，在夏雨後的回聲的空氣，又把她們拉得特別地長。

末了她們終於集在一處而且重新聯結起來了，這些細眼而無腦筋的小人物；於是，一個個都淋得透濕，我們回了十善寺。

今晚我們又第三次留伊甫睡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的蓆帳子下面。

到了半夜，我們樓下忽然來了一陣吵嚷；原來我們的房主夫婦從一個很遠的觀音寺燒

香回來。（雖然梅子夫人是個道教徒，她卻敬奉這位尊者，因為，據說，他曾在她年輕時保佑過她）。不多時，阿雪姑娘便流星似地闖進了我們的屋子，在一個很玲瓏的小籠子裏，端著一些祝過福的糖果。這是特別為我們在寺門外買來的，我們須得立刻就吃，免得遲了失掉神力。於是，半醒半醒地，一面道着謝，我們便把這些糖和胡椒做成的東西吞下

伊甫這次睡得很安靜，既不用拳打一下紙板，也不用腳踢牠一下。他把他的表掛在我們的偶像中的一個的身上，為的在夜裏好借着他前面的燈光看出時刻。他一大早就爬了起來，問我：『我晚上沒失禮吧？』同時很快地把衣服穿起，因為怕誤了點名和公事。

無疑地，這時外面已經大亮了；從那木板上被時間所穿的小孔裏，已經有一線晨光漏進了我們的屋子；在黑夜仍在留戀的我們屋內的空氣裏，好像一縷白線。——等一會，當太陽升起之後，這條白線恐怕還要變成金色吧。——我們不久便又聽見鷄叫和蟬鳴，接着便是梅子夫人的神祕的歌唱。

雖然如此，為禮待伊甫起見，以菊子仍要點上一個燈籠，把他送到黑暗的樓梯下面。在

分三時，我似乎還聽見他們接了一個吻。這事在日本這本不算什麼，我得知這事還是那年的事罷，而且其合禮的；不論在什麼地方，即使是你初次到的一位人家，你都可以吻那應酬美的人沒有人出來說話……但伊重呢，他現在和菊子所處的地位是特別的，這是他應該知道的。我對於他們常常雙雙習在裏面，覺得非常不放心；我打算今天一定要……並不是要來窺探他們……一定要對伊重開誠佈公地講個明白。

忽然，克拉本從樓下發出了幾聲兩隻精手的擊拍：這是梅子夫人給天神的警告。緊跟着，她的新鞋便開始了；一個尖銳的假噪從下面透出，好像一隻起床時的鬧鐘，一個被發覺條所動的機械的響聲。

……世上最富的婦人。洗淨我的罪惡於加茂之川，啊天照大御神啊。」

於是，這奇特的羊叫，簡直不是人聲的羊叫，一刻之間便把我醒時還很清白的思想變得紛亂而且不同了。



## 四九

船上忽然有了鬧走的風傳。從昨晚起，大家便隱約地傳說我們要被送到中國去，被送到北京灣去。在船上，在一道正式命令下來的前兩三天，總是先要有這樣一種風傳，也不知是從何處來的，而且多半總是離譜的。我這日本小喜劇將怎樣完結呢？怎樣收場，怎樣分別呢？無論在我的處可美方面或我這方面，到那最後的分手時，也將有點什麼悲傷之感或心弦緊張嗎？這則在我確實沒法知道。還有伊甫和菊子的道別，那將怎麼樣呢？這個問題更使我特別掛心。

事情自然還沒有證實，不過，無論到那裏去，關於我們已不能再留日本這件事，那是無疑的了。這也許就是我一今晚急於要對我四周一切再親熱地看一下的主動力吧。——完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十善寺，已經六點左右了。這時夕陽低低將落，射入我的房內，做成一片金光，映着那鍍金的釋迦和那在古瓶裏插得很古怪的花枝。我的屋裏正有五六個小假娃

舞。我們的鄰居，在那裏隨着菊子的琵琶跳舞。想到這間房子和這個領舞的女人都是屬於自己的，我心裏便感到一種特別的高興。在以前的日子，我對於這國的看法實在有些不對。現在，我似乎覺得我的眼睛已正逐漸張開而且望見她的真像，又覺得我的一切感官都有了三個奇怪而突猛的變化；我對我四周的一切玲瓏的小東西已有了更好的看法和鑑賞了。我對於她們的形式的美麗和精美，她們的圖繪的奇特，牠們的顏色的精選。

我把身子倒在那白席上；永遠善於注意的菊子立刻便把那蛇皮的枕頭遞給了我。同時那些笑臉的小魔可美們，隨着她們腦筋裏所存的剛才所奏的音節，仍舊用合法的脚步，在我四周來回的婆娑。

她們那無可指摘的，分出大趾的襪子，在地板上一點響聲都沒有；當她們在你身旁滑過時，除了蟋蟀的絲網聲外，別的你什麼都聽不到。她們都不大難看；我現在對於她們那假人似的樣子已感到興趣。而且我總相信我已經找出她們所以這樣的原故：這原故不只在她們那塗圓而無表情的面孔和那離眼能很遠的眉毛，卻在她們的過大的衣服。穿着那大袖子的衣服，你簡直可以說她們是沒有肩膀沒有背心的，她們的苗條的身體都在那寬大的袍

子裏消隱無遺，全身成爲軟團團的，看來簡直好像沒有骨肉的傀儡，而且，如若不在腰間有一條綫帶子把牠束住，卽是牠們自己也是會絆到的：——她們關於裝束簡直完全和我們不同，因爲，在後者，無論是真是假，總是要把身體的曲線竭力顯露出來的。

其次，我是多麼喜歡菊子用她的日本風味在花瓶裏插的那些花呀；這些多半是蓮花，神聖之花，花瓣的顏色是淺紅帶綠的，正如我們在磁器上所見的那類乳白的紅色，在盛開的時候，牠們的樣子彷彿太本菱，而在含苞的時候，則你又會認爲長的慈菇。牠們那微淡而有一點使人厭的香氣，和那何時何地都在空中散着的黃種的日本的，不可形容的香花，可以稱做兩種並立的東西。九月所開的花是稀有而且昂貴的，樣子比夏季的略長一點，菊子現在把牠們那淺藻綠的圓大的葉子和牠們插在一起，而且還加上一些細長的青蘆。我望着牠們，便很可笑的想到我們法國賣花的所賣的，包在白紙條裏的白菜似的那些大東的東西。

仍舊沒有信從歐洲來，從任何人來。人世是怎麼善變啊，怎樣容易被人淡視和忘卻啊。

。現在這雕飾的日本正於我十分相投；我已學會了虛僞和多禮了；我感覺到我的思想已漸漸趨窄，而我的趣味也漸漸縮趨於小細的事物，只值得一笑的事物；我已習慣用小而假的本藝，用假人所做的餐桌，用小碗吃飯，習慣於地氈的淨淨的單調，白木板的精緻的簡單。我甚至失去了我的西方的偏見；我所有的成見思想今晚都在我腦子漸漸的模糊，而終歸消逝；當我在花裏散步時，沙糖先生正在那裏澆灌他那矮樹和奇花，我很謙恭地和他行了個禮；樺子夫人在我心目裏也成了一個非常可敬的老婦，她有無疵的過去歷史。

我們今夜出去散步了；我唯一願望就是騎在我所騎的這地方，聽着我的鹿可美的「三味線。」

一直到現在，對這件東西我總用琵琶這兩個字來代替，因為為避免別人罵我用外國字太多。但無論用琵琶的名子，或曼多琳這名子，總不能十分切合這種樂器，牠的頭是這樣地長，牠的音調是這樣地高，比草虫鳴聲還銳。從現在起我要用三味線這三個字了。

我還要叫我的鹿可美做Kikou Kikou-San 這個名字對於她似乎比「菊子」較為合適些——因為學者祇是直譯其意，不能保存牠的特別的悅耳的聲音。

於是我向Alice我的妻子說：

「彈吧，爲我彈彈；我今晚倦倦不動，聽着你彈。」

她見我忽然變得這樣和藹可親，反到詫異起來，於是，經我又要求了一次之後，他嘴角上浮着一種似勝利又似討厭的苦笑，把身子做成偶像的姿勢，舉起她那深色的長袖，她便開始彈奏了。開頭是輕輕地調了幾聲弦，這在這溫暖的的白色的，黃昏的寂靜的空氣裏，正隱隱地與窗外的虫鳴互相應和，她這時彈的非常慢，似乎是她記不大清的曲譜的舞亂的片段，使人想牠要完了，卻又總不能完；同時，那些小姑娘們也嘻嘻笑着，不關心地站在一旁，似乎很高興她們的舞蹈的不能繼續。卽是她自己也像心不在焉而且半含不豫，彷彿只是在做一種應做的職務似地。

接着，一點一點地，音樂便漸漸生動起來，那些小魔可美們也開始傾聽了。當樂調顫動地變成一種狂烈的急速時，她的眼裏的那種假娃娃空虛神情也隨着消失了。接着，聲調又變了，變成風的嘆息，變成鬼臉的猶笑，變成傷心的哀鳴，變成哭泣；而同時她的一雙張大的眼珠，也似乎被這音樂所引，向着內心凝視，窺他自己靈魂中的那種不可言狀的

日本質。

我一面躺在那裏聽，一面半閉着雙眼，從那漸漸落下的沈重的眼簾下遙眺着那將要離開長崎的紅大的落日。這時我忽然起了一種幽鬱的印象，覺得我過去的生活和世上的一切別的地方都在從我的眼內離開而消逝。現在，在這黃昏時候，在這城廂的花園之間，我幾乎覺得是在家裏一樣，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一種印象。

## 五〇（九月十六日）

八點鐘上七點。我們今天不下到城裏去了；像那些中等日本人似地，我們將留在我們這座高牆城廂裏。

穿著制服，我們，伊甫和我，將從一條鄰近的小道，向比武場一帶去走走，——那裏雖我們的家只須往上去兩步就到幾乎正壓着我們那新鮮的花園。

比武場已經關門了。一個坐在門口的小魔司可很客氣地對我們解釋，我們來得太晚了，所有的練習者都走了，我們必須明日再來。

但這黃昏的空氣卻這樣可愛而且這樣溫柔，竟使我們捨不得回去，儘只是無目的地沿着着意河邊滿的仙道走去，向那通到山頂的荒地的山道走去。

我們走了許久，有一個隨頭，到了一個無目的的散步，——及停步時，已經到了那可以靠牆歇落，但所照無邊的大地的高處了。我們是在一處荒僻的淒涼的地方，在一個小小的佛教

墓地的。這種墓地是各處都有的。

我們遇見幾個歸的勞動者他們正負着大捆的茶葉從田中歸來這些農夫都帶着些野蠻氣息；或是赤着背，就是只穿一件藍布的長袍；當他們走過時，他們用很謙恭的鞠躬向我們行禮。

一樹都沒有，在這陡的地點。片片的茶田裏露出一堆堆的墳墓：不是古老的坐在蓮花裏的釋迦像，就是古老刻着金字的紀念碑。許多的石塊，矮樹，和荒地圍在我們的四周。沒有行人了，日光已漸漸落下。我們在這裏休憩一會吧，等一下就要往回走了。

但是，在離我們很近的地方，我們忽然看見一隻有提環的白木箱子一種旅行式的椅子，放在那似乎新砌的土上，在牠旁邊有些還在燃着的銀紙的蓮花和香棍；這顯然是有一個人剛剛埋在了這裏。

我不能摹想出他現在在這裏是什麼樣子；這些日本人在他們活着的時候這樣的離奇，簡直使人難以想像他個在死後是怎樣平靜嚴肅……雖然如此，讓我們走開點，別攪擾了他們；他死得太近了，總有點使我對命。讓我們去我窮窮地蓋去坐坐吧，那些都是年代



太古的除了塵土想是不會有別的。坐下之後，雖然下面的山谷和平地已經重新享受寧靜，我們卻仍舊可以被落日照着；於是我們便開始談話了。

我想和伊甫談到菊子的事情；我所以使他坐下，這是一個原故；但我卻不知道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而同時不使他傷心，不使他失態。我覺得這園在我四周的清醇的空氣這展在我的腳下的偉大風景，都對我的思想裏灌入了相當的純潔成分，我對於自己的懷疑和他們的原因都生一種厭惡的悲憐。

起初，我談到那隨時都可以下來的到中國或法國去的開拔令。不久我們就將要離開這輕便而幾乎可以說有趣的生活。這巧逢的日本城廂，這埋在花叢裏的小房子了。伊甫對這些也許將比我悲傷些，我很知道；因為在他軍調的勞動的事業裏，這是第一次有旁戲來介入。以前，當他還沒有升做軍官時，到了一個外國地方，他留在淺灘上的時候總比在岸上的時候多；我卻從一開頭就愛居住在那些比這地方好得多的各種不同的地方。而且，直到現在，那些有趣的回憶還時時擾亂我的腦子。

需要探探他的口氣，我便試着說：

「離開這個菊子，你恐怕比我還難受呢？」

寂靜落在我們中間了。

接着，冒着險，我又加上二句說：

「你要知道，總之，如果她真如此使你喜歡的話呀……其實我並沒有真愛她，她也不

是我的妻子。」

他很驚訝地望着我：

「你說不是你的妻子嗎？——爲什麼？沒的事！……正是因爲她是你的妻子……」

我們兩人間向來是用不着多話的，現在，由他的口氣，由他那好皮氣的笑容，我已把這事知道得非常確實了；我完全明白在「正是因爲她是你的妻子……」這幾個字後面藏着所有的意思。假如她不是的話，那他所做的事就不是他所能知的了，雖然也許在事後在良心上不無抱歉懊悔，因爲他已不是一個光棍，不復像從前一樣地自由了。但是他把她做着我的妻子，因此便把她看做神聖的。我對於他的話完全相信，而且，我感到一種積極的熱衷——一種真的快活，因爲我找到伊甫仍舊是我從前的那義氣的伊甫。我怎樣竟如此容易愛

這惡劣的環境的影響而發心到他，並且使自己生出這樣卑賤麼？

我們將永不再談這個假娃娃了。

我們在那裏坐到很晚，一面談着別的事一面凝視着我們脚下的那無邊的深處，凝視着這處的山谷和山峯一個一個地變為模糊而終於消失在那深邃的黑暗中。因為所處的位置非常高，而且四周都是清新的空間，我們彷彿已經離開這渺小的國度，已經脫開了牠所給我們的小印象和牠開始要捆我們的小鎖鏈。

從這樣高的地方望下去，這地球上所有的國度都是完全一樣；牠們不復有人類，種族，以及浮於地面的那些小原子在牠們上面所留的痕迹。

就好像我們在不列東方地方，杜爾芬森林裏，或海上的夜崗時一樣，我們在黑暗中想到什麼就談什麼：什麼鬼呀，靈魂呀，將來呀，宇宙呀……

至於原子，我們早把她完全忘了！

直到我們回到十善寺，遠遠聽見她的三味線，我們才想起有一個菊子存在着，她正同她的學生阿雪姑娘在研究一種什麼合唱的曲子。

我今晚覺得自己非常高興，而且，又因為自己對於可憐的伊甫荒謬的疑心已經釋去，所以更要儘量享受這在日本的末幾天，而且要儘量從這裏得一切可能的樂事。

那麼讓我們騎在這耀目的白簾上，來聽聽這兩個魔司美所唱的特別合唱吧。這是一個奇異的小調，遲緩而且淒涼，起頭有兩三個高音，接着更一節比一節低，終於不知不覺地就成了一種嚴肅的調子，歌聲總是很慢地拖着；但伴奏的音樂卻愈來愈有了重聲，就彷彿一種遠處颯風的烈聲似的。末了，當這兩個本來很柔軟的少女的嗓子一變而為一種嘶聲的狂調時，菊子的手在那顫動的絃上就更狂野地，拘攣似地飛動起來了。兩個人都是同聲的低了頭，掀出她們的下唇，竭力唱出那些低得可驚的調子。在這時，她們的腳跟都張開，從那裏，在這傀儡似的裝飾中，似乎閃出一種出人意料的东西，一個似是靈魂的東西。

但這還是個，比以前更甚，和我們的靈魂完全不同的靈魂。我覺得我的思想和她們的距

離就像我和一隻鳥的搖蕩的觀念和一隻猴子的夢想的距離一樣遠；我覺得她們和我自己之間隔着一道深谷，一道又神祕又可怕的深谷。

這時忽然有一陣別的音樂從我們窗外送來，暫時把我們的魔司美的音樂打斷。

從下面的深處，在長崎，這時發出一陣突然的鐘聲和琵琶聲；於是我們都跑到廊前去

聽。

這是一個 Matsumi，一個樂會在那裏經過，那一帶都是十分遼闊的，——我們的魔司美這樣的告訴我們，很輕蔑地搖着頭。雖然如此，從我們所住的這樣高的地方鳥瞰地望下去，臨着朦朧的星光，這一帶卻有一種特別的清新之氣，同時，那樂隊在那裏經過，牠的音樂從下面的深谷向我們這高處送來，竟成爲一種流利的，雜亂的，好聽的聲音。

接着牠便漸漸縹緲去，而終於歸入寂寞。

兩位朋友回到她們的簾上的坐位，重新理她們那幽鬱的合唱。同時，一個蟋蟀和螺的樂隊，雖然縹緲，音樂卻很複雜，也給她們一種無止的伴奏——在日本地方永不曾止息——一種溫柔而長久的節奏。

五一（五月十七日）

正在午睡的時候，命令便突然下來了，叫我們明天開往中國，開往芝罘（一個北京灣中很可怕的地方。）這消息是伊甫到我臥室裏把我叫醒而告訴我的。

「我今晚一定要請個假上岸一趟」，他說，同時，我也竭力使我自己清醒，「即使只到那裏替你搬家和收拾行李。」

他伸起頭來，從我的窗孔裏向着十善寺那被一面山壁所遮的我們那迴聲的小房子一帶的煤山望了望。

他願意幫我到上面去搬家，這真是很誠謝的；但我卻相信運動機一半也是爲要和他的日本小女友們道個別，雖然這也是一件並非合禮的事。

聞聲

他果然想了一個法子，也沒要我的幫助，得到五點鐘走了大塚就上岸的哥可。

至於我，我卻一分鐘也沒有耽誤，立刻用一條層的舢板下了船。在正午的炎日之下，在蟬的顫動的聲中，我上了十善寺。

山道上行人非常少；樹木都在熱空氣中垂頭而立。

偶然一臺頭，我看見了水仙夫人，在這只有虫子們高興的時間，她正在那裏散步，手裏拿着一把很大的紙傘，——非常圓，骨子很密，條紋很新奇，——遮着她那嬌小的身體和可愛的面孔。

她遠遠地就認出了我，立刻像平日一樣地笑着，跑到我的前面。

「我告訴她我的披開，她那稚氣的臉便立刻做出了一副悲傷的表情。讓我們看看，真地這個消息使她難受嗎？她可真會爲這個而流淚嗎？不！你看，她已經發笑了，這笑雖也有點像受了刺激，但總是出人意外的，——這笑聲又清楚又乾脆，在這山道上的寂靜中，好像一串光滑的珠子。

「真妙哉！世界上果真有這樣無痛苦而深遠的結婚啊！但是她的笑聲卻使我不能預

這沒有屬性的鳥兒，於是我便離開她，繼續走我的路。

在樓上，菊子正在仰臥在地板上午睡；全屋都寂着，溫柔的山風輕輕地吹過。

我們今晚原定要開一個茶會的，所以這房子裏裏外外各處都照着我的吩咐擺滿了花。我們的花瓶裏都插着蓮花，玫瑰的蓮花，而且還是季末的珍品，我相信。她們一定是從大寺那一帶的特別花園裏買來的價錢一定賤不了。

我輕輕地用扇子把我的麗司美驚醒；因為知道她的真意，我劈頭就告訴她我們的團拔。她吃了一驚，用手背了揉了揉她的眼睛，望了望我，便把頭低下了：一個頗乎悲傷的表  
情浮上她的臉上。

這點小悲傷憂疑的是爲伊甫。

消息傳遍全家了。

阿雪姑娘奔上了樓，兩隻小孩似的眼裏含着半顆眼淚；用她那鮮紅的嘴唇吻我，在我



臉上留下一個濕圈；接着便很快地從她那寬袖子裏扯出一方鏡紙，揩了揩鏡面，未灑下幾點淚，捏了捏她薄小鼻子，然後把牠圍成了一個小圈，擲到街上一個過路者的陽傘上。

接着，梅子夫人也出現了；急促而不安，她繼續地做出各種苦痛的樣子。我前天，這位老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為什麼老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幾乎跑到我的身上來呢？

我今晚，這末一晚，要做的事還很多；還要坐著人力車到古董舖，交易商，打包人那裏去。

雖然如此，在把我的屋子收拾起來之前，我打算把牠摹寫下來，如同在斯丹堡一樣。我實在覺得我在這裏的一切都是抄襲了那裏的。

但是這一次的原因爲我對於這屋子有什麼留戀，這不過是因爲牠的樣子好看而且特別，我的摹寫將來可以做一個有趣味的紀念。

因此我便從我的夾頁裏取出一張紙，坐在地板上，身子靠著小桌，外面有草虫的鳴聲伴著，開始畫起來，——同時，在我背後，三個女人一個個都貼得很近，很驚異地用眼睛着我的筆動來動去。日本的藝術完全是一種成式的，她們從來沒有見過什麼人從自然取

材，因此我的作風很使她們發生興趣。我也許沒有沙糖先生畫鶴鳥時那樣老練而敏捷筆法的，但我也幾點繪畫的觀念不是他所有的；我所學的是見什麼樣子畫什麼樣子，並不特別給牠們加上什麼雜亂而可怕的姿勢；因而這三個日本女人就被這畫中「寫實氣」驚住了。

發着小聲的讚嘆的叫喊，她們互相指出我的紙上用黑色描出來的一件一件不同的東西。菊子帶着一種新的興趣凝視着我說：「Anata hochiban！」（直譯就是「你第一！」意思說：「你真是一個有本領的人！」）

剛雪姑娘更是讚嘆得出了神，熱情地叫：

「Anata ikahari！」（「只有你！」就是說：「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你以外，別的都是廢物！」）

梅子夫人沒有說什麼，但我可所看她也同樣的感想；她那態度的憔悴，她那兩手在裘身上時時的顫動，使我對於疑心她有什麼苦痛更加證實了：顯然我的肉體已經吸住了她那年輕難老，卻充滿浪漫精神的想像了！我恐怕帶着對她明白得太晚的遺憾而走呢！

如果這三立夫太苛意我的摹繡，我自己卻一點也不然。我雖然正在直肅地把一切東西都畫了上去，但在全身上看來，總免不了一種適當的，平薄的，法蘭西的俗氣。情緒一點也沒有表出來，同時，我甚至覺得，如果我把這景致加以假化，——用日本作風，——把我面前的那些已經變態的線條更極端繡脹起來，我或許會作得好些。此外，這畫出來的房子也缺少牠那乾提琴似的薄脆和迴聲的樣子。這些木工的緣紋的整齊，雕刻的精緻也都在缺少之例，更沒有表現出那極端古氣，那無限的清潔，那經了幾百個夏天，一直透入全屋的木紋之間裏的蟬的顫動的歌聲。牠更不能使人感覺到這地方是在一個遙遠的城廂，高踞於樹木之間，臨着一個世上最可笑的城市。不，所有這些都是不能畫，不能表現，而永遠是不能證實不能言傳的。

既然已經把請帖都送出去了，我無論如何就得在今晚開這個茶會，——在這個茶會裏，我們將盡我們的力量從事鋪張。再說，用一個集會來結束我異鄉的生活，這也是我的一種習慣，我會在別的國裏同樣地做過。

除了常來的一幫外，我們還要加上我的岳母，我的親戚，和鄰近所有的慶司美們。但是，爲使這集會的日本總督起見，我們將不讓一個歐洲朋友雜入，——甚至那好高的朋友——只有伊甫一個可來；而且即是他，也要被花枝或別的藝術品藏在屋角裏。

到黃昏將盡，星光初閃的時候，我們的女客們便一個一個可愛地行着禮，開始降臨了我的房裏，不久，就充滿了坐的小婦人，一個個的細眼上都掛着眯眯的微笑；她們那裝飾得十分好看的頭髮放着光，如同擦亮的烏木；她們那嬌柔的身軀完全包在那裏多摺的過於寬大的袍子裏，那袍子寬得彷彿要從她們那尖尖的脊背上掉下來，露出她們那標致的小頸背。

菊子有點憂抑的神氣，但我的岳母毛黃卻做出千百種的姿勢，在那早已燃上煙鍋的來寶簾中忙來忙去。不久，屋裏就起了一片輕細的小心的笑聲，——這笑聲是毫無意義卻有種種異國的風趣在內——接着又開始一陣和諧的班！班！班！班！班！在那些精緻漆盒子沿上而尖的敲聲。加過胡椒和香料的果品用玲瓏的和各種形狀的小盤子傳遞。接着出現的

是一些透明的，還不及蛋殼大的磁的茶杯，於是女太太們每人便得到幾滴由玩具似的茶壺斟的淡茶或一口 *Sake*——（一種米酒，例須裝在一個長頸如蒼鷺美形的小瓶裏熱吃。

幾個魔司美一個跟一個地獨奏三味線。別的則用又尖又高的嗓子不休地叫着，彷彿一些發狂的蟬。

梅子夫人這時似乎已不能再掩飾那使她興奮的久抑的情緒了，在這茶會裏，對我萬分地殷勤，並且求我接受一點小的紀念品：一張像片，一個小瓶，一尊細磁的月后，一個奇異象牙的神像；——我戰戰兢兢地隨着她走到那黑暗的屋角，在那裏，她悄悄地把這些禮物給我。

九點左右，一陣絲綢的沙沙聲，進來了三個長映最時髦的藝妓阿純，阿橘，阿卷三位姑娘。她們是用四塊錢一個僱來的，這在這國裏已算得很大價錢了。

這三個藝妓正是我初到時那個雨天隔着百花館的紙障所聽見那幾個，但是因為我現在

已經徹底地日本化了，所以她們今天在我眼裏便顯得更加微小，更不奇異，毫無一些神秘。我待她們只像我所雇的舞女，一想到我那時還有娶她們其中的一個的思想，自己就不由地要聳聳肩膀，正如加五能君那時做的一樣。

由麗司美們的呼吸和燃着的燈火所發出來的熱氣，這時把蓮花的香味蒸出，充滿在這濃重的空氣；此外，女客們用以膠髮的山茶油的香味，在屋裏也是很強。

阿福姑娘，那三位藝妓中最年幼的一個，小巧而且玲瓏，嘴唇上塗着金色，這時戴着一副最怪異的假髮和用木或紙的做的面具，很動人的舞了一次。她有一些摹倣一些年老的貴婦的面具，帶些價值昂貴的藝術品，上面有一些著名的畫家的簽字。她也有華麗的長袍，照着古式的髻的後面帶着底下纏得很厚的齊整的拖帶，爲要使衣服的移动變爲滯板而且不自然，因爲這正是所要求的。

當時一陣陣高麗風吹進室內，從一個廊口到另一個廊口，吹得所有的燈焰都跳盪不已。那被人工的熱氣暖了蓮花，被風一吹，從每個花瓶上散下來，那花粉和水紅的大瓣落在那客人的身上，好像一些那瑞色的碎玻璃。

壓陣的好戲是三個三味線的合奏，又長又單調，三四級奴在低低的弦上就有快的一輕撥」，彈得非常尖脆。牠的聲音好像無止的，從老的屋頂上，從石的牆壁上，從一切上都發出來的，可以稱為日本所有聲音的真正的精華，主體，或者，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牠的加重。

十點半了！節目都已過，招待也可以算完了。敲過最末次的班！班！班！之後，烟管便通通裝入鑲金的鞘裏，繫上了腰帶，魔司衆們也都立起來走了。

當她們燃起了那些帶着竹竿的紅的，灰的或藍的燈籠，做了一陣無盡的鞠躬和行禮之後，客人們便從那小路和樹叢的黑暗中散了。

我們跟着進了城，——伊甫，菊子，阿雪，和我，——爲的要把我的岳母，姊妹，小姑母，阿菱夫人送到她們家裏。

我們要在我們的那些老地方再繞一個最後的圈子，在「隱蝶館」再吃一次香冰，在阿

清夫人處再買盞燈籠，在阿時夫人再吃幾個燒餅！

我很想對這些別做出悲傷感動的樣子，但終不能成功。在這日本，在這小男子小女人所住的日本，真似乎缺乏一種什麼東西；把牠假消遣還不錯，卻不能使你有什麼留戀。

在歸途，當我又同伊甫和兩個魔司美爬上那大概不能再見的十善寺的路時，一種朦朧的抑鬱的情緒忽然襲近我的四周。

然而也不過和一切不能再見的事物分別時的抑鬱。

還有這平靜而輝煌的夏天似乎和我們不久也要絕緣，因為明天我就要到中國北部會秋天去了。我正開始計算，唉，我還有幾個夏天可以希望；當每一個夏天從我的面前消逝，飛到那埋着過去的無底的黑谷，加入那點已過的夏天裏面時，我便覺得更深一層的陰慘。

在半夜裏我到了家，我的搬家便開始了；同時，在船上，好高的朋友替我值着班。

這是一個夜間的，快餓，悄悄的搬家餉——照常與魔司美們在一處面學了一點日本話的伊甫，說這是「torobo（賊）式的」搬家。



打包人先生們，經我的通知，今晚會送來幾個可愛的有雙壁活底的小箱子，和幾個紙的袋（一種撕不破的日本紙），牠們能自己關閉，並且有紙繩子可以束捆，安排得非常精緻，沒有那一國的袋子有這樣好，這樣便利；關於這些有用的小東西，別國的人是無法可比的。

收拾起來真是費事，因此每人都加入幫忙，——伊甫，菊子，梅子夫人，她的女兒，和沙糖夫人。在那個在燃着的宴客的燈光下，每人都很快地包着，捲着，捆着，因為時候已晚了。

雖然阿雪心裏很難受，在工作時她忍不住發出一兩聲孩氣的笑聲。

梅子夫人，浴在眼裏，已經制不住她的感情了；可憐的太太，我真是十分抱歉。菊子則出神，沈默着。

多麼大的一堆行李呀！箱子包裹共有十八件，裝着佛像，鬼，花瓶，還沒有算進我所捆的那一大堆季末的蓮花。

所有這些都堆在幾輛人力車上，這些車子是從日暮時雇了來，在這時間之內，他們等在我們的門口，所有的車夫都躺在草地上睡。

一個星光的，晴朗的黑夜。我們着燃着的燈籠，由三個女人送着開始出發，沿着陡立的，在黑暗中非常危險的山坡，向海邊走去。

車夫們都挺直他們那些筋肉很厚的腿部，用他們的全力拖着那重裝的車子，因為，如果不管他們，他們會自己跑下去，而且滑跑得非常得快，會掉在深谷裏，把我的最值錢的東西碰壞。菊子攙着我走，而且用一種輕柔而動人姿勢，說她捨不得我們的好高的朋友，今晚不能替我代一整夜，而使我這末一天可以在家裏一直留到明天。

「記住了，」她說，「明天白天開船之前千萬要回和我道別；我明天到晚上才回到母親那裏去呢；你一定可以找得着我。」

我答應了她。

她們在一個山路的轉角上停了腳步，從那裏我們可以一個全灣的鳥瞰觀，停滯的黑水

反映着遠處的燈火，那些船隻——那些載着我們到各處去，我離開，載着我們忘掉的小東西——停在那裏，從我們所立的地方看來，就好像一些不動的小東西形狀如魚，而且又像正在入睡。

三位女人要轉回去了，因為夜已太深，再往下走，那萬國區在這時候是不保險。

這是伊甫——他是不再上岸的——和他的魔司美朋友作最後的傷別的時候了。

這時我非常很奇地要看看伊甫和菊子的分手：我用全部的耳朵來聽，我用全部的眼睛來看，但事情卻用最簡單的最安靜的式樣過去了：沒有一點梅子夫人和我之間的那種碎心的悲劇；最不可解的是，從我的魔司美神情中，我還看出一種不關心的樣子；我對於這一切的明瞭真是一點也沒有成功。

我一面向海邊走，一面自己尋想：「她那副悲傷的樣子想來不是爲伊甫了。那麼爲誰呢？」同時那句話也在我的腦子裏盤旋起來。

「明天回船之前千萬回來和我道別；我明天到晚上纔回到母親那裏去呢；你一定可以掛得着我。」

日本今夜實在可愛，如此新鮮如此溫柔，而且小菊子這時無聲地在我身旁走過那些黑暗的小胡同，也顯得十分可愛了。

當我們用一隻舢板——在這舢板上我把所有的箱匣都堆在上面，幾乎壓得牠有洗下來的樣子——達到勝利號時，已經兩點左右了。好高的朋友把班換還我，我是一直當值到四點；值班的水手們，半醒着，在黑暗找出一條鍊子，把我所有的那些珍貴的行李拉了上來。

## 五二（九月十八日）

我本打算今晨起晚一點，爲的好補上昨晚的睡債。

但是，到了八點鐘，我忽然看見三個形態離奇的人，由加五能君領着，鞠着無數的躬，出於現於我的臥室門口。他們都穿着深色花紋的長袍；披散的頭髮，高的額部，蒼白的面孔，好像那些太潛心於藝術的人們；在他們高髻的頂上，都戴着一頂英國式的水手帽，歪在一旁。在他們胳膊下，每人攜着一本夾滿圖樣的合頁；在他們手裏，水彩盒，鉛筆，還有一把尖頭閃爍的短劍，捆在一起，像一些羅馬的魔杖。

只消一瞥，即使我還是睡得迷迷糊糊，我也可以由他們的外貌看出這幾個來賓的目的是什麼，我說：——

「進來吧，文身先生們！」

他們是長崎最有名的專家；因爲不知道我們要走，我曾在兩天以前叫過他們，現在既

然來了，我也不願意再叫他們回去。

我在大洋洲和別的地方那些原始民族發生友情和親善的關係使我對於文身這事一種非常的嗜好；因為我才想叫日本的文身家——他們的手法的精到是別處所比不上的——給我刺上一些，作為珍奇品，作為陳列品。

我從他們展在我桌上的合頁中開始選擇。這裏面有各種奇怪的式樣，適於身體的各部：用在胳膊和腿上的記號，用在肩膀上的玫瑰花朵，用在胸前和後背的猶笑的面孔。甚至，為迎合他們的外國主顧的心理，也有各種的軍械，也有交又着美國前旗子和法國旗子，也有「上帝保佑我們的王后」的字樣，四周繞着星星，而且還有從消遣報取下来的 *Crown* 所畫的一些婦人像。

我挑了一條大概兩寸長的紅藍色的龍，這在與我的胸部與心臟相對的地方是非常合宜的。

接着便是整整一個半小時的刺激和疼痛。仰臥在榻上，把自己交給這幾位先生們的手裏，我挺住我的身子，忍受他們給我的成千成萬的細刺。當偶然出了一點血，那紅色的液

體把德能所刻的圖樣弄得模糊時，這些藝術家中的一個就急忙用嘴唇把牠吮去；對於這個，我也不表示反對，因為知道這是日本的規矩，他們的醫生替人或獸醫治創傷時就是這樣。

一件與雕刻家在石頭上所刻的一樣精細的作品，慢慢地加在我的身上了；他們那機械一般平均地動作，枯瘦的手使我又困腦又難受。

衆了，終於完了，文身人帶一種滿意的神氣退到遠處去端詳他們的作品，把牠大大地讚揚了一番。

我急急地穿上衣服上了岸，恐怕錯過我在日本的這最後的一刻。

今天真熱得可怕：那有威力的九月的太陽帶着一副抑鬱神情落在那將黃的樹上，這在一個涼爽的早晨之後，不能不算一個炎熱的日子。

像昨天一樣，我又是在國人的傍午走上我那臨高的城廂，沿着充滿光和幽靜的無人的小路。

我輕輕地關了我們的大門，然後又蹣跚着腳走了進去，因為怕驚動梅子夫人。

在樓梯腳下，在那永遠放在門口的木屐和小拖鞋旁，放着一大列預備搬走的行李，只消一瞥，我就認出牠們來，——那些我習慣的好看的深色的衣服都很小心地摺了起來，包在那裏起四角筒蓋巾裏。當我瞥見那從這些堆子裏露出一角的裝信件和紀念物的小匣時，——在那裏面，我在上野所照的那張像片也正在那些魔司美中間睡着，——我甚至似乎覺得有點悲傷了。一個長頸、琵琶，正在這堆東西的頂上躺在牠的絲匣裏，也像要走似的。這使人想到一個古晉色的撥家，更使我想到我兒時所有的一本寓言裏的一幅畫：這些袍子和這長頸的琵琶正像蠅先生唱了一夏天之後，去敲他鄰人螞蟻先生的門時所背的袍子和琵琶一樣。

可憐的小行李！

我點着脚尖走上樓梯，但又忽然停住，因為從我屋裏，我聽見了一陣歌聲。

這無疑地是菊子的聲音，而且那調子還是快樂的！這使我身上發冷。使我把我的思想完全變過。我幾乎後悔自己今天又遠遠地跑來。



叩擊聲雜在一起的。還有一種我不明白的響聲：錚！錚！一種清晰的金屬的鏘鏘聲，好像鐵帶用力擊在地板上的響聲。我也很知道這所房子在黃夜的寂靜裏能把一切小響聲鏘張得非常大；但我仍舊不明白我的魔司美在做什麼。錚！錚！她是在玩鉄環嗎，在玩 Jenda Crapac 或是在丟珠嗎？

一點也不是！我還相信我已經猜對了，因之我更輕地，爬着，用一個紅印度人的小心，繼續往上走，使我自己再得一次使她驚訝的樂趣。

她沒有聽見我進來。在我們的空空的屋子裏，輝輝的陽光射着，柔風吹着，花園裏的半黃的葵子在簷子裏映着，她正獨自坐在那裏背向着門；她身上穿着旅行的衣服。已經預備好到她母親那裏去，她那玫瑰色的陽傘放在她的身邊。

在書板上放着一些好香菸銀幣，那是我昨天按着我們的合同給她的。像一個老錢商一樣地從容靈巧，她反覆地扣他們彈，轉，在地板上去，手裏拿着一個小木錘，很用力地在耳邊來敲，同時口裏還不住地唱着她那我所不知道的鳥似的曲子，我敢說連她也祇是一面唱一面杜撰。

「我，我這結婚生活的最後一幕倒比我所能想像的還日本氣呢！我覺着要笑了。我是多麼蠢，幾乎竟給她昨晚在我身旁走路時所說的一句漂亮話——一句夠好聽的話，攪雜着半夜兩點的寂靜和迷人的夜色——迷着了，算了罷，對伊甫也不比對我好，對我也不比對伊甫好，原來，在這個小腦子裏，在這個小心裏，壓根兒就沒那麼回事。」

在她背後看夠了之後，我叫她：

「嘿！菊子！」

她回過頭來，見被我捉住，臉上便露出慌亂的表情，一直紅到耳根。

其實，她這樣庸人自擾實在錯了，因為我對於這個倒非常高興。我來時心裏直跳，惟恐她離別時傷心，我真是無限地願意這結婚完結時也像牠的起頭一樣如同開玩笑似地。

「這辦法倒不錯」，我說，「在你們國裏這種小心是應當的，善造假幣的壞人太多了。趕快在我走開以前把牠們檢驗完吧，如果裏面有那個是假的，我是很願意調換的。」

然而她卻拒絕在我面前繼續檢驗。我也是這樣希望；這樣做就要與她的遺傳的後天的禮貌，她的風俗，她的日本氣不合了。她用她的足以自驕的小腳——永遠穿着那分出大姆

趾的精緻的襪子——把那堆白色的銀幣推開，把牠們散在遠處的蓆子上。

「我們已經雇好了一隻帶棚的舢板」，她換開話頭說，「我們——水仙，桔梗，阿月，所有你們的妻子——將要一同去看你們開船。……坐下吧，我求你在這裏多留一會」。

「我實在不能留。你看，城裏還有許多地方我要去，而且，照命令我們所有的人都在三點以前一齊上船，聽候開拔的點名。再說，你一定明白，我還得乘着梅子夫人睡得正濃的時候趕快逃走；我實在怕再被她拉到那個屋角裏去，或是再惹一場傷心的離別悲劇」。

菊子點點頭，不再說什麼了，同時，見我決然要走，便起身送我。

她跟在我背後，不說一句話，不作一點響聲，我們走下樓梯。我們看見花園裏充滿着日光，那些矮樹和花卉也都沈在炎熱的午睡裏，像這裏的其他的人一樣。

在大門前面我停了脚步，和她作最後的道別。於是那悲哀的撇嘴便又一度重現於菊子的臉上，而且是破天荒地利害；然而這是應該的，否則我就要會不高興的。

得了，小魔司美，讓我們好友似地分開吧；如果你願意的話，讓我們再接一次吻吧。

我原是要使自己快樂而娶了你；你也許沒有做到十分圓滿，但你總算盡了你所給的；你的小人格，你的小禮貌，你的小音樂；簡而言之，以日本眼光看來，你總算很有趣了。而且，誰知道……

……  
她伏在門檻上，辯辯貼着也，而且很久地保持着這種最恭敬的行禮，望着我走下那將永遠不能再走的小道。

當我走遠了的時候，我又回了兩三次頭，——但不過是一種對於她這大禮必須回答的一種禮貌罷了。……

